

珠
沉
玉
碎

237



哀情小說

奉天關東印書館發行

原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刷
原德六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小說

珠沉玉碎

全一册

▲定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人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魏鴻祺

發行人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八八號
趙毓捷

印刷人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董致榮

印刷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關東印書館

電話④二九四三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奉天
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關東印書館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珠沉玉碎目錄

- 第一回 柳媚花嬌紅樓傳豔屑 珠香玉笑錦帳度鶯聲
- 第二回 綠怨紅愁彼妹嗟往事 泥人木馬此多樂天真
- 第三回 經花叢隔窗窺豔影 入睡國掀帳睹佳人
- 第四回 綠鬢映華燈男貪女愛 颯輪驚曉日玉軟珠柔
- 第五回 雨驟風狂車中餐秀色 情深意密簾底進嘉肴
- 第六回 明月伴錦衾鴛盟初訂 狂颯驚綺席嫁訊乍傳
- 第七回 室邈人遙微波安托 車來轍往信使交馳
- 第八回 黃金用命奪得美人歸 大難臨頭拋却情婦去
- 第九回 駿馬爭牽欣瞻勇士 千金偶擲浪得狂名
- 第十回 紅樓疎雨識此可憐宵 永夜清鈴何來不速客

- | | | |
|------|-----------|-----------|
| 第十一回 | 充詩人少年受奇窘 | 斥報販老嫗訴詳情 |
| 第十二回 | 蕩子酸丁興波作浪 | 癡男怨女感昔嘆今 |
| 第十三回 | 談奇相舌本燦蓮花 | 試芳衷錦囊誇妙計 |
| 第十四回 | 驚鴻依約陌上走香車 | 軟語叮嚀客中逢舊識 |
| 第十五回 | 憎饒舌人前飛白眼 | 服貳心暗地送蓮鈎 |
| 第十六回 | 誇俊遊嘉節逢長至 | 逞豪舉隙地敬華筵 |
| 第十七回 | 壽宇宏開願花長好 | 酸風大作使爾無顏 |
| 第十八回 | 病骨支離魂歸天上 | 情懷怛怛淚灑人間 |
| 第十九回 | 蕭齋燈黯無意覩佳人 | 錦帳春融有心酬知己 |
| 第二十回 | 一夢迷離是真是幻 | 全書縹緲亦色亦空 |

珠沉玉碎

顧明道著

第一回 柳媚花嬌紅樓傳豔屑 珠香玉笑錦帳度鶯聲

在這一陣蕭蕭的竹馬聲，直達里外的時候，一個穿着天藍物華萬駱駝絨袍子，外加黑毛葛夾馬褂，二十多歲的少年，恰恰走到里口，抬起頭來，先向福祥里二弄幾個字，望上一望，便走進了里中，挨着次序，一家家的數過去，直數到了第四家，方立停了足，只見兩扇黑漆的大門正虛掩着咧，便想上前推門。偶然抬頭向上一瞧，不覺露着驚詫之色，向後退了幾步，一壁廂自言自語道，莫非弄錯了，玉兒不在這裏麼，冒冒失失走進去，那倒不是當要的，不過昨晚我同蘭陵來的時候，明明記得是第四家，還有玉兒晶光刷亮的一塊銅牌卦在上面，如今這塊銅牌，又到那裏去了呢，他正在喃喃說着，却被旁邊一個老娘姨聽得了，把他手中那把馬桶豁洗，暫時停止進行一了伸直了身子，笑着說道，你併沒有弄錯，這裏正是玉兒呢，少年謝了一聲，又想前去推門，耳中却聽另外一個娘姨，沙着喉嚨說道，這個人真是阿木靈，這般大清老早，人家怎會就把銅牌掛了出來呢，少年也不去理他，瞥眼間，却見掛銅牌的地方，還黏着挺大的一張梅紅京片，上面端端正正的，不是印着玉兒二字麼，祇怪自家

大意，剛纔竟沒有瞧見。以致鬧了這們小小的一個笑話，等得他把門推開，走了進去，却見裏邊靜悄悄的，併沒有一個人，他忽然想起這種賣笑的地方，本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得的，我又何必十分小心在意，剛纔不是太小心了些，反鬧了笑話麼，玉兒住在樓上左首廂房中，我是記得的，何不一直闖上樓去呢，主意打定，便走進客堂中，雖有幾個相幫，像爛狗屎一般，橫七豎八的睡在那裏，他如同沒有瞧見一般，那班相幫，方卸跑腿之勞，正尋春婆之夢，也一點沒有覺得呢，到得樓上，走進了左首房中，正在東張西望的時候，方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大姐，蓬着頭，走了過來，叫了一聲大少，問他找尋什麼人，少年道，尤大少不是在這裏麼，現在他已起來了沒有，小大姐瞪起兩個眼睛望着他，一壁回答道，這裏沒有什麼尤大少，這裏也不住什麼客人的呀，少年笑道，你不要騙我，我昨晚走出這裏的時候，時間已是很晏，想拉他同走，他只推托着有事不肯走，我便也知道了他的用意，怕不就住在這裏，小大姐聽到這裏，倒格格的笑起來道，哦，已明白你所說的這位尤大少了，不過就是要住，也不會住在這裏的呀，大少，對你說了罷，自從改稱什麼書廨以後，我們堂子裏的情形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動不動有外國巡捕來查房間，查見了有客人住在那裏，對不住就要吃巡捕官司，罰點銅錢，還是小事情，被人家曉得了，這個台着實有點坍不起呢，所以幾個躑脚的客人，不要說起，樂得省化幾個錢，馬馬虎虎的，仍舊住在院中，好就好，不好拚着吃

官司，遇着稍爲漂亮一點客人，那就拿錢倒貼他，他也不肯住了，橫豎什麼，大西，近西，西歐，幾家大旅館，都有現成的房間，價錢既不大貴，地方又很舒服，比較住在院子裏，可以省得提心吊胆，他們又何樂而不爲呢，你所說的這位尤大少，他是白隄洋行的買辦，又是……，正說到這裏，忽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婦人，從裏面，走了出來，向那小大姐厲聲叱道，阿巧，你又在這裏信口開河了，我幾次三番的吩咐你，教你不要多開口，你怎麼老不能改呢，那阿巧聽了，口中咕嚕着，管自走了開去，那半老婦人却又轉過身來，兩眼骨碌碌的向少年打量，頓時換了一副笑臉，對他說道，大少，昨晚你不是同尤大少來過的麼，如今尤大少却不在這裏呀，少年道，他既不在這裏，大概住在那一家旅館中罷，想來你總該知道的，快點告訴我，我有事要找他，半老婦人遲疑了一下，方說道，昨晚他因爲時候已是很晏不及回家，聽說住在大西六十三號房間中，大少，你如果真有要緊事情，不妨就到那裏去找他，少年一聽，回身便走，儘那半老婦人唱著大少走好，停會請過來的老調，他好似沒有聽得一般，登登的管自走下樓去了，得出院去，到了里口，便跳上一輛黃包車，如飛的向大西旅館而去，到大西旅館中，一問六十三號，知在三層樓上，即按圖案索駒的走了去，不一刻，已到了六十三號門首，只見房門緊緊閉着，側耳一聽時，房內也悄無聲息，暗笑蘭陔好寫意，這時還滯留溫柔鄉中呢，同時却又躊躇起來，心想還是敲門進去呢，還是停會再來呢

，半晌，他纔決定了，橫豎我和蘭孩是很熟的，就去敲門罷，說不得要驚醒他們的鴛鴦好夢了，隨即在房門上咚咚的敲了起來，良久良久，方聽得一個很尖脆的女喉嚨，又似乎帶着很驚詫的音調，在裏面問道，什麼人敲門，少年知道這問話的定是玉兒，忙應道，是我，裏面道，你是什麼人，少年道，我便是我，你開了門自會知道，裏面那人見他如此說法，輕輕罵了一聲莫非是接管小王麼，一壁便梯拖梯拖的，拖着拖鞋，走到門邊，呀的聲，把門開了，少年向他一瞧時，不覺頓時呆了起來，原來走來開門的這個女子，問他年紀，大約四十不足，三十有餘，一張焦黃的臉，上面粉痕狼藉，煞是可怕，很肥的身軀上披了一件玫瑰紫的小緊身，鈕扣沒有完全扣好，有幾處肉都露了出來，瞧他模樣，簡直與夜叉無二，何嘗是那千嬌百媚的玉兒呢，這時這女子見不是小王，也把柳眉一豎，向他厲聲問道，你是來找什麼人的少年明知已經弄錯，但無法可以下場，只得答道，我是找尤蘭孩的，這女子又厲聲道，這裏沒有什麼尤蘭孩，這明明是你在那裏瞎胡調了，算我觸霉頭，大清老早，就遇見這等事，正在此時，只聽骨碌一聲，一個人從床上翻身而起，打着寧波土白，一路罵着人走了過來，到得跟前時，却是一個又粗俗，又癡惡的漢子惡狠狠的先向少年瞪了一眼，就粗聲粗氣的問道，你是什麼人敢來亂闖房間，敢是要找着我老子麼，老實對你說老子同女人開棧房，也不是今天第一次，你不要認錯人，說着舉拳作勢，像打人的着子，正鬧得不可開交，方

有一個茶房，睡眼朦朧的走了來，問是爲着什麼事這般鬧，併含笑道，先生們不要鬧，無論什麼事，總可以講得明白的，那甯波口音的漢子，這纔止了揮拳之勢，可是仍聲勢洶洶的，把這事向茶房講了一遍，意思要教茶房評個理，茶房聽了，轉問少年道，先生，你到底找什麼人，怎會亂敲這裏的門，少年道，我那裏知道，我是找一個姓尤的朋友，他喚尤蘭陔，說是住在這六十三號的呀，茶房道，哦，尤蘭陔，他不是白開洋行買辦麼，那是我們這裏的老主顧了，啊呀，先生，你弄錯了，他住在六十七號，不住在這裏呀我領你去罷，當下又由茶房做好做歹，代少年賠了許多不是，方一同走了開去，却聽得那女子還在那裏罵人道，這真是個鄉下人，阿屈死，一點路道都沒有，也要到上海來走走了，真要氣煞人，少年管自走去不去理他，祇聽那茶房說道，先生，這裏就是六十七號了，少年想要舉手敲門時，一個轉念，却又露出不敢就敲的樣子，茶房笑道，這次再不會弄錯了，我代先生敲門罷，隨一壁敲門，一壁喚道，尤先生，起來開門，有位先生要看你呢，不到一刻，尤蘭陔已走了起來，先在門邊問道，是什麼人找我，少年忙應道蘭陔，是我黃愛蓮，快快開門罷，我已圍了笑話了，尤蘭陔忙把門一開，讓黃愛蓮走了進去，茶房自去，蘭陔帶着驚詫的神氣，向愛蓮說道，你的本領倒很大竟會找到這裏來，愛蓮笑道，你還要說我本領很大麼，我已圍了幾個笑話了，隨拿方纔的事情，一椿椿的講給他聽，兩個眼睛，却骨碌碌的向室中四下打量，只見中

央一張小圓桌上，放了幾盆吃殘的大餐，刀叉等等，雜亂的放在旁邊，另外還有兩隻酒杯，一隻杯子已空，一隻杯內，還剩了些，白蘭地餘瀝，分明昨晚他們未睡之前，還吃過大餐的咧，靠着左壁乃是一張沙發有幾件脫下來的衣服，放在上面，一件玄色軟緞，上繡梅花的斗篷，却高高掛在旁邊一個衣架上，這好像表示他主人在此的一個旗幟啊，再過去，便是床了，銀鈎雙卸，寶帳低垂，只有一雙窄窄的粉紅靴兒，很顯明的，在床下平擺着，大足勾人綺思，愛蓮看到這裏，不期然便想到蘭陔宵來的情事心旌上也不覺微微一震，恰恰他的話這時已講完了，便又向蘭陔笑着說道，美人嬌如玉，款款度良宵，使君豔福，誠不淺哉，蘭陔道，不要打趣了，想不到你這浦東老，倒會掉起文來，你這兩句歪詩，不是北京路舊貨攤上的出產品，定是從你們貴鄉爛泥渡拾來的，真是又酸又臭咧，罷罷，我且問你，你巴巴的來找我，到底爲了何事，愛蓮這纔想起自己的來意，忙道，玠人也到上海來了，住在新湖旅社中，你難道還不知道麼，蘭陔道，這倒不知道，不過這也不是什麼緊要的事情，稍停你們總會見面的，何必巴巴的在這一時刻愛蓮道，不是的玠人出了亂子了，所以教我來找你呢，蘭陔吃驚道，出了亂子麼，什麼亂子，快說快說，愛蓮道，你總知道，玠人的家鄉，是出產華絲葛的地方，這一次，他帶了許多疋的華絲葛來，想送給一班親友，不料輪船到了關上，却被他們查出，硬指他是漏稅，一起把來扣留，併說還要罰款，他急的了不得，所以教我來找你

呢，蘭陵聽了，倒笑起來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值得如此着急，我很有幾個熟朋友在關上停會讓我來說明一句就完了，你先去回覆他罷，愛蓮道不過玠人發急得很，單我一個人去，他不見得相信，還是你同我一起去，安慰他幾句罷，你要知道，他從沒到過上海，完全是個鄉下人啊，蘭陵躊躇了好一下，方說道，也好，我就同你一起走，說完這話，却不預備就走。又鑽入帳中同那帳中人噤哩咕嚕的說了好一陣話。方纔出來。把衣服穿着整齊。拿了一頂帽子在手中，然後對愛蓮含笑說道：我們走罷。剛要走時。却又向帳中人打上一個招呼道：我去了，你再睡一回兒罷，帳中那人尖着喉嚨，嬌聲嬌氣的答道，好的，停會晚上，你先到我那裏來一趙就是了，蘭陵應了一聲，方同愛蓮走出，等得到了新湖旅社中，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穿着一件古銅色花緞的棉袍子正在甬道中跳來躑去現着很焦急的樣子，一見二人到來，歡聲呼道，你們來了麼，我等候了好久了，說着，又奔到蘭陵之前，和他執手說道，我們已有好多時不見面了，你好麼，蘭陵向他一瞧時，不是玠人又是誰，却比從前胖上一些了，便道，托福，很好你想來也很是得意罷，你的房間在那裏，我們到房中去談罷，玠人便領他到自家房間中坐下，劈口就問道，我的事情，想來愛蓮已和你說過了，到底有挽回的方法麼，蘭陵笑道，這算不得什麼，我替你去辦便了，就是萬一討不回來，也不過二三百塊錢的事，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玠人聽了，把頭點點，不說什麼，心內却在那裏想道，如今的蘭陵，

已不是讀書時代的蘭陵了，好大的口氣，二三百塊錢，竟說不算什麼事情呢，這時愛蓮和着蘭陵，已雜七雜八的，講起堂子中的斤頭來，很是津津有味，玠人忍着，插口道，真的上海的堂子，聽說好頑得很橫豎我這回來上海，沒有什麼正事，可說是特地來頑的，你們也可帶我走上一走麼，愛蓮道，講到跑堂子，那是要推蘭陵是熟手了，我還是最近向他拜師的咧，玠人道：如此。我也要拜他做師傅了，不知他也肯收我這笨徒弟麼。蘭陵笑道：你肯拜我做師傅，我沒有不收之理，老實對你說罷。上海這個地方，完全是嫖客的養成所，妓女的製造場，不論他是內地的曲辮子，鄉下的大姑娘，只要在上海居留上三四個月，常在這種地方混混，馬上曲氣全脫。鄉氣全無。男的包可成個一等的漂亮嫖客，女的包可成個一等的時髦信人，歷年以來，成績很是不壞呢，所以你祇要有意於此，耳所染目所濡，無一不可作你師資，正不必拜什麼師傅啊，玠人也笑道，如此說來，我已入了嫖客速成所了，今天是入學的一天咧，說笑一回，蘭陵辭歸行中，約定晚上在美麗川見面，算是替玠人接風，下午五句鐘敲過，蘭陵從行中出來，因自己是主人，只到別處轉上一轉，就到菜館中去候着，不久即見愛蓮，玠人，陸續到來，此外還請了幾個客人，一個周小西，是做律師的，一個陸玉泉，是銀行買辦，一個李杏卿，是做金子生意的，一個徐夢梅，是位小說家，現在大滬報館編輯附張，這時也都到齊，蘭陵笑向玠人說道：如今要開始授課了，讓我去替你請個好的開蒙先生來

，說着，也不待玠人答允，即颯颯的替他寫了一張局票，其餘這些人都是常在一起頑的朋友，什麼人要叫什麼妓女，他都有點知道，也一把來寫了，即把局票發出，賓主相將入座，正祇飲了一巡酒，忽有一個美人藍首，從門外伸了進來，發着嬌滴滴的聲音問道，這裏是六號麼，周小西正面對着門，瞧見了這張如花之臉，頓時瞪着兩個眼睛，臉上露出奇異之色來欲如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回 綠怨紅愁彼姝嗟往事 泥人木馬此豸樂天真

一副水汪汪的眼睛，兩道新月似的眉兒，瓊瑤般的玉鼻，櫻桃般的小口，合在一起，組織成了一張美人的秀臉，這張臉從門外伸了進來，恰與坐在對面的周小西律師打了一個照面，頓時在他臉上，起了一種奇異的表示，咦的一聲喊了出來道，是你，是你，這位美人被他一鬧，忙向他仔細一瞧，早已瞧清他是什麼人，不覺也呆了一呆，却立時又回復原狀，向他飛了一個眼風，故意做出一種不經意的樣子，笑着說道，原來是你，我們有好多時候不見了，在他們說話的時候，背後早又走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信人，雖不生得十分美麗，却當得甜淨二字，這時他的一雙媚眼，早已向座中人打了一個轉，便笑向蘭骸說道，尤大少，是你代的麼，那位是陳大少，蘭骸向玠人坐的地方弩上弩嘴，那信人便在那美人肩上拍了一下，道聲我

們坐在那邊去，便嫵嫵走去，齊在玠人背後坐了下來，却見蘭陵把拇指一伸，向玠人說道，你好福氣，剛叫第一個堂差，就得了頭籌，這是很難遇見的，你要知道，這位素玉先生，非同小可，不比尋常，乃是這裏小花園一帶，赫赫有名的，說完，又勸大家恭賀一杯，大家自然欣然從命，却聽素玉嬌聲嬌氣的說道，尤大少，請你包荒一點，不要如此鈍人罷，尤蘭陵笑道，我這人最公平，好是好，不好是不好，決不說一句半句假話，也決不會鈍人的，你請放心，我且問你，前兒聽見你說，有位新人物加入你們那邊了，莫不是現在同來的這一位，好漂亮的一個人兒啊，素玉道，不錯。正是他，他喚老五，還是第一節做生意，客人併不多，你尤大少算老資格了，有什麼朋友，總要請你多介紹幾個，蘭陵還沒有回答，那銀行買辦陸玉泉早搶着說道，這個皮條客人，不必煩勞蘭陵，我却要搶着做了，你們瞧，現現成成的放着個小西在這裏，他們二人究有怎樣的關係，我們雖不得而知，但瞧他們剛纔的情形，也可想見一二，我們何忍不替他們拉攏一下呢，老實說，這種現貨交易，別人或者不肯做，我們吃銀行飯的，却一定不肯放棄機會的，李杏卿笑道，你真是位銀行家，三句不離本行，其實照我們做投機事業的瞧起來，這注交易也是做得的，讓我來幫一下子腔罷，說着，向小西及那老五一望，見他們二人都現着一種尷尬面孔，似乎頗想到一處談談，似乎又覺得有點難為情的樣子，杏卿便笑道，小西，你不要這般模樣，我替你把這五阿姐拉過來就是了，說時

真要起身來拉，急得老五向他央告道，不要如此，我自己走過去便了，即嫻嫻的，走到小西那邊坐下，唧唧噥噥的談了起來，正在此時，只聽愛蓮喊道，玉老三，你好寫意，我今天早上到大西旅館中去，你竟躲在帳子中，一句話也不招呼我，這是什麼道理，原來蘭陵的貴相好玉兒，這時正披了一件斗篷，盈盈的從室外走進來，聽了這話，很很的向愛蓮白上一眼，說道，黃大少，你又要瞎嚼舌頭了，我今天好好的睡在生意上，何嘗到過什麼大西旅館呢，愛蓮假作驚詫之狀，把舌頭一伸道，哦，方纔帳中那個女子，不是你麼，我可誤會了，那你倒要向尤大少問個清楚，他同的是什麼人，萬萬含糊不得啊，不過有件希奇的事情，那個人掛在房間中的一件斗篷，竟和你身上這件一般無二呢，玉兒聽到這句話臉上不覺一紅，蘭陵也覺得有些難爲情，忙向愛蓮使個眼色，這位浦東大老官，方纔截住了話頭，不再說下去，這時陸玉泉叫的小玲瓏，李杏卿叫的愛珠，周小西叫的停雲仙館，也都先後到來，幸喜這停雲仙館和小西併沒有什麼交情，不過時常叫罷了，所以雖放個老五在那裏，和小西很密切的談着，倒沒有發生問題，獨有那位小說家徐夢梅，雖跟着一班朋友，有時在堂子中走走，人家請他吃饅邊酒，他遇着高興也會去的，却不喜歡叫堂唱，所以今天也沒有叫，可是人家叫堂唱的，堂唱一到，不是交頭接耳的密談，就是打情罵俏的胡調，各有各事，却把他一人冷淡下來，他沒有法想，只得舉杯自酌，把一杯杯的黃湯灌下去。到了後來，漸漸兒有些醉

了，覺得此身似已不在筵席上，到了別一天地中，只見前面花枝招展的，走來了兩個女孩子，都是十四五歲，當先一個穿粉紅色旗袍的，却也不過爾爾，沒有十分出色處，最可愛的，乃是一個穿杏黃色旗袍的生了一張瓜子臉，皮膚也很白淨，一雙秋波，很活潑的轉動，灼灼然好像星光一般，更足教人見了生愛一照面後，夢梅更有些模模糊糊起來，好像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女孩子的，一時却又想不起，正在這個當兒，好像這個女孩子，又鸞聲嚶嚶的，向他說着話，却聽不清說的什麼，或者是和他敘舊罷，更使他情不自禁，一伸手，便把這女孩子的玉腕握着，喃喃的說道，我魂兒夢兒都想着你，只是望不見你到，如今好了竟和你遇見了，我一定不放你走咧！這話說後，忽聞一陣極熱鬧的笑聲，像從半天飛下，頓時把他從迷惘的狀態中驚醒過來，忙舉目一瞧時，自己仍好好的坐在筵席上，却把一個清信人的手拉着，害得那清信人滿面害臊，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瞪着雙眼望着他，座中大衆，也都望着他哈哈大笑，又見愛蓮含笑向他說道，你好，你好，這一雙姊妹花，是我經了千辛萬苦纔叫了來的，竟也剪起邊來了，而且你口中嚙哩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恐怕都是一派肉麻的說話罷，夢梅一聽這話很覺得有些難爲情，在他吃醉酒的面龐上，暗中又加上了幾分紅色，訕訕的說不出什麼話，又聽蘭陵說道，夢梅今天大概是吃醉了，不然他平素也很拘謹的，這種狂態，祇在醉後方能瞧見咧，夢梅搭訕着說道，不錯，今天的確吃醉了，不過一個人吃酒，并

不和人瞎鬧，也會吃醉的，真是大笑話，當他說話的時候，却仍把這清信人的手緊緊拉着。沒有放去，便見那清信人紅着臉，輕輕的說道，大少，謝謝你，請你放手罷，夢梅乘勢便把他的手重重一拉，那清信人便跌向他懷中坐下，夢梅笑道，請你就坐在我這裏罷，我徐夢梅很是歡喜你呢，一壁又笑向愛蓮說道，平分秋色何如，愛蓮繙着眉兒道，平分也罷，不平分也罷，我本來做不得主，不過像你剛纔這種情形，簡直是種強盜行爲，我要延請周大律師起訴呢，夢梅大笑道，起訴不妨，不過所有權併不屬之於你，祇恐你無權起訴罷，說時，見那清信人笑嘻嘻的舉起被他拉過的那隻玉腕給他瞧，意思是說你方纔拉得太重了，腕上有些麻痛咧，夢梅忙舉目一瞧時，果然見那雪白的玉腕上，有上小小的幾個紅印，大概是自己的指印罷，不覺舉起手來，替他輕輕的拊摩着，那清信人却又把他的手一揮，拿手帕掩着口，格格了笑了起來，此時的夢梅，真似瘋魔了一般，舉起他那雙炯炯有光的眸子，向那清信人渾身上下，周而復始，不住的打量着，那清信人真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輕輕啞道，你這人好討厭，這樣的打量我做什麼，莫非要替我畫像麼，夢梅笑道，豈敢，豈敢，不過畫像祇能畫你的外形，我却把你的神都體會出來，早打上一個腹稿了，老實說能，你這頸後，有上一個癩疤，你這唇邊，有上一顆黑痣，我已統統瞧個清楚，這都是你的精神所寄啊，那清信人一聽這話，疑心是在那裏譏笑他臉上頓時露出不高興的樣子，要離開他懷中立了起來，

夢梅忙把他按住，一壁正色說道：「你不要誤會，我都說的是實話，人家瞧着女人，總說是眼睛生得怎樣媚，眉毛生得怎樣秀，又是鼻怎樣的好，口怎樣的好，專在這種地方着想，我却與衆不同，最愛看什麼地方有上一個疤，什麼地方生上一顆痣，因為這是絕妙的一種點綴品，沒有一個女人少他得來啊，就拿你說，你這唇邊的一顆痣，頸後的一個疤，都替你平添上許多姿媚，萬一沒有這些來點綴，就要立刻減色，我也決計不會這樣的傾倒你咧，此時大家都拋着相好，停着杯子，靜靜的聽他談論，好似聽什麼名人講演一般，聽到這裏，不禁一齊笑起來道：「這種妙論，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是你這書獃子，一定沒有人說得出來呢，愛蓮又笑嘻嘻的向他問道：「我且問你，你和他鬧上了這半天，你喚徐夢梅，固然由你自己向他報過名了，他喚什麼名兒，你可知道，這一問，可把夢梅問住了，啊呀一聲喊起來道：「這個倒沒有知道，也沒有問過，愛蓮拍手大笑道：「你這人真癡，連人家的芳名兒都沒有知道，就這樣的傾倒起來，夾七夾八說上這許多話，這不是老大的一个笑話麼，誰知夢梅一聽這話却又正色說道：「你說我癡，你自己纔癡咧，人的姓名，不過使人認識的一種符號罷了，本沒有什麼大關係，至於堂子中姑娘的芳名，這節叫這個，下節叫那個，正和一般文巧花花綠綠的化名一般，更沒有什麼一定，節數做得多了，恐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我們又何必去記他呢，愛蓮聽了，還沒有說什麼，蘭陵早笑起來道：「你這話好漂亮，不過你這心愛的人兒，

你下回想來總要常常叫的。如今不要說不知道他的住址，竟連他的姓名都沒有知道，試問你從何叫起，難道你只對人說上，什麼唇邊有個痣，頸後有個疤，就可把他叫到麼，這是事實問題，你倒不可不注意一下啊，這句話，果然把夢梅怔住，又喚了一聲啊呀，他懷中小鳥依人似的那個清信人，却早摸出來了一張名片，笑盈盈的遞上來道，我叫龍珠，說着，又向愛蓮旁邊坐的那個信人弩弩嘴，我的姊姊叫小鳳，都住在民和里，請你記好了罷，夢梅果然很當一回事的，把這張名片，揣了起來。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恰在這當兒，忽聽李杏卿大驚小怪的喊道，小西溜到那裏去了，怎麼我們都沒有知道，大衆聽了這話，忙向席上一瞧，果然不見了小西，陸玉泉就笑着說道，他大概溜到老五那裏去了，我們倒不可不去偵探一下，蘭陵，酒也穀了，菜也完了，不如就散席罷，還可讓我們到老五那邊去，舉行一個餘興大家這時都吃了幾杯酒，有上幾分酒意，很是有興，自然都贊成這句話。蘭陵未便攔阻，也就草草散席，正要一窺蜂擁去時，夢梅却拉着龍珠的手，硬要他一同前去。龍珠雖不說什麼只是望着小鳳，面有難色，好個知趣的小鳳，竟侃侃的說道，這位大少既要你同去，你就不妨跟着他走，堂唱讓我一個人去出就是了，又回頭向夢梅道，大少，對不住，我要先走一步，我這個妹子交給你了，停會請你送他回去罷，不要拆爛污，說着，又向大衆打了一個招呼，嫻嫻自去，蘭陵向夢梅說道，夢梅，你好福氣，剛叫第一個堂唱，就肯跟着你走，真可稱得異數

，你自己心中要明白，夢梅微笑不答，這邊許多人，便出了店門，穿過馬路，逕向小花園三弄素玉家中而來，到得那邊，乃是樓上房間，素玉說是堂唱去了，一個粗做娘姨，讓大家在右邊廂房中坐下，愛蓮使問道，那麼老五呢，粗做娘姨道，也出去了，繼又改口道，在客堂樓上，有客人在裏邊呢，愛蓮使蹣手蹣脚的，走到門邊去一張，只見那扇門不但緊緊關上，并且自內上鎖，不覺回身向大眾伸舌頭道，好嚴密的關防啊，却見蘭陵走近他身旁說道，這裏頭的客人，一定就是小西，你瞧，這不是小西常拿的手杖麼，可算是老大的一個證據呢。這些話，雖是向愛蓮一人說，大眾却都聽得了，便一齊擁向門邊去，咚咚的在門上敲了起來，有的竟要拿出洋刀來撬門，這個粗做娘姨不知就裏，見了這種情形，嚇得手足不知所措，忙到門邊去攔阻衆人，并央告道，諸位大少不要尋開心了，的確有客人在裏面呢。愛蓮道，不相干，這個客人，也是我們一淘的朋友，尋尋開心不要緊，粗做娘姨弄得沒法可想，鬧了好一會兒，忽然呀的一聲，房門開了，大眾齊嚷道，好小西，這纔是漂亮的舉動啊，誰知舉目一瞧時，開門的那個人，不是小西，却是蘭陵，倒弄得大眾莫明其妙，忙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蘭陵笑道，我見你們這班笨伯，弄不開這扇門，特地繞了出去，把扶梯邊那扇門撬開了，作個內應，來援救你們的咧，大眾又問道，那麼小西呢，蘭陵又笑道，他本和老五坐在床邊談着天，一見我走入房去，竟把帳子放下，一齊鑽入帳中去了，他既如此怕羞，我們也不爲己甚罷說時，大眾已走入

房中，果見錦帳低垂，悄無聲息，大衆便你拿了他的手杖，我戴了他的帽子，他穿了他的馬褂，說聲小西明兒再會，你要這些東西原璧歸趙，須得大大的請我們吃頓喜酒，一陣嘻嘻哈哈的走出房門，下樓去了。到得門外，分路各散，夢梅却負了一種絕大的責任，要把龍珠送回去，路過一家小洋貨舖子，却還沒有打烊，龍珠瞧着櫥窗中那些洋囡々，只是嘻嘻的望着不肯走，夢梅便叫他走進洋貨舖中，買了一個洋囡囡，幾件泥人木馬送給他，喜得他來眉飛色舞，很高興的捧了回去，一回到院中，進了房，就喚他的假母道，姆媽，我回來了，這位徐大少送了許多白相干給我呢，即見一個半老徐娘，打扮得很妖嬈，兩道眉毛畫得濃濃的，從後房走了出來，兩個眼睛，卻迅速的向夢梅一打量，就含笑說道，這位就是徐大少麼，請坐。噫，又向龍珠手中捧的這些東西望上一望，接着說道，大少，要你費心了，不瞞你說，我們這個小阿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快要做大人了，然而一點事情也不懂，完全是小囡脾氣，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東西呢。這時龍珠早已走到梳粧檯旁邊，把這些東西，小心在意的，一件件陳列起來了，夢梅見那老鴛鴦確是一個老口，不願和他多談，要想走時，忽聽隔壁房間中，嚙啾的幾聲響，好似有什麼東西擄在地上，接着又沸反盈天的鬧了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三回 經花叢隔窗窺豔影 入睡國掀帳睹佳人

你們阿囡還沒有回來麼，他究竟到那裏去的，這幾句話自從老頭子到了月蟾的粧閣中，後來

勉強坐了席，如今席面快要散了，也不知從他口中問了好幾百遍，他的音調，也由和緩漸漸的轉而爲高激了，月蟾的姆媽阿金姐，心中雖是急煞快，暗想這小爛污貨真不懂事，到此刻還回不來，眼見得要把這一戶又廝又肥的好客人，生生的送掉了，表面上，却只是竭力的用話搪塞着，滿面春風的說道，許老，你不要動氣，你是老客人了，總要包荒點，這小園真不懂事，同小姊妹出去頑頑，會到此刻還回不來，莫不是在外而闖了禍麼，我這兩天眼皮跳得很厲害，倒有些耽心事，說着，又向娘姨小姊妹使了一個眼色，接着說道，你快差相幫的到馬路上去打聽打聽，如果真是闖了禍，被捕房中捉去，趕快設法取保，或是額角低，被汽車電車撞死了，也可前去收屍，小姊妹噉的應了一聲，真的向房門外走了去，可是儘阿金姐這樣的用言詞來搪塞，小姊妹登登的向房門外亂走，相幫只是假意的到馬路上去打聽，終不見月蟾的情影到來，併連一點消息也得不到那許老頭子和月蟾也真有緣，只要一見月蟾的臉，心花就會怒放起來，同時自己的年紀也覺得輕了一半，只是同着月蟾毛手毛脚的瞎鬧，可是他自已雖覺得年紀輕上半，月蟾却併不覺得他年輕，只覺得他老醜而可厭，一面和他左閃右避，一面暗暗罵上幾聲老蔬菜老甲魚，他在月蟾這裏，吃酒碰和，花頭也不知做了多少了，今番又來擺酒，滿想月蟾平素對我，總是冷得好似一團冰，很難得到一點好顏色，如今我來和他做花頭，他總不好意思怎樣冷淡我，定然有說有笑，和我百般溫存，運氣弄得好起

來，或者我所希冀而沒有希冀到的事情，今晚也可如願以償，因為他的媽媽阿金姐早已允許過我啊，所以他是懷着絕熱的一顆心，來到這裏的，一進房門沒有瞧見月蟾，心頭不免微微冷上一冷，忙問道，小阿罔呢，阿金姐聽見是他到來早從後面三脚兩步的趕了來，此時一面替他寬馬褂，點雪茄煙，一面忙含笑答道：小阿罔因為時候尙早，許老不見得就來，所以同着幾個小姊妹，出去買東西了，馬上就要回來的，許老請到後面房間中靠一歇，抽幾口頑頑罷，許老頭子聽了，倒暗笑自己性急，果然來得早了一點，怪不得他出去買東西了，也就乖乖的，跟了阿金姐走入後房，在一張銅床上，打橫睡下，床中煙燈煙槍，早已擺設整齊，阿金姐便也在對面躺下，和他燒起煙來，一邊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着，有時還要展着那張皺紋疊疊的臉，笑上一笑，或是向許老頭子飛上一個半個眼風，然而也是件奇怪的事情，月蟾一向只是嫌比許老頭子老，如今許老頭子却又嫌比那阿金姐老了，心想這個老貨太不知趣，活上這大年紀，還要擠眉弄眼，向人前賣盡風騷，真要教人家把隔夜飯都嘔了出來呢，所以面子上雖是和他敷衍，心上很不得勁，一會兒，許多朋友陸續來了，少不得要和他們應酬，有時有人偶然問起這裏的先生到那裏去了，怎麼沒有見面，他爲面子起見，倒代爲回答，說是小阿罔同着幾個小姊妹，出去買東西了，不久就要回來的，其實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中如刀刺的一般痛，暗暗又在那裏詫怪，怎麼到此刻還不回來呢，跟着，大家碰起和來，鬧上

了幾個鐘頭，等到散局，早已上燈，快近八句鐘了，却仍不見月蟾回來，許老頭子這時真有些忍不住了，向阿金姐氣沖沖的問道：「你們小阿囡到底往那裏去了，如今要坐席了，還不見他回來，這成什麼事情，難不成怕我沒有錢，今天這檯酒，教我不要請了麼，阿金姐不免又走上來，陪上許多笑臉，說上許多好話，那班朋友也很知趣，又在旁勸解，說你在這裏，也是老客人了，併不是陌生地方，何必十分認真，要扳他們的差頭，小阿囡到如今還沒有回來，大概是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把他絆住了，我們都是老朋友，素來不拘什麼成例，你儘不必介意，不如就入席罷，包你吃不到幾杯酒，你那心上人，就要翩然飛到你懷中來，膩着你這樣那樣，你那時恐怕倒要又嫌吃得不疎服呢，這一番話，倒說得許老頭子強顏一笑，也勉強入席，阿金姐拿了一把酒壺，向合席斟了一巡酒，又笑吟吟的說道，今天總要衆位大少包荒，寬用一杯，停會等小阿囡到來，再罰他替諸位多斟上幾杯罷，說完，退在一旁照應着，大家因恐許老頭子不見月蟾到來，又要發脾氣，所以爭着和他豁拳，他在主人的地位，當然不便推却，所以倒又混上了好多時，然而一道菜一道菜的送上來，眼見得快要完席了，這時有幾個客人，已立起身來，穿上馬褂，辭了主人要走，叫的二排堂唱，也有幾個已經走了，可是不要說月蟾的人連月蟾的影子，仍沒有見一個，許老頭子無論他平素怎樣瘋，無論他脾氣怎樣好，這時可再也忍不住這口氣了，便又厲聲問道，你們阿囡還沒有回來麼，究竟到

那裏去的，雖是依舊問的這兩句話，可是一辨他的音調，就知他含有十分的怒意了，阿金姐知道事情不妙，今天有些棘手，然總想仍把話來搪塞過去，只得含笑答道，許老實在對不住，請你不要動氣，他實在是同了幾個斷命小姊妹淘出去的，大概是在外面闖了禍了，否則無論他怎樣不懂事，也不致不懂事到這個地步。玩到此刻還不回來呢，許老，你總要念他往日……，阿金姐正說到這裏，誰知已惱怒了一位朋友，加之多吃上了幾杯酒，再也按捺不住，就冷笑一聲說道，禍是不會闖的，不過和你們小阿園一淘出去的，不見得是幾個小姊妹，恐怕是一個斷命的小兄弟罷，這句話剛說完，早聽得噹啣啣幾聲響，許老頭子舉起氣得發抖的那隻手，已把席面推倒在地了，嚇得那班朋友，同着留而未去的幾個堂唱，只是倒躲倒躲，有幾個晦氣一些的，簇嶄新的衣服上，已有許多酒痕油漬濺在上面，只算是留上一個紀念，那個冷話的朋友，見了這種情形，知自己已闖了禍，倒把酒意醒了一半，乘這亂糟糟的時候，即一縷烟逃走了！……這就是夢梅在龍珠房間中所聽得噹啣啣幾聲響一個詳細的註脚，再說夢梅聽見了這種聲響之後，知道隔壁房間中已出了什麼亂子，忙走近窗前一看，只見對樓廂房中亂糟糟的立了許多男女，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含着滿面怒容，一面把脚亂蹬着，一面罵着人，他的聲音很是宏大，隨着好風，吹入夢梅耳中，一句句都聽得很明白，只聽他說道，我自闖併沒有虧待你們，你們阿園，叫我請酒，我就請酒，叫我碰和，我就碰

和，從沒有拒絕過一次，今天竟如此坍我的台，真是豈有此理，我也把你們的狗肺狠心騰透了，老實說，我有的是錢，無論什麼地方，都可去玩，何必定要上你們這裏來，不過我今天還不就走，無論等到什麼時候，定要等了他來，打着耳刮子問他，他到底是人不是人，有人心沒有人心的，夢梅聽了，很是好笑，暗想這個老頭子也真可憐，對於一個信人，竟如此認真，說上這一派可憐的話，正在此時忽見一個小大姐，奔進來說道，月蟾回來了，我們又有好把戲可看呢，夢梅忙向對樓望時，果見一個十八九歲的信人，生得尙有幾分姿色，在大衆灼灼的視線下，嫵嫵婷婷的走了來，從容不迫的先向地上望了一望，似已望見了那推翻的檯面，和地上那些狼藉的酒肴，不禁嫣然一笑，便向許老頭子行去，一壁又向許老頭子望上一眼，含着笑，輕動朱唇，似乎對他問了一句話，可惜聲音太輕，這邊一些也聽不見，只聽許老頭子仍厲聲答道，那個醉，那個醉，就算醉了，也不用你問，你管自己去玩就是了，這時月蟾已走近他的面前，正舉着玉手想向他身上拊摩一下，一聽這話，立刻把手放下，向後退了一步，又輕輕說了幾句，含着幽怨不勝之色，說也奇怪，許老頭子經他這麼一來，立刻軟化下來，聲音都比從前輕了些，不要說打着耳刮子問他了，換着一副驚愕的神氣，問道，真的幾乎出了亂子麼，我可不信，我可不信，月蟾便又把嘴唇一動，回答了一句話，跟着，把手帕掩着臉，似哭出來的樣子，即跑到靠壁一張榻上，坐了下去，這時許老頭子可窘極了，似

乎急要想去安慰他幾句，一時却又覺得難爲情移不動這條腿，幸有一位知趣的朋友，立刻走了過來，把這許老頭子半推半就的，拖到了那榻前，推他和月蟾一同坐下月蟾却又作怪，幾次三番的要從榻上走起，都被這個朋友勸住，這纔安然無事……，夢梅是做慣小說的，知道此下雖有許多文章，然已可意想而得，結果必是言歸於好，也不必再瞧了，便也走出了這院中。不過私下忖着，那月蟾的相貌，爲何如此面熟，莫非是什麼朋友叫過的我曾在檯面上聽見過他麼，正在想着，早已到了里口，一抬眼見停着的一輛汽車中，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單穿着一件鐵機緞袍子，併不穿什麼馬褂，坐在開車的身旁，似乎等待什麼人的樣子，却認得是他的親戚王志慶，不覺恍然大悟道，對了對了，叫月蟾的就是他，上個月，我在席面上遇着他們，瞧見他們很是親熱的，不過他在這裏等着，又是什麼意思，難道，要等月蟾出來麼，此時王志慶已瞧見了他，大家點頭招呼，夢梅使虛問一聲，你現在常在那裏，王志慶道，我在孔顏旅社三十三號，開了一個長期房間，你有空請來坐坐，夢梅應了一聲，別了他，自回報館，不在話下，到了次日下午，夢梅閒着無事，偶然走過孔顏旅社，忽然想起昨晚月蟾那邊的事，暗想，此事或和王志慶有關，我倒不妨去看看他，或者還可知道一些更有趣味的事情，等得走了進去，一間起三十三號，一班茶房都是陰陽怪氣的，不大來理睬他，良久，始有一個茶房，把他領到那三十三號門前，把門開了，讓他進去，一壁懶洋洋的說道

，他們都睡着在那裏呢，先生，你管自進去就是了，夢梅這時見了這種情形，心上很不高興，然欲立時退出去，又恐茶房生疑，反爲不妙，也就走進房中，那茶房早管自去了，夢梅到得裏面，覺得有一陣很重的炭氣，撲了過來，幾令呼吸窒塞，暗想這裏面睡的人，大概很是不少罷，定了定神，細細一瞧時，只見併不甚大的一間室中，鋪設了一張榻和一張床，那張榻併沒有帳子，一眼瞧去，就瞧清有兩個人睡着在那裏，那張床，雖是套着有帳子，然而併不合緊，半開半掩的中間，露出了一大條縫，教人知道睡在這裏面的，至少在二人以上，夢梅便想先走到那榻邊，瞧瞧，王志慶是否睡在那裏，誰知剛走過一張桌子邊，忽聽桌上簾簾的起着響聲，不覺嚇了一跳，忙回頭一瞧時，倒喫啞的笑了起來，原來棹上也睡着二人，正在那裏翻身，剛纔見是見的，以爲放的定是被褥，所以沒有想到這一層呢，到了榻邊，幸喜兩個頭都伸在外邊，一個面孔完全瞧見，一個面朝裏，只瞧見了一個和尚頭，然而王志慶的頭髮，是梳得光光的，併不是和尚頭，所以決定都不是他，夢梅便又走到那床邊去，掀開帳子一看時，不覺使他嚇得倒躲倒躲，原來睡在床上的，乃是一個女子，一隻白嫩如藕的玉臂，還撩在被頭外面，而且這女子，他是認得的，就是那個月蟾，正在這驚愕莫明之際，忽聽床上有人翻了一個身，把那邊帳子一掀，伸出頭來，睡眼模糊的問道，什麼人來了，這是什麼時候了，夢梅一聽那人的口音，併不是王志慶，不免有些詫怪，忙定睛一瞧時，果然是

一個不相識的人，那裏是什麼王志慶，這一來，可真把他怔住了，那個人却一點不以爲意，又打上一個呵欠，笑嘻嘻的和他點上點頭，問道，你是來找什麼人的夢梅只得答道，我是找王志慶的，這人不答話，好像把他的脚在床上重重的踢了幾踢，踢得那鐵床都響了起來，一聲喊道，志慶，志慶，快些起來，你有朋友來了，王志慶口中咕嚕着道，踢得我好痛，什麼，有朋友來麼，是誰，夢梅忙告訴了他，王志慶欣然道，是你麼對不住得很，請坐，我就起來了，一會兒，只見他祇穿了一身短衫褲，走下床來，却只是望着夢梅嘻嘻的笑，夢梅倒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祇說道，怎麼如此，王志慶又很忸怩的一笑，輕輕道，不要見笑，這就是上海人打話的癩荳芽，說完這話，又把聲音略略放重一些，接着道，但是這種癩荳芽的生涯，我決不教他延長下去的，不久，就有大批款子來了，那時營金屋貯阿嬌，好不有趣，老哥，你須得預備着賀我啊，說着，哈哈大笑，又跳到那面桌子邊，把桌上的被一掀，說道，有貴客來了，你不要再癡睡了，這一掀，不大要緊，却掀出一個赤裸裸的男模特兒來，祇袴間裏着一條短褲，坐起一望，見是一個陌生人，倒覺得有些難爲情，忙跳下桌來，逃到榻那邊去了，經這一鬧，衆人都都起身，連月蟾也蓬着頭走下床來，他倒大方得很，也含笑向夢梅點上點頭，好像行所無事一般，夢梅和王志慶談了一會，想要起身告辭，王志慶却一把拉着他說吃了幾杯酒再走，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夢梅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人，見他意思很誠，

也就不便推却，併已定下一個主見了，王志慶便走出房去，和一個茶房嘍哩咕噥的說了好一陣，很高興的跳進房來道，我已差他們去叫，併在王寶和叫了十斤上好老酒呢，這時月蟾已把頭掠光薄施脂粉，和下床時面上那種慘淡無光的神氣，又大不相同了，一會兒，酒菜來了，大家便圍坐着吃起來，吃得十分高興，王志慶不覺有上幾分醉意，便向夢梅笑着說道，你是一位小說家，當然愛聽故事的，我如今有件很好的故事講給你聽，你先乾上一杯罷，夢梅果然乾上一杯，王志慶道，這件故事，是講一位西歐公爵，同着一位貴女，還有一位儻個風流的美少年，故事中最精采的一幕，乃是貴女在一個戲園中看戲，這位美少年也在那邊不知怎樣一來，這貴女竟和這美少年彼此看中了，這美少年便掩入他他們的包廂中，走到貴女後邊暗暗把貴女手上一隻戒指拈了去，作為定情之物，你道這事動人不動人，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四回 綠鬢映華燈男貪女愛 瘋輪驚曉日玉軟珠柔

許多個儻風流的美少年，聚在一間屋之中，談吐既是風流，舉動尤其漂亮，然而摸一摸大家的身邊，連半個銅子都拿不出來了，如果知道他們已往的歷史的，當在二個月已前，他們每人荷包中，那一個不是裝得滿滿的，鈔票，莊票，支票，可以一疊疊的拿出來，見了現在這種情形，定要起今昔不同之感，可是他們這般人，都是主張快樂主義的，那裏有什麼感想

，到了這個地步，還是嘻天哈地的，沒有一點沮喪之色，却見一個瘦削臉兒的少年說道，羅克，我們現在雖不必用什麼錢，房飯錢可以上賬，酒菜以及各種零用，可以叫茶房代賬，汽車錢當然做賬，連汽車夫的賞錢，也是欠賬，然而這些賬，終久要還人家的，你還得趕快想個法兒纔好呢，那羅克聽了，哈哈大笑道，卓別靈，你忙什麼你爲了同我們在一起頑，把你歷來的積蓄都用完了，連生意都被東家回報掉了，總算我們對不起你，我總讓你白吃白頑，養你一世就完了，不過現在你逼著我出馬，我倒要顯點本領給你瞧瞧，包你馬到成功，說著，即拿了一頂帽子，走出屋去，到了旅館外面，可又躊躇起來，暗想朋友這樣東西，最是靠不住的，你有錢，他們就把你包圍起來，一見你沒了錢，或是略略露著拮据之狀，他們就望望然而去了，同他們去商量，是不中用的，還是免開尊口罷，也能，今天寰球舞台正在開演新排的多情的女子，瞧的人一定很多，不如到那邊去碰碰機會，好在他所住的這家旅館，和那戲園子，離不了多少路，主竟打定，便安步當車而往，一到，早有相熟的案目，把他領到樓上，在月樓中，揀了一個空位子坐下，看了一會，忽覺自己臉上灼灼生痛，好似有什麼強烈的電光射了過來一般，忙舉目一瞧時，那裏是什麼電光，乃是兩道水汪汪的秋波，向他直射過來咧，原來對面月樓中，本來空着在那裏，如今却已來了兩個人，一個是位嬌滴滴的少女，珠光寶氣，儀態萬方，就是這雙秋波的主人翁，一個乃是一位老者，態度很是雍容華貴

，他雖不認識羅克，羅克却認識他，乃是一位公爵，羅克見那少女對於自己如此有情，那忍辜負他的厚意，便也不住的把眼波拋過去，這般的眉來目去，雙方的交誼，無形中差不多已是成立了，忽又見那少女舉起玉纖來，託著了香腮，只見在他小指上，戴了一只鑽石約指，那鑽石雖不十分大，然而翻頭甚好，閃閃作光，似乎向羅克招呼著，叫他馬上過去呀，羅克心中不覺的動，不由自主的走了過去，可是到了對面那間月樓門前，忽又胆怯起來，祇一轉念間，登時又十分氣壯，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蹣手蹣足的走了進去，那位公爵，正全神傾注台上，一些沒有覺得，那少女却警覺的了不得，早已知道了，便輕輕回過頭來，向羅克嫣然一笑，等得羅克走到他的椅子背後，他已暗暗伸手來，給羅克握著咧，這隻其軟如綿的玉手，一度和羅克之手接觸後，即覺有件硬綳綳的東西，觸著羅克的手掌很是生痛，這不是那枚閃閃作光的鑽石約指又是什麼呢，羅克思想也真靈活，手段也真敏捷，在這一剎那間，一點不加思索的，早把這鑽石約指卸了下來，却把自己戴的一枚假的紅寶石約指，替少女帶在手上，少女對於這種舉動，似是很是贊成，又向他嫣然一笑，跟著又默無一語的，大家把片子交換了，羅克方纔退了出來，可笑那公爵真同聾瞎一般，竟一點也沒有知道，倒是別個看客，或者是瞧見這件事的，然而事不關己，又有誰來管這閒帳呢，這一晚，羅克又和少女做上了許多眉眼，等到戲散以後，方纔很歡喜的回到旅館中，次日起床以後，到外面去走了

一趟，就拿了一百塊錢回來，他的同伴很是驚奇，問他這筆款子是從那裏來的，難道是向你老頭子逼出來的麼，他只笑着說：我既有錢給你們用，你們用了就是，何必問他來源，害得他那班同伴，一邊很是佩服他的本領，一邊又是驚疑不定，後來，羅克便和那少女做成了朋友，照他們私下的意思，很希望更由朋友而締成爲眷屬咧，……這篇故事，就是王志慶在吃酒的時候，講給徐夢梅聽的，講完之後，又找上兩句道，我講的這件故事，你說有趣不有趣，動聽不動聽，徐夢梅道，有趣固然有趣，動聽也是動聽，所可惜的，是件外國故事，於我不甚適用，真莫非是從外國雜誌中看了下來的麼，王志慶哈哈大笑道，我只認識得幾個英文字，那裏能看什麼外國雜誌，而且就是能看得懂，我一天頑到曉，那裏有這閒工夫，老實對你說罷，你們那班做小說的朋友，每喜在描寫本國事實的作品中，輕輕加上了幾個外國人名地名，便成了篇似是而非的譯作，用來向人家賣野人頭，這些頑意見，我是知道的，所以也依樣葫蘆畫一回呢，徐夢梅聽了，也哈哈大笑道，你這人真滑稽，不過你對於小說界，終久是個門外漢，你要知道，從前固以創作冒爲譯作，算是能幹，如今却以譯作改爲創作，算是時髦，今昔情形，也很有變遷啊，王志慶不禁哈哈大笑道，你這人太拘泥，這也是你們小說家的慣技，我不過效學一回罷了，併且我要更顯明的指示你一下，這位就是卓別靈先生，千萬不可失敬啊，說著，向對座那個瘦削臉兒的少年一指，徐夢梅忙向他一瞧時，原來就

是剛纔睡在桌子上的那個模樣兒，只見那人臉上略略一紅，就笑著說道，羅克，你不要如此高興，當心你那位女友向你索還那隻鑽石約指，可不是當要的呢，王志慶還沒有回答，早見月蟾笑盈盈的說道，這個不用你着急，那約指早已贖了回來了。老實說，這位少女雖是一個女子，却有些兒丈夫氣就是沒有贖回，既是他情願送給人家的，絕不會向人家索還呢，徐夢梅一聽，怪不得有昨天那件事情發見原來是你這位個儻風流的美少年在那裏作祟，王志慶很驚詫的問道，原來昨天這件事情，你也知道了麼，徐夢梅含笑點點頭。王志慶道，不錯，這就是一個例子，不瞞你說，這是故意給他嘔氣，使他知難而退的，月蟾和我昨天在牛淞園新世界這些地方，特地頑上了好多時，捱到那個時候纔回去的，誰又在外面鬧了什麼亂子咧……正在說得高興的時候，忽有人推門而入，一看進門的那個人，戴了一頂打鳥帽，很有幾分流氣，好像是個汽車夫，即見他走至桌前，眼珠兒向衆人打了一個轉，便向王志慶點點頭說道，小開，好寫意，吃酒麼，昨天我同你講的那件事情，你可以照辦麼，王志慶攢眉道，今天實在不便明後天再講罷，那人一聽這話，便把眉兒一豎，大聲說道，這個不可以，我的康姆賞，你就分文不給，也不要緊，不過老板那邊，實在交不出賬，務必請你可憐我，先付我幾文，王志慶又把眉頭皺上幾皺，祇朝他望望，沒有什麼回答，那人便又逼緊一句道，你小開身邊，就算今天不空，難道像你小開這般的場面，這幾個錢，也挪動不來麼，這話一說，真

把王志慶窘得無地容身，徐夢梅却有些看不過去了，便把王志慶拉至室隅，問道，你究竟欠了他多少錢，害得他做出這般嘴臉，王志慶忸怩著說道，上個月車子坐得併不多，只有一百多塊錢，不過不相干，不理他，我明天就可從別處取了來給他的，夢梅道，這個我也知道，你也不要向我裝這場面了，我現有六十塊錢在身邊，你就拿去付給他罷，省得他老囉唆，王志慶想了一想道，也好，這個倒也可佔上一些面子，我明天一有錢，就儘先歸還你，我也知道你不是十分有餘錢的，夢梅道，好說，好說，即把六十塊錢的鈔票交給他，便一同回到座中。王志慶即把那捲鈔票向桌上一擲，很得意的說道，這是六十塊錢，你先拿了去，其餘的錢過幾天來拿，我王志慶要拆拆大爛污，絕不會少你這幾個錢的，那汽車夫一見了這六十塊錢登時又換上了一副面孔忙陪笑說道，像你小開這樣場面，我也知道絕不會少我這幾個錢的，不過我也被我們這個斷命老板逼得走投無路，纔向你小開來囉唆，小開不要動氣，多謝多謝，說著連連鞠躬連連點頭，拿了鈔票退出室去。王志慶不覺向徐夢梅大笑道，這真所謂前倨而後恭了，金錢之魔力如是如是，當下吃了一會，夢梅也就辭了衆人走出旅館，自回報館不在話下。光陰荏苒，轉瞬間又是自冬經春，初夏已屆，夢梅蘭陵這班人，遇著高興的時候常到堂子中去走走，倒和那些鶯鶯燕燕，打得火一般熱，只是夢梅天天在這十丈軟塵中廝混，却有些厭煩起來，便和蘭陵商量，想約定一個日子，帶了玉兒龍珠前去吳淞砲台灣游玩一趟，清清腦筋，

蘭陵自是贊成，到了那天大家都起了一個早同乘汽車前往，在車子中龍珠却打起呵欠來，夢梅笑道你難道沒有睡醒麼，龍珠道，醒是醒了，不過沒有早起慣的，所以要打呵欠，老實說，今天到砲台灣去頑，我是十分高興的，就是一晚不睡，也不要緊，最作孽的，那天姆媽逼着我到虹廟去燒頭香，這真是百廿四分的不高興呢，正在說著，忽見玉兒指着喊道，前面這紅紅的，又是什麼呢，蘭陵瞧了一瞧，笑道，馱子，這是初出來的太陽，你難道連太陽都不認得麼，玉兒嘆道，真是作孽，我每天起來，太陽早已熱烘烘地曬滿一地了，那裏知道初出來的太陽是這般可愛的呢，剛說完，龍珠却又在那邊嚷著，好大的風，這種風吹在身上，爽快固是爽快，不過不要把人也吹了出去麼，夢梅緊緊把他的手握著道，不要緊，不要緊，有我在這裏，絕不會讓你吹出車外去，一路說說笑笑早已到了砲台灣，便把車子停下，大家走下車來，夢梅，蘭陵，見了這幅大好的海景，固然心花怒放，胸襟一開，玉兒，龍珠，一回瞧瞧海景，一回又瞧瞧砲台的遺址，嚮著夢梅幽談，要把關於這地的歷史，講給他們聽，在海灘上跳來跑去，更是十分高興，蘭陵道，他們二人，今天真活潑得同小鳥一般了，夢梅嘆道，可是也活潑到不多時，不久又要歸籠，龍珠聽了，好似不解，慙慙可掬的問道，什麼歸籠，那裏又有什麼鳥籠呀，玉兒却一聲兒也不響，眼圈兒微微紅了起來，龍珠一望見這般模樣，倒又立時解悟，微笑道，原來講的這個，那不要緊，我們終有一天，飛出這個

籠子呢，說著，又拉著夢梅說道，依我說，我們既愛上這個地方，何妨就住在這裏，像我們這幾個人，只要搭上幾間茅棚子就是了，我和玉阿姐，雖是一個錢拿不出，難道你們二人，也沒有這筆錢麼，這話一說，玉兒倒笑起來道，你這馱子，你的話說得好寫意，天下的事，那裏由得你如此的，夢梅也笑道，好一個不解事的癡妮子，真說得太容易了，天下的事情，那有如此簡單的，說了一會，龍珠忽又嚷起飢來，他們便揀了一個地方坐下，拿出帶來的牛肉麵包等等，大家揜拳攘臂，搶來吃著，吃得好不有趣，夢梅因向蘭陵笑著說道，必要如此吃來，方有興趣，我以前兒你主張要到海濱旅館去吃大餐，我不贊成，也是這個意思啊，蘭陵點頭無言，吃完之後，大家還想頑一回兒，忽聞雷聲隱起，黑雲四布，那道初出來的曉日，也鑽入雲隙裏去了，蘭陵望了一眼，忙道，好不了，要下大雨了，我們還是趕快回去，不要在此淋雨罷，大家沒法，很掃興的，走上汽車，誰知車子剛剛開到半路汽車夫喊了一聲啊呀，忽又拋起錨來，夢梅把眉兒皺上幾皺，然後對着龍珠笑道，如今車子既壞，暴雨將至，小阿囡，眼見得要應著你的話，真要住在這裏了，一言未了，又聽得隆隆的幾聲雷響，嚇得玉兒，龍珠，向著二人懷中直躲，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五回 雨驟風狂車中餐秀色 情深意密簾底進嘉肴

一輛藍色的汽車，停在大風雨中，隆隆的雷聲，差不多把車身都要震得粉碎了，龍珠伏在夢

梅的懷，只是喚著嘔噎嘔噎，夢梅一面把手替他掩著兩耳，一面說道，小阿園，不要性急，汽車夫已去打電話了，停刻就有車子從上海開來咧，這時玉兒也伏在蘭陵的懷中說道，斷命的阿炳，怎麼走得如此之慢，到此刻還不回來，莫不是在路上被焦雷打死了麼，夢梅笑道，這也是你太性急了些，其實阿炳去還不到多時咧，你要知道，他只生了兩隻腳，又在這般大雷雨中，教他怎能走得快，……正在說著，忽聽得嗚嗚嗚的幾聲汽笛響，好像有一輛汽車，從遠遠開了來，龍珠喜得跳起來道，好了，阿彌陀佛，車子來了，蘭陵側耳聽了一聽，說道，不對，這車子是從我們同一方向開了來的，也好，我們且向他呼救罷。說著，不管打雷不打雷，下雨不下雨開了車窗，探出頭去，大聲的呼喊著，這時坐在那輛汽車中的人，似乎也聽得救呼的聲音了，到了兩車將要並攏的時候，倏的把車機收煞住，也有一個人，把頭從車窗中探了出來，蘭陵一瞧見那人的面孔，立刻很歡喜的喊了起來道，玉樹兄，是你麼，那是好極了，我們的救星到了，那人一見是蘭陵，也驚喜交集的說道，原來是你，莫非是你們的汽車拋了錨麼，你們一共有幾個人，快些請過我的車中來，說時，早有那面的汽車夫，把門開了，讓他們走了過去，玉兒，龍珠，到了車中，一見玉樹，爲聲嬌囀的，各喊了一聲張大少，玉樹便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原來好寫意，雙雙的，對對的，都溜到這裏來頑了，怪不得天上要打雷，大概你們在車中做了什麼壞事罷，這話一說，玉兒，龍珠，都向他啐了一

聲，說這話好氣數，阿要作孽，張大少還是少說些，天上正在打雷呢，夢梅忙道，頑是頑，笑是笑，現在我們却得講兩句正經話，這輛車子很大，足載我們這幾個人，我們搭了回去固好，不過對於這輛空車，又怎樣處置呢，玉樹道，你們的車夫那裏去了，莫非是打電話去了麼，夢梅道，是的，我見他朝著上海這條路上走去的，玉樹道，那我們迎上去就是了，總會碰得見他的，大家點頭稱好，車便開了，到了半路，果然碰見汽車夫阿炳，叫住了，知會了他，阿炳自去收拾那壞車，不該話下，這邊蘭陵又笑着問玉樹道，這般風雨，你是從那裏來，莫非也到海邊上去游玩過了麼，玉樹道，不，我是應我的七姑母去的，他有一所別墅，建在砲台灣附近呢，蘭陵微笑道，哦，你那位七姑母麼，他倒也是上海名人之一，凡是……，正說到這裏，夢梅暗中忙把他的袖子一拉，只見玉樹臉上早已微微有些紅了，蘭陵也自覺失言，知道玉樹少年氣盛，最是愛面子的，不該在玉兒，龍珠前話上這些話，儂假打一個哈哈，搭趣著說道，軍師授你的錦囊妙計已進行到怎樣地步，天韻那邊，你也常去走走麼，玉樹很得意的說道，我也自有我的錦囊妙計，用得著什麼軍師呢，在這歸車閒談的時候，我却要抽出筆來，把這件事倒敘上一回了，原來這張玉樹，是位個儂風流的美少年，家中也很有幾個錢，要在風月場中走動的，的確算得上有資格，不過他很少年老成，竟和程老夫子這般的目中有妓，他叫的那個天韻，差不多已叫上有三年了，眼看他由含苞未開，一變而為好花盛放，

花頭也每節起碼總要做上一回，但是彼此見了面，總是規規矩矩的，客客氣氣的，連手都不握一下，竟可當得相敬如賓四字，他的朋友顏聖琛，瞧在眼中，倒有些不解起來，私下向他問道，我真不解，像你這樣的相貌，這樣的家私，這樣的談吐，說是沒有資格做天韻，那真是笑話了，不過你做了他這麼多年，怎們總熱不起來，難道你并不喜歡天韻這個人麼，玉樹聽了這話，起初一聲兒也不響，半晌，方道，我喜歡是喜歡他的，可是我要和他熱，他不肯和我熱，又怎樣，聖琛道，沒有這句話的，你如果要和他熱，他一定也肯和你熱，我如今試問你，你要去和他熱，究竟是用什麼方法，玉樹苦著臉說道，我就是苦的沒有什麼方法呀，他到了檯面上，每每和我談了幾句普通的閒話，唱了一曲，逕自走了，我又不能硬拉著他，要講什麼體己話兒，至於茶園，我是不去打的，并且他也沒有真心誠意的要我去，去了也沒有道理，試問，又怎能熱得起來呢，聖琛聽了想了一想，忽問道，玉樹，你讀過國策麼，豫讓國士衆人之說，你大概總有些明白，玉樹駭詫道，國策是讀過的，國士衆人之說，我也有些明白，不過你怎會牽扯到這個上頭去，聖琛笑道，你知道就好了，老實說罷，你以衆人待天韻，天韻自然也以衆人待你了，如今你要和他熱，第一步入手的方法，就得和國士一般的看待他，玉樹瞪著兩眼道，這倒是個難題目，怎麼是衆人的待遇，怎麼是國士的待遇，我倒有些不明白，聖琛道，你真是獸子，我明白告訴你罷，你遇著機會，不妨就拉著他，問問

他的身世，講起此中人的身世，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定是復可憐的，不然也不會來吃這碗飯了，那時你可表示一種十分憐惜他的樣子，又儘量的用說話來安慰他，你想，普通那班嫖客，無非把他們當作玩物看待，那裏把他們當作個人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在天韻那邊走走的這些嫖客當然也逃不出此例。如今你對他竟有和普通一班嫖客不同的表示，他當然很是感激你，把你深深鐫在心坎上，那是不言而喻，可以一天天的和你熱起來了，玉樹道法子固是好法子，不知試驗起來，究竟靈也不靈，聖琛道，包你百試百驗，不瞞你說，我討回家去的那一個，也是試驗這個法子的勝利品呢，玉樹道，如此好極了，我就來試驗一下，不過如果試驗不靈，我可要把你狗頭軍師的狗腿，都要折成數段的，後來玉樹照計實行，果然十分靈驗，這一陣子，雖還沒有上什麼關係，却已打得火一般熱了，這天，同了蘭陵，夢梅等人，坐車到上海，各自分途歸去，不必細講，等到晚上七句多鐘的時候，他一個人閉著無事，又坐了汽車，來到天韻的院中，到了那邊，上了樓，大房間已有人佔住了，却見天韻早笑吟吟的迎了出來，一把將他拉入一間絕精緻的小房間中，玉樹向一張安樂椅中坐下，天韻就扭股糖兒似的，坐在他的身上，又笑吟吟的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玉樹攢眉說道，今天大房間中，不是有人在那裏做花頭麼，你怎有閒工夫，能和我多說話，天韻颯嘴一笑道，他們儘管在大房間中做花頭，我們儘管在小房間中談知心話，各樂其樂，原

是兩不相涉的，老實說罷，無論在那家堂子中，在大房間中做花頭的客人，完全是替堂子中做牛馬，完全是一班瘟生，那賴在小房間中的，纔是真正寫意朋友，常常有好處到手，這差不多已成了刻板文章了，玉樹聽了，這番說話，自然心花怒放，却故意說道好。那我前兒來做花頭，你也一定是當我瘟生看待了，至於這個賴字，我更有點擔當不起，并且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到手啊，天韻向他瞪了一眼，又抿嘴一笑道，如今我同你說說笑笑，就是莫大的好處，你還想什麼好處，你這個人真不知足，這你明明不是瘟生，倒也要變成瘟生了，說著，用手在額上一劃，玉樹祇哈哈一笑，也不再說下去，兩人密密切切談了一會，忽見一個姑娘，進來說道，三小姐，外面要坐樓面了，請你出去一趟罷，天韻聽了，却不就立起身來，向著玉樹問道，你吃過晚飯沒有，想來不見得吃過罷，玉樹道，真的，我倒忘記了，我還沒有吃過晚飯咧好好，如今我要走了，把他輕輕一推，像要立起身來的樣子，天韻却一把按住他道，不要走，就在這裏吃便夜飯，阿寶，他們今天恰恰有豫丰泰送來上好的太雕，五少是喜歡吃豫丰泰的酒的，你去舀一壺來，那姑娘應了一聲自去，天韻又回頭向玉樹問道，你喜歡吃什麼菜，快點幾樣出來，讓我差他們叫去，玉樹這時全個身兒軟棉棉的，好似灘化了一般，實在也走不動身了，聽了這話，想了一想，就笑着說道，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叫什麼菜，叫了來，我倒要不高興，橫整酒已吃了他們的了，索性把他們的菜，也分幾樣給我嘗嘗，讓我今

天也道道地地的，做上一次滑頭大老爺罷，天韻聽了，不禁掩著小口格格的笑了起來，一面立起身來，說道，很好，我立刻就去拿了來，隨把衣服整了一下，翩然的向戶外而去，不上一回，即同阿寶，拿了一壺酒，幾個碟子，幾盆幾碗進來，放在一張棹上，即請玉樹在桌旁坐下，天韻一壁斟著酒，一壁指著桌上的菜說道，這幾個碟子，無非是香腸，火腿這種東西，乃是家中現成有的，這是一碗辣子雞，這是一盆炒青蟹，是你五少喜歡吃的，所以留了下來，這小碗中，乃是白汁排翅，是從他們的盆內分了一小塊下來，他們倒吃的殘肴呢，玉樹聽了，也笑道，他們出錢的大老官，倒吃的是殘肴，我不出錢的，倒儘我來先吃，世間上的事，真是不可測料咧。說時，舉杯一飲而盡，拿起箸來，夾了一塊辣子雞嘗嘗，祇咬上一咬，陡的向地上一吐道，這隻子雞，不是小阿闕的身分，已是阿姨好婆的年紀了，這種東西，還是請他們去吃罷，你去替我另外掉一樣好吃的小菜來，天韻笑道，想不到這位吃白食的朋友，還要這樣的揀精揀肥，一壁即命阿寶去掉，一會兒，阿寶笑嘻嘻的，捧了一大盆冬瓜鐘進來，說道，掉來了，五少，你說這樣菜好不好，玉樹道，好極，好極，這是現下的時鮮菜，也是我所愛吃的那碗子雞，他們吃了麼，阿寶道，早已端上去了，我偷偷瞧著他們，見他們每人不到幾箸已是吃得乾乾淨淨，碗底朝天，一個斷命的大塊頭，還舐舐脛舌，不住的說，今天的鷄子真嫩，烹調得也很有味咧，這話一說，倒引得天韻指著他叫斷命，玉樹也捧

頤大笑，說阿寶姐，你真會形容，如果做起小說來，倒也是個能手咧，阿寶含著笑管自退去，玉樹吃了幾杯，又嫌寂寞起來，硬要拉著天韻同飲，天韻道，也好，讓我去到外面，招呼一下，然後假說是出堂唱去了，回到這裏來，陪你痛飲幾杯，至於外面真有堂唱，叫我妹子去代就是了，玉樹連聲稱妙，天韻便走了出去，不到十分鐘工夫，天韻又像花蝴蝶一般，翩然走了進來，問道，快不快，這位斷命客人，還要逼着我唱曲子，我推說喉嚨痛，不能唱，告聲有罪，說是要出堂唱去，就被我逃了進來了，說著，又把外面的那般衣裳一脫，說道，如今諸事已安排妥貼，可以爽爽快快的同你吃幾杯了，即拿了一張椅，靠近玉樹坐下，便你一杯的，我一杯的對飲起來，俗語說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們兩人，確實得上是知己，何況又關於兩性之間，自然要比平常的知己，更來得加上幾倍，所以一杯杯的酒倒下肚去，骨子裏實在是已醉了，面子上却還興奮得很，一點沒有醉意，玉樹更斜睨著他說道，如今酒已是吃到差不多了，你還是唱一齣助助興罷，天韻道，唱大喉嚨，被外面聽得了未免有點不好意思，還是讓我唱一支小曲罷，隨啣了一口茶，潤了一潤喉嚨，曼聲度起十送郎的小曲來，唱一聲郎，就對玉樹笑上一笑，真把玉樹的骨頭笑得有點酥了，魂靈兒也出了竅，好像騰雲駕霧而行，不知到了什麼所在，正在這個時候，忽又見阿寶走了進來，向天韻耳畔悄悄說了幾句，天韻立刻把眉毛一揚道，他也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的，他要走，他拔足就走便

了，何必定要我去送，玉樹倒有些看不過去道，你所說的他，不就請酒的那個客人麼，他今天總算在這裏做花頭，你爲了我，未免太把他冷淡了，如今他既要走，你還要送他一送罷。免得他多說話，天韻這纔望了玉樹一眼，微微嘆上一聲，懶洋洋的，同著阿寶走了出去，玉樹仍管自吃酒，隔了好一會兒，忽見天韻眼淚汪汪的走進來，即向安樂椅中一躺，咬牙切齒的說道，這碗斷命飯，我真不要吃了，玉樹見了他這番神情，聽了他這種說話，好似青天打了一個霹靂，倒嚇了一大跳，忙走過去，問他到底受了什麼人的委屈，天韻恨恨的說道，還有什麼人，就是方纔那個請酒的斷命客人，說我冷淡了他，很對我發上了一頓脾氣，等到脾氣發足，纔恨恨的走了，玉樹道，那麼你和他到底有關係沒有，這句話問後，良久良久，纔見他望了玉樹一眼，含著幽怨之色，低低的說道，怎麼沒有關係，講起這個斷命人來，還是我的頭一個客人呢，玉樹聽了這句赤裸裸，一點沒有諱飾的說話，倒不禁一楞，欲知後事，具閱下文。

第六回 明月伴錦衾鴛盟初訂 狂飆驚綺席嫁訊乍傳

小阿園這兩年來，也漸漸的有些解得人事了，人家拉拉他的手，或是香香他的面孔，他的臉上，總要瑟的紅了起來，而尤使他疑懷莫解的，就是近來那位福建客人對他的那種態度，

那位福建客人，姓凌，喚雪生，是在海軍中當差使的，做了他也有一節多了，每每見了他的面，總是不慙不恥的，露出一種很神祕的笑容。而且時常見那人斜著眼睛。在那裏偷偷瞧著自己，好像恨不得要把自己吞了下去的樣子，可是這凌雪生也有一樁好處，很會在他面前獻小殷勤，什麼手帕咧，絲襪咧香水咧，只要他路露口風，總會半打一打的送了來，又時常邀他同跟局的阿小妹看戲吃大餐，所以一方雖是懷疑他，一方却也併不討厭他，一天，這位姓凌的，又來叫他的堂唱，地點却是西歐旅館，剛巧阿小妹發了痧，睡倒了，他的姆媽，恰又和老姘頭，面對面的睡著吸鴉片烟，正是談得十分起勁，走不來身，倒弄得小阿罔無法可想，便走到煙榻前，向他姆媽請示道，如今凌的來叫堂差，阿小妹又睡倒了，究竟叫誰跟我一起去，我是曾受姆媽吩咐過的，一個人不許出堂唱，所以不敢獨自前去，他姆媽聽了這話，著實沉吟了一下，方說道，阿小妹既已睡倒，粗做的同了去，不像樣子，還是你一個人去罷，小阿罔，老實說，一個人只要自己明白，不上人家的當就是了，有人跟不有人跟，都沒有什麼道理的，第一我要告訴你的你須知道，上海灘上，滑頭麻子多得緊啊，小阿罔應了一聲，修飾修飾，管自去出堂唱，到得那面，却只有凌雪生一個人在房間中，見他走了進來，睜著兩個眼睛，只是向他身後望著，小阿罔倒笑起來道，你這樣的望，望些什麼，莫非有個鬼跟在我的後面麼，凌雪生也笑道，不是的，我是疑心自己眼花，這個監軍式的阿小妹，今天

爲什麼不見他跟在我後面，所以不禁望了又望呢，小阿園道，哦，原來如此，他今天生病睡倒了，所以沒有跟了來，凌雪生一聽這話，頓時喜逐顏開的說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原來也有今天這一天，這真叫做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了，說著，又很得意的，把右手食指，在鼻下揩了一揩，小阿園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阿小妹和你也無冤無仇，非但無冤無仇，而且平日見了你，總是凌大少長，凌大少短，和你很是要好的，你不應該巴望他生病，更不應今天聽他生了病，竟樂得這般模樣，凌雪生道，我和阿小妹，固然說得是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不過他跟我起堂唱來，把你監視得很緊，好像公差押解犯人一般，連一句體己話，都不許我向你說，這未免就結下大仇了，今天他生了病，不能來，真是天從人願，小阿園，來來趁這老虎打盹的時候，我們多說幾句體己話，說著，立起身要來拉他，小阿園却早已在他身旁坐下，一壁向他搖手道，你不要如此寫意，阿小妹今天雖沒有來，却是我的姆媽跟的堂唱呢，嚇的凌雪生把舌頭伸了幾伸，連說好厲害，好厲害，但是他爲什麼又不跟進這裏來呢，小阿園隨口道，他在樓下遇見了一個熟客，要攀談幾句話，怕你等得心焦，所以叫我先進來，他隨後就來的，這話一說，倒害得凌雪生正襟危坐的，一動也不敢動，有好半晌不說話，小阿園瞧在眼中，不禁倒又格格的笑起來道，你爲何這般模樣，莫非見了我的姆媽有些怕麼，所以一聽說他到來，就嚇得如此地步，凌雪生道，我不是早怕他，實在怕見他

那張孤孀臉，小阿圖道，什麼孤孀臉不孤孀臉，你不要罵人了，不過你既怕見他，我不妨就替你畫道符，把他退了去，說著，果像鬼畫符的畫了起來，一會兒，又笑說道，如今你請放心，我已把他退去，不會再到這裏來了，凌雪生這纔知道了他的當，乘勢把小阿圖一拉，說道，我一片真心對你，你倒如此尋我的開心，我可不做，我今天定要同你算算這篇賬，說完這話，就使勁的，拉了小阿圖，到床沿上坐下，這時小阿圖不知怎樣，心頭小鹿亂撞，突突的跳個不了，暗想我心中以為免不了的那樁事，今天難道真要實現麼，難道我就順從了他麼……隔了半晌，只聽凌雪生斷斷續續的向他說道，小阿圖，這是免不了的，不是我，便有別人……我自問對你比別人來得多情一點，你今天不算豈是吃虧……能穀把你奶媽瞞住更好，如果不能，不妨掀開窗子說亮話，我總會滿足他的慾望，不使你有氣受……，小阿圖，你放心，我一生一世不會忘記你……凌雪生雖說了這許多話，小阿圖却露著一副有心事的面孔，只是呆呆的望著他，一聲也不響，最後，始進出一句話來道，事已如此，我只有望你不要把我忘記，但是你真要忘記我時，我也沒有什麼法想，本來我們吃得這碗斷命把勢飯，身子就可任意隨人作踐，原不值什麼錢啊，說到這裏，眼圈一紅，幾乎要哭了出來，凌雪生瞧了，老大不忍，很想安慰他幾句，却聽有人在門上敲了幾下，展著破竹似的喉嚨，喊了聲小阿圖，和樂坊李，頭路張，小阿圖知道是阿富催他去轉堂唱了，忙把淚珠忍著，又把手悄

揩上一揩，應上一聲知道了，馬上就去，然後又唧唧噥噥的，和凌雪生說了一番話，方蓮步珊珊而去，這邊凌雪生三年眉語，一夕恩深，精神上當然愉快的了不得，在床上倒頭便睡，自往虛無縹緲的夢境中，追溫那番樂趣去了……這就是天韻和那客人初次定情的一段事實，當天韻說了「他還是我的頭位客人呢」一句話後，玉樹不免絮絮向他追問，他就攤了玉樹的手，同到床上坐下，後來，又面對面的躺下了，便把這件事，從頭至尾，細細對他說了一遍，不過和我上面這篇紀事，繁簡略有不同，這是因為有自述他述兩種體裁的分別啊，玉樹聽完以後，問道，這件事已隔有幾年了，天韻嘆道，光陰真是過得快，已有兩年多了，玉樹道，他起初既如此看中你，後來也沒有拋棄你，這是從他今天還在這裏請酒這件事上知道的，但是他爲何不爽爽快快的，把你娶回家去，却還忍心留你在這火坑中呢，天韻嘆道，這也不是他忍心，實是他力不從心，老實說一聲，他這個人，良心的確不怎壞，只是有時候有些壽頭壽腦，很足使人惹厭罷了，玉樹道，他難道的確沒有錢麼，天韻道，他是在海軍艦隊中做事的，每月的入款，也有三四百塊錢，只是吃過用過，沒有什麼積蓄，所以要他請請客，是可以的要我把我拔出火坑，却不容易了，我起初還癡心妄想的，望他把我娶回家去，如今知道已是絕望的了，不過無論如何，我的一身，却被他葬送了，如果當時不是他對我不下這種手段，我能遇著好好的一個定情客人，從此脫離苦海，怎會到了今天，還在這裏，拿這殘破

的身子，供張三李四玩弄呢，所以我從前很是原諒他，如今却有些怨他恨他了，不過雖是怨他恨他，爲了最初的這層關係，總還有幾分顧念他，現在已和他訂了約，我至多祇能再等他一年，一年期滿，他如再無力娶我，我可要另行嫁人了，說到這裏，顯出十分幽怨的樣子，兩行珠淚，却早已撲簌簌的落下來了，玉樹一面安慰他，一面又說道，講到嫁人，固然是件好事，不過在這上海地方，滑頭麻子這麼多，要嫁一個靠得住的好客人，却也不是容易，天韻道，這話一點不錯，不過吃我們這碗飯的人，要比平常的人，來的老得快，剛剛還被人喚作小阿囡，一轉眼，早快要做好婆婆了，不趁早嫁人又怎麼樣，所以嫁得好，嫁得不好，也只好聽各人的命運罷，自己萬萬做主不來的了，這時玉樹雖在那裏聽著，却呵欠連連，露出十分疲倦的樣子，天韻那會不瞧見，便道，五少，這都是我不好，無端說了，這許多話，害你聽得也疲倦了，不如就在這裏橫一橫罷，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早把淚痕拭淨，說完以後，又向玉樹嫣然一笑，「最難消受美人恩」，這句詩，玉樹是知道的，對於美人這種特殊的恩寵，那有不惶恐拜受之理，自然點首無言，可是這一橫不打緊，等到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了，玉樹忙把天韻推醒，一同起來，却目不旁瞬的，只是把一雙眼睛盯著天韻，笑嘻嘻的，一句話也不說，天韻倒被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嬌嗔道，你真傻極了，爲何這般模樣，難道，還不認識我麼，玉樹道，不是不認識你，實是偶爾起了一個疑念，疑心昨晚這種事

，一齊都是夢中，不是真的，因為我來的時候，又何嘗預料到呢，天韻笑道，就算是夢中也好，天下的事，那裏一樣不是像做了大夢一場呢，玉樹道，這話遠極，不過我總希望這夢繼續做下去，不要有醒的時候，正在此時，忽見阿寶姐進來說道，五少的汽車夫來了，說是五少昨晚打發他回去的時候，叫他早上十一句鐘來接的，所以已把車子放了來，特來關照一聲，玉樹點頭道，知道了，叫他在外面等著便了，一壁又笑嘻嘻的對天韻道，我這汽車夫，你倒要多賞他幾個錢，否則回得家中去，昨晚這件事，他定要照本直奏咧，天韻輕輕啐了一聲道，這個與我什麼相關，你如果怕你家少奶奶要和你尋事的，還得由妳多賞他幾個錢，玉樹一笑無言，走出院中，乘車回家，不在話下，從此之後，玉樹使常在天韻那邊走動走動，不過和那個凌雪生，却你顧著我，我忌著你，當作避面那尹，倒是相安無事，一天夢梅在龍珠那邊請酒，所請的，無非就是蘭陵，愛蓮，玢人，雪生，小西，玉泉，這幾個熟朋友，蘭陵，小西，玉泉，雪生，四人先到，便湊成了一局麻雀，却把那主人徐夢梅擠出局外，夢梅却也很願如此，正好借此機會，和龍珠到小房間中促膝談心去，玉泉却不肯放鬆他們，常常借些事故，把他們從小房間中喊了出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夢梅也故意向他不依道，玉泉，你這人真不作興，你們四個人，總算湊成一局，已在這裏手談了，怎麼不許我們也談一下子呢，玉泉笑道，我們手談手談，沒有什麼要緊，你們如果談得高興，萬一脚談起來，那可不

是當要的，所以我要預先禁止你們呢，這話剛剛說完，龍珠早飛也似的跑過去要打他，引得哄堂大笑，夢梅道，玉泉，你不要這般高興，讓我飛道符去，把一個人請了來，包可把你收拾得伏伏貼貼，說著，又喚聲快把拆字盤拿來，即鸞鸞的寫了四張局票，乃是尤叫玉兒，周叫素玉，老五跟，陸叫小玲瓏，張叫天韻，立刻發了出去，說也奇怪，這四個人果然就靜了下來，夢梅，龍珠，乘此機會，也自去談心去了，不一會，玉兒，小玲瓏，素玉同著老五，都已陸續到來，只有玉樹叫的天韻，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等久，方來了一個阿寶姐，說是天韻出去買東西了，一回來就到這裏來的，特來關照一聲，免得五少心焦。坐了一回，管自回去，却仍不見天韻到來，因此玉樹心中不高興，面上却又不使怎樣，所以打牌都是懶洋洋的，一會兒，輪著小西做莊，一起手，就有七八張索子，當然因時制宜，做起一色來，幾個轉手，已有一索三張碰在桌上，手內乃是二索三張，四六九索各一對，外靠一張七索，不過九索已是絕對，只要四六索隨使那張來碰，或是五八索吃一張，都可聽得張，誰知打了不少時候，只見五八索，紛亂的在對家和下家打出，自己或上家一張也輪不到，四六索更是絕蹤，看看桌上的牌，除了公墩之外，却只騰上近十墩，不急暗暗着急，私全完了完了，不想這們的一副好牌，竟會落得一場無結果，真是天也命也，正在此時，又見他下家的張玉樹，懶洋洋的拿起一張牌，向桌中一放，却是一張絕八索，更使他倒抽一口冷氣，誰知

這時蘭陵正坐在對面，却聽張已久，正在那裏看人家的牌，忽笑嘻嘻的對玉樹說道，想不到天韻的魔力真大，天韻不來，你就會如此精神恍惚，上家打的這張七萬，你吃了就可聽張，爲什麼熟視無睹，不去吃他，玉樹聽了這話，忙向手中的牌一瞧，連說該死該死，這張牌果真是要吃的，便把八索回在墩上，取出八九兩萬，把這七萬吃下，打出一張二索來，小西，輕輕喊了一聲槓，即去取那槓張，却是一張四索，這時心花部怒放了，外面却一點不露，絕不躊躇的，打了一張九索出去，這時玉樹也不抓牌，就把墩上那張八索，推翻在桌上道，真是討厭，這張八索，已二次到我手中了，想來不會有人要的，小西笑嘻嘻道，對不起，我要大家也不以爲意，等到翻出牌來，方知是一副索子清一色，一算和數，原有二十八和，買十和，頂十和，共是四十八和起番，三番共得三百八十四和，他們打的半么百，外加一二三四橫子，每人應解四十二元四角，玉樹同著蘭陵，一面把和錢驛出，一面露著一副尷尬面孔，相視而笑，玉泉却氣憤憤的說道，這都是你們兩個不好一個翻了牌，還要回上去吃，一個又要先看牌，又要多說話，輸錢都是應該的，却連累我鄉鄰裏薄粥，真有些不值得啊，這時夢梅也已走出小房間，正在旁邊看牌，笑道，這纔叫做報應不爽，方纔你太高興了，現在也應教你懊喪一下啊，大家不免又笑了起來。從這副牌起，小西的牌風，竟爾大盛特盛，等到八圈打完，結起帳來，竟贏至五底以上，這時其餘的客人，也都陸續到來，有的買了票，有的

碰了四副頭，邊務總算完畢，只有一場撲克尙未完場，却已替他們留下一席了，夢梅便吩咐擺席，相偕入座，大家叫的，無非是幾個熟堂唱，一壁使開起酒來，只有玉樹心中很是惴惴不安，也無心飲酒，好像已得了一個預兆，知道天韻今晚一定不見得會來，轉眼間，別人叫的堂唱，已來了不少，天韻仍是蹤跡杳然，却見一個相帮，拿了一張局票，走近房門口，叫了一聲二小姐，即見龍珠的姆媽走了過去，和那相帮低低說了幾句話，就接了這張局票，向他的座前走了來，心知事情不妙，不勉勃勃的跳了幾跳，那龍珠的母親，這時却早已到了他的跟前，慢條斯理的說道，五少，方纔相帮去叫堂唱，聽說天韻已除了牌子，房間中也沒有什麼人在那裏，所以叫不著，特來回報五少一聲，玉樹一聽這話瞪著兩眼眼睛問道，怎麼說，龍珠的母親只得又複述一遍，只見玉樹直著兩個眼睛，從座中跳了起來尖聲喊道，怎麼說，他已除了牌子麼，爲什麼昨天他沒有對我說，今天阿寶姐也沒有對我說，啊呀，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說到這裏，氣憤到了極點。像欲暈了過去的樣子，隔壁的小西早已瞧見，想要用手扶他時，却又見他把牙齒很很咬上一咬，似又把精神振作起來，一揮手，把坐椅推了開去，帽子也不戴，馬褂也不穿，飛也似向房門外奔了出去，大家都說玉樹瘋了，玉樹瘋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七回 室邇人遙微波安托 車來轍往信使交馳

張玉樹發瘋也似的，一口氣奔到外邊，他自己的汽車，本停在那裏，便上了汽車，向汽車夫吩咐了一聲汕頭路，車即風馳電掣而去，轉瞬間，已到了汕頭路，他即急急的下了車，逕入天韻的院中，到得樓上，冷清清的，連鬼都不見一個，不覺暗自嘆嘆，天韻沒有走的時候，每次來打茶圍，大房間，小房間，總是坐滿了客人，不是天韻早替他預備下一間特別密室，幾乎無容身之處，真是盛極一時，熱鬧的了不得，想不到如今天韻一走，就一個人也不來了。冷清到如此地步，而且他每次來時，祇要天韻是在院中，一聽說他到來總是盈盈的走來迎接他，擁著倩笑對著他，如今玉人不知何處去了，這種盈盈的蓮步，溫溫的倩笑，當然也瞧不見了，又有誰來迎接他呢，再進一步想上去他這飄然遠引，定是嫁了人了，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似路人，此世不知尚有相見之日否，正在暗自出神，忽有人在他肩上一拍，喊了一聲五少，倒不免嚇了一跳，連忙向那人瞧時，原來乃是替天韻擋帶擋的阿金姐，便脫口問道，天韻呢他現在在那裏，阿金姐道，他在……他已出了院中了，五少，事情長得很咧，我來講給你聽，說著，便讓玉樹坐了，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就滔滔汨汨的說起來道，五少，天韻有個定情人姓凌的，他大概已經對你說過，你想來也已知道了麼，玉樹把頭點點，不說什麼，阿金姐便又續下去說道，這個姓凌的，對於天韻很是癡心，所可惜的也是一個窮光蛋，手中拿不出什麼錢，所以屢次說要討他回去，屢次沒有成功，後來，見天韻做討人，

實在做得苦不堪言，便想在天韻的姆媽手中，先把他贖了去再講，然而湊來湊去，只湊上了五百塊錢，你想這五百塊錢够什麼用呢，這時我正在那邊，和天韻很是說得來，一曉得了這件事，還是我和阿珠姐攔下了一筆款子，又請一位姓朱的律師出場，和天韻的姆媽去講盤子，纔算把這件事弄成，於是天韻脫離了他的姆媽，居然獨立門戶，自己做起生意來了，幾節下來，靠了他這塊老牌子，生意總算不錯不過他這個人，手臂太闊，很會用錢，實骨子結算起來，還是要虧空的，所以我二人身上，少說一點，前後共搨上有四千多塊錢了，玉樹道，這個我倒有點知道，他曾把這件事略對我說過的，但是現在他究竟到了那裏去，莫非那姓凌的已籌足了一筆款子，還清了你們的錢，把他討了回去麼，阿金姐笑道，這句話只算猜着了一半，五少，你莫性急，且讓我說下去，這一陣你五少在這裏走動得很勤，大概已被姓凌的知道了，所以他發極的了不得，生怕被你搶了去，覺得須要想法子，再也不能把天韻放在這裏了，今天一早，他忽然到這裏來，硬要逼天韻收了牌子，不再做生意，天韻起初有點不肯，後來不知怎樣被他說動了，居然也答允下來，這在我和阿珠姐，却無法子可以阻止他，只要他們把錢還清就是了，玉樹忙問道，那麼，他已把錢還清了你們麼，阿金姐笑著搖搖頭道，那有這樣容易，只留下一句說話，說是五日之內，定把借款還清，不過照我瞧來，這事應危得很，他那裏有力量能籌得這筆款子，因為他如果真有力量的，早把天韻娶了回去

，何致因循直到今日呢，玉樹道，如此說來，你却擔上了風險了，可是我倒想不出，你怎會答允下來，輕輕易易的，就把這塊牌子除了下來的，阿金姐道，五少，你不知道，這姓凌的最是蠻橫不過的，動不動，就要打人，我最是怕他不過，所以不敢不答允，不過他蠻雖蠻，到底是場面中人，而且離不了上海這個地方，天韻又是最講交情，最愛面子的，料想決計賴不了我們這幾個錢，老實說，五日之後，如果不能把這筆錢還清，天韻怕不仍要回到這裏來做生意麼，到了那時，姓凌的只能怪自己不好，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所討厭的，那個小脚色，這一節已贖了回去，這兩天有人叫起天韻來，竟沒有人代出堂唱，就像剛纔我只走了走，那叫天韻的局票，竟是，……玉樹聽到這裏，不等他說完，忙又問道。那麼天韻如今究竟住在那裏呢，阿金姐道，他就住在品香飯店八十一號，玉樹聽了這話，不覺略略露些笑容，喃喃的說道，他住在那裏麼，好好，我要去瞧瞧他，說著，立起身來就走，阿金姐却在後連連說道，五少，你還是不去爲妙，姓凌的也在那裏，不見得肯見你呢，玉樹好似沒有聽得，頭也不回，管自走下樓去，到得門外一輛汽車，飛也似的，開到品香飯店停下，那八十一號，是在二層樓上，玉樹問明以後，就走上樓去，一會兒，他已在八十一號門外了，然而屢次想舉起手來叩門，總覺鼓不起來這股勇氣來，不覺暗自恨恨道。我這個人，爲何如此怯懦，他不在裏面麼，我只要把門叩開，就可以和他說話，隨便什麼話，都可以向他問個明白！

，正在這個當兒，忽有一種噴笑聲，從門內傳了出來。他細細側耳一聽，這輕情的笑聲，分明是天韻所發，除了他沒有誰，另一個人一壁笑著，一壁說着話，雖是說的上海話，却帶着福建口音，這大概就是那姓凌的了。他一聞得這種笑語聲，不由得擬想到他們那種愛好的形狀，這扇門雖是關著，却好似洞開了一般，只見天韻正坐在姓凌的懷中，面對面的偎著，談談笑笑，快樂無比呢，一時間，氣得他四肢都軟棉棉的。似要癱化在那裏一般，再也鼓不起勇氣叩門了，這時却有一個茶房走了過來，很懷疑的，向他望了一眼，問道先生，你要找什麼人，這一問，聞得玉樹很是難為情，疑心他已瞧穿了自己的秘密，忙把精神振作一下，搭趣著道，我要找一個姓般的，不知住在這裏不住在這裏，茶房道，這八十一號裏住的是姓凌的，沒有什麼姓般的，玉樹道，這大概是我把房間號頭弄錯了，我且問你，可有姓般的福建客人，住在這裏，茶房想了一想搖搖頭道，在這二層樓上，沒有姓般的，你且向下面問問去，玉樹只得假意謝了一聲，走下樓去一到門外，却又立著不肯走，只是呆對那屋子出神，暗想我現在和他，雖是咫尺天涯，不能視面，然而他的踪跡，不出這屋子，我總還知道啊，萬一他如果真是嫁了這姓凌的，那是天南地北，無可踪尋，再也不會得到他的消息，再也不能同他見面了，同時，又存了一種僥倖之心，希望他或在此時，竟闖然走出門來，那還可圖個最後之一面，和他講上幾句，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的，忽又抬起頭來，希望上面或者開著了

窗，他正在窗中望著，就可招呼他下來咧，不料如花之靨沒有聽見，却聽得一個人，粗聲粗氣的，喊了他一聲五少爺，倒不免吃了一嚇，一瞧原來乃是他自己的汽車夫，以爲他在尋車子，特他關照一聲呢，便沒精打采的，跟他走到車前。剛剛踏上車子，一個念頭一轉，忽然想著他那位七姑母了，暗想我那七姑母，雖是一個女流，然而講到本領，實在是大得了不得，凡是關於男女相悅這一類的事情，無論弄到糟得怎樣地步，只要他從中爲力，無不絕處逢生，如今這件事，何不去求求他呢，想到這裏，不覺面露笑容，立刻吩咐汽車夫，向靜安寺路萬國總會行去，原來這位七姑太太，生平最歡喜的，就是賭錢，武如牌九，搖灘，文如麻雀，撲克，沒有一樣不要來一下子，這萬國總會，差不多是天天到的，有人要去找他，別處或者找不到，只要到這地方去，包你一找就可找到，玉樹也有幾次，曾隨他去過，所以門徑頗熟，到得那面，不待通報，管自走了進去，走到一間精室中，果見他那位七姑母，同著一班人，正在那裏打撲克咧，一見了他，很高興的對他說道，玉樹，你怎麼了麼，我剛纔三掉兩生進，被我掉得了一副最大同花順子，這位王先生起手的四個九點，竟被我吃癩了，你道，有趣不有趣，說著，用手向對座一位八字鬚，外國裝的先生，點上一點，叫見那位先生，把頭搖搖，連連縐上幾縐眉兒，玉樹知道他那位七姑母，對於賭錢一道，最有一種迷信的，在這風頭好的時候，萬不可去向他打岔，一打岔，牌風萬一轉爲不好，一定要怪人的，可是拿

到大同花順子的，照例要打十六副傑克撲，這一來至少須靜靜的，等他把這十六副傑克撲打完了，所以聽了這話，一壁勉強裝出一絲笑容，讚上一聲姑母好手氣，一壁却暗暗發愁，道：「糟了糟了，這十六副傑克撲，不知打到何時方可完畢，這真是急驚風碰着了慢郎中了，好容易，這十六副傑克撲總算打完，玉樹再也忍耐不住了，只得開口道：姑母，我有幾句要緊話，要和姑母談談，不知能否歇歇手，請人代替一下，這時這十六副傑克撲，也把七姑太太打得有些疲倦起來，不如先前這般的興高采烈了，一聽玉樹這話，便向立在後面的一位白面書生道：張先生，你來替我代一下子，一壁便立起身來，即同了玉樹，來到一間密室中坐下，兩個眼睛，先向玉樹臉上，骨碌碌的打了幾個轉，說道：玉樹，你自己須要當心，我瞧你的氣色，很是不對啊，我且問你，你這般急急匆匆的，到這裏來尋我，到底爲了何事，快些替我說來，玉樹便把這事的始末情形，對他說上一說，末後，又露求助於他的意思，七姑太太聽完，笑道：「傻子，這件事，他們一個願嫁，一個願娶，總算已經定局了，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無論我本領怎樣大，這件事却有些幹不來，只好敬謝不敏了，玉樹見他不肯答允，心中很是着急，這一急，却急出一個計較來了，忙道：姑母，不是如此說，現在請姑母注意於這一點，就是那姓凌的，如果真要把天韻娶了去，須立刻拿出四五千塊錢來，可是我知道那姓凌的一定拿不出，如此一來，這事雖已定局，却有些動搖了，如今我情願拿出這筆錢來

，或者再多些也不要緊，所苦的，只是沒有人能到天韻那邊，去放這個風，姑母素來人頭很熟，定能替我想得一個相當人物呢，誰知這番話，仍不能把那七姑太太說動，又聽他叫了一聲傻子，笑著說道，玉樹，不是我定要向你攔什麼姑母的款式，只是有幾句話，萬不能不向你一說，像我們這種人家，有的是錢，討幾房小老婆，原不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拿錢不當是錢，定要和人家去吃抖，也未免有些不上算，老實說，在這上海灘上，美貌的婦人也多極了，你有錢儘可討幾個進門，何必定要討這天韻，我勸你止了這條癡心罷，玉樹苦笑著說道，姑母有所不知，我和這天韻，也真是前世有緣，不要說十日八日了，就是此刻，只有一天沒有和他見面，心中已是萬分難過，怎好讓他給人家討去呢，姑母，你救救我罷，不然，我這條小命，恐怕要不保了，說著，好像要向他跪了下來，七姑太太見他如此可憐，也不免軟了心，忙道，玉樹，休要如此，人却已替你想得一個，就是那電影明星梅姑，他是和天韻最要好的小姊妹，教他去，一定可以達意，如今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明日來聽回音，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替你辦好就是了，玉樹聽了這話，喜得謝了又謝，也就自回家去，靜待好音，這邊七姑太太，倒也很當作一件事做，等到撲克打完，結算了賬，就一輛汽車，到梅姑住的地方去，梅姑同了他的權夫白鳳生，租了人家一個樓面住著。七姑太太也曾去過幾次，所以下了汽車，走進那面屋子，就一直向樓上走去，誰知到得樓上，却見房門已是關上了，暗想

怎麼睡得如此早，照例，做得電影明星，當此良夜，應在交際場中走走啊，好在他和梅姑是很熟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門上叩了幾下，良久，方聽一個人很驚皇的問道，是誰，七姑太太知道這是白鳳生的聲音，忙道，白先生，是我，梅姑在家麼，白鳳生道，不在家，出去了，說著，寂然，却不走來開門，七姑太太道，白先生，請你開開門，我有幾句話要問你，那白鳳生，好像很高興似的，隔了半晌，方開的一聲，把門開了半扇，却把身子擋在中間，似乎不願把室內的情形，讓人瞧了去，但是七姑太太何等眼尖，早有個倩影兒，映入他的眼簾，暗想這不是梅姑的小姊妹，電影明星杏姑麼，怪不得外面要有種種謠言，實在他們也太不避嫌疑了，一壁就含笑問道，白先生，也知梅姑現在什麼地方，我有事要找他，白鳳生沈吟道，他今天雖有好幾處宴會，却不見得多到，不過太平洋這一局，是不能不到的，他此刻大概總在太平洋，你不妨去找找看，七姑太太謝上一聲，走了出來，誰知到了太平洋一問，又撲了個空，說是到卡爾登跳舞去了，到得卡爾登梅姑沒有碰著，却碰著和梅姑相熟的人，問起梅姑，說是剛剛前腳後脚，同著一班人兜風去了，七姑太太暗想今天好不湊巧，連走幾個地方都不碰到，不過像梅姑這個人，在交際場中，總算是活動已極，不愧是個電影明星，但是他如景知道，當他在外面遊樂的時候，白鳳生却乘此機會，在家中和人幽會，他一定要覺得很不合算咧，想到這裏，不覺微微一笑，旋又想到，他這一出去兜風，不知是在曹

家渡，還是在北新濶，那是沒有法子可以追尋了，只好明天講罷，隨即匆匆出了卡爾登，回到愛文義路的住宅中，剛剛走進家中，忽見管門的興貴，迎著他說，有位女客，正在客室中等著他，一時倒想不出是什麼人，等到走入客室一瞧，不禁輕輕喊了一聲奇怪，原來就是那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梅姑咧，忙向他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我方纔到過你家中，太平洋，和卡爾登，什麼地方都找遍了，却沒有找見你，只見梅姑向他點上點頭，笑盈盈的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爲著天韻的事情，特地和你來談談的咧，七姑太太一聽這話，不禁又脫口喊了一聲奇怪，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八回 黃金用命奪得美人歸 大難臨頭拋却情婦去

梅姑這回來，到七姑太太這邊，原是受了天韻之托，因爲天韻起初被姓凌的逼著，把牌子除去，以爲他定已籌有辦法，心中倒也十分高興，這碗把勢飯，本來吃得有點討厭，從此可以脫離苦海了，誰知到了旅館，細細向他一問，方知還同雲裏霧裏，事情一點沒有着實，不免着急起來，心思如今這牌子已是除去了，然而阿金姐阿珠姐都不是什麼好人，五日之內，如果不能把這四千多塊錢還他，那肯放我過門，嫁人的事當然不能談起，到了那時，怕不要低首下心，仍舊跟着他們回去，重操這賣笑生涯，但是我這牌子一除去，外面一定都知道了，

如今再要回去，不要被人把下巴都笑去，我怎能受得住呢，想到這裏，着實焦急了一會，忽然想起了玉樹，家計素來很好，和我有上關係，雖還不到多時，然而彼此相識，却快近三年了，大家的脾氣總算能彀知道，很可以合在一起，我何不使個移花接木之計，在他那邊想法子，這不是可免得再去吃那碗把勢飯麼，主意一經打定，知道小姊妹梅姑，素來和玉樹的姑母很接近的，不妨請他去作說客，便暗暗打了一個電話，把梅姑請了來，背着姓凌的，偷偷把這話說了一遍，徵求他的同意，梅姑倒也很贊成他這計畫，併說道，妹妹，你這主張甚好，我們這種人，若是吃虧的了，不嫁人便罷，嫁起人來，總要揀一個家計好一點的闊老官，風風光光的，寫寫意意的，過他下半世，不怕妹妹動氣，我要說句放肆話，像你這姓凌的簡直是個窮鬼，連四五千塊錢都不能爽快快的拿出來，手頭拮据可知，將來嫁了過去，一定沒有什麼好日子可過呢，講到那小張，我在你生意上，會和他見過一面，相貌倒也不見得怎樣，人是漂亮極了，到於家計，聽說很是不錯，一萬八千，是不放在心上的，像你妹妹這們很紅的牌子上先生，必得嫁了這種人，纔算不會辱沒……！好好，我和他那姑母七姑太太，是很熟的，讓我替你說去，天韻聽了，當然向他托了又托，謝了又謝，梅姑也辭了出來，所以在幾個應酬的地方，略略走上一走，便到愛文義路，來找七姑太太了，一言敘明不提，再說梅姑見了七姑太太，便把來意說明，七姑太太很是歡喜，他把玉樹托他的一番事實，照

實說了，梅姑笑道，這真稱得是心心相印了，這邊正在請青鳥使，那邊也在找傳書郵，事情竟湊巧到這般，這一來，可便宜了我們兩個人，總算撮成一件好事，現現成成的，有十八隻半謝媒的蹄子到手呢，七姑太太也笑道，你休要這般起勁，當心將來打梅醬，這話一說，倒說得梅姑也格格的笑起來了，當下便由七姑太太一力承當，所有天韻名下一切欠款，准由玉樹擔任清償，梅姑得了這句話，知道事情已是千穩萬妥，即興辭而出，到了第二天，飛也似的去告訴天韻知道，一則可使他歡喜，二則可使他放心，這邊玉樹當晚也在電話中，由七姑太太告訴了他，得知了這個好消息，喜得什麼似的，很起勁的說道，姑母，這事真難為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喜歡吃什麼東西，白木耳呢，燕窩呢，還是蛤士膜呢，讓我教他們送這幾擔過來，七姑太太啞道，你別向我搗鬼了，誰希罕吃你這些東西，你還是趕快安心睡覺，明兒早些到我這邊來，還有正經事情要辦咧，到了明天，玉樹便到七姑太太那邊去，誰知事情又起了波折了，原來天韻得了梅姑的回音，自是歡喜，暗地忖度一會之後，知道這件事須得知姓凌的說明，併須得他同意，萬萬不可把他瞞在鼓裏，因為一時就算能把他瞞過，借個名兒，逃出這個旅館，然而姓凌的，性子何等毛豹，萬一被他探知詳情，將來後患無窮，自己和玉樹，不要想在上海，再能安安逸逸的住下去呢，因此乘個機會，把這苦衷，委委婉婉的，向姓凌的說上一說，誰知姓凌的沒有把話聽完，托地跳得八丈高道，這是什麼話，想不到

你竟會變了心，老實說，我早已打下主見了，我能籌得款項，把你討了回去，那是再好沒有，如果不能，我身邊現成的手槍，先一槍打死了你，再一槍把我自己打死，豈不直截爽快，至於你要想嫁別人，我也能眼睜睜的，瞧別人把你娶去，這是今生今世休想，說着，用手又向腰間指指，是說手槍就在這裏呢，天韻聽了，倒併不怎生氣，祇冷笑道，你能把我打死，那是好極，我本來活得有點不耐煩了，不過你的前程很是遠大，竟也要把自己打死，我替你想來却有些不上算，而且我們做妓女的，是何等低賤的，你爲了我一個低賤的妓女，竟要把前程拋去，把性命犧牲，這更有些犯不着啊，姓凌的狂笑道，什麼不上算，什麼犯不着，我能和你同死，那是心甘情願的，說完，又把胸前拍上一拍，似乎很願把這慘劇，立刻實地試驗一下呢，天韻見了這種神氣，知道他脾氣已上，不能再和他說下去，也就把嘴唇鼓得高高，躲過一邊，隔一會兒，乘一個空，便打個電話給梅姑，把這番情形告訴他，梅姑當然前去轉告七姑太太，不料玉樹已到，聽見了這樁事，也托地跳起來道，這是什麼話，姓凌的有錢能討天韻，那就讓他討了去，我是半個屁也不敢放，不能的，就得讓別人，如今他自己既無力量能討，又要霸阻人家從良，而且還要逼着個心不向他的人，和他同命，這算什麼路數，這上海，併不是什麼野蠻地方，也是講法律的，豈容他如此妄作妄爲，我姓張的一定不答允他，梅姑忙向他勸道，張先生，你何必如此動火，這也不過說說罷了，人命關天的事情，

覺真能由得他如此。老實說，不但你張先生不答允他，就是我們，也不答允他，玉樹接着又憤憤的說道，我這個人最是喜歡負氣的，他如和平一些，我也沒有話說，偏是他這般強硬，倒把我大少爺的脾氣激動起來了，情願掙氣不爭財，老實說罷，他要霸阻天韻從良，那是萬萬辦不到的，如果因他在天韻面上，曾用過幾調錢，當天韻贖身自立的時候，他又拿出過五百塊錢來，後來又陸續給過些錢，未免有些冤枉，那我可以照數歸還他，只要他開口，沒有不可商量的，當他說得起勁的時候，不免又跳着脚，把那姓凌的，狗血噴頭的罵上一頓，他們二人，這麼你也跳脚，我也跳脚，却爲難了梅姑這箇中間人，但是爲了和天韻交情很厚，又受了他的重托，無論如何，一時啣不去這個責任，只得奔來奔去做好人，說好話，又請了姓凌的兩個好朋友出來調解，纔把條件弄妥，所有天韻名下借欠各款，除由玉樹擔任清償，另外還貼還姓凌的二千多塊錢，再加上各種開銷，總計要達八千之數，這在常人看來，或者以爲是個巨數，然在玉樹此時眼中，除了天韻，簡直沒有天地，沒有世界，只要能把天韻娶了來，就已心滿意足，不要說是八千，就是八萬，也是心甘情愿出的咧，閒言休絮，却說姓凌的把天韻讓給玉樹，豈是甘心情願，然而自己既無力量能討他，什麼一槍打死天韻，再回手一槍打死了自己，也不過空口說說罷了，事實上萬萬辦不到，細細一想，除了退讓，別無辦法，所以也只好釐着一口氣，併瞧在銀錢面上，接受了這個條件罷，當要分離的時候，天

韻迴想起這幾年來姓凌的待他的情分，的確不能算壞，併在某一點上，到底比別人的關係，更要來得兩樣一些，如今竟要離別，而且這種離別，既可稱之生離，也可稱之死別，今生今世，再也不能見面的了，想到這裏，老大有些不忍，緊緊的握着姓凌的右手，着實露着依依不捨之色，而瑩瑩的熱淚，也包滿在兩個眼眶中，良久，良久，始把牙齒用力咬上幾咬，從喉嚨底迸出幾句話來道，我要去了，你此後千萬不要念着我，只當我這個人已經死去就是了，我去了，你要好生保重，這句話還沒說完，兩行熱淚，再也在眼眶內留不住，撲簌簌的落了下來，一奪手，離了姓凌的，開了房門，飛也似的走去了，當天韻握手叮嚀的時候，姓凌的只是瞪着兩個眼睛，呆呆的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能說，直到大韻走出門外。方如大夢初覺，尖着喉嚨喊起來道，天啊，這樣的個美人兒，我怎能讓他嫁給別人呢，我難道爲了幾千塊錢，就生生的把他賣去了麼，那是一定不可以，一定不能毀，一壁喊着，一壁想要開門追了出去，正在此時，門開處走出兩個人來，却是他那兩個要好朋友，即挽着了他們。向他勸道，萬事須要看開一些，不要如此，你如果再這般胡鬧下去，說不定要鬧出笑話來，那反爲不美呢，姓凌的仍尖着喉嚨喊道，這本來是椿笑話，你想，我爲了幾塊錢，就生生的把他賣給別人，這不是椿笑話麼，如今我也無顏活在世上，不如把自己打死了罷，說着，要伸手去掏那手槍，嚇得二人不知所措，好容易，纔算把他勸住，然而究因興奮過度，轟的一聲，這

姓凌的，竟暈倒在地了，慌得二人你攙我扶，把他車送醫院醫治，不在話下，如今我却要拋去了這個孤孤獨獨的可憐蟲，回過筆來，把這場得勝的張玉樹，紅鸞照命的天韻，寫上一寫了，却說天韻離了品香飯店，就到七姑太太家中去住下，玉樹已在葛羅路看定了一所房子，作爲臨時金屋，擇定一個吉日，預備把他娶了過去，他的那班熟朋友，像蘭陔，夢梅等，自從那晚見他發瘋也似的命了出去，有幾個人馬上跟着出去瞧看時，却已蹤跡全無，很是替他擔着心事，這一晚的一席酒，也就吃得很不高興，草草而散，後來，四處打聽，也打聽不到什麼消息，恰恰李杏卿也住在葛羅路，直待玉樹那天去看房子，遇見了他，方知詳情，忙去轉告一班朋友，不免又是替他歡喜，便集成一個公份，預備大鬧特鬧一下，到了那日，不用什麼繁文縟節，由玉樹駕了一輛汽車，親自前往迎接，這也是玉樹特別的一種怪主張，算是表示十分親愛，二人向七姑太太拜謝之後，就雙雙走出門來，玉樹把天韻扶上了汽車，並肩坐下之後，不由的心花卻怒放了，暗想這一下子，總着實了，這個美人兒，今後總永永的屬於我，再也不會被別人搶去的了，同時，却又深深的噓上了一口氣，天韻詫問道，你爲什麼要嘆氣，難道見了我有些不樂意麼，玉樹一壁開着車，一壁含笑答道，那有此話，對你說罷，這不是嘆氣，乃是嘯氣，我這口氣，自從那天席上，聽得你把牌子除去的消息，就鬱結下來，直到如今，得和你同車歸去，方始大大鬆動，透了出來現在心胸間覺得很是爽快呢

，天韻笑着打他一下道，你又說傻話了，我不信有鬱結得這麼久的一口氣，玉樹却不回答，又向他望上幾望，心想金錢的魔力真是了不得，我出了八千金的代價，居然把他娶了回去，否則這口氣真有些透不過來咧，然而我幸而還有這八千金，否則不是要眼睜睜的聽他嫁給別人麼，而姓凌的，就爲了沒有此數，只好歸於失敗，我如果和他易地而處，心中要不知怎樣的難過呢，一想到這種事情，臉上不覺顯出呆木的樣子。天韻早已一眼瞧見，忙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道，當心車子闖禍，不要瞎想了，你到底想些什麼呀，玉樹被他這一拍，方拍得好似夢中醒了過來一般，暗暗也覺好笑，忙支吾道，沒有什麼，祇想着我們未來的種種樂趣呢，一會兒，到了新屋中，這天滴是星期日，他的那班朋友，都沒什麼事情，早已候在那裏，一見天韻進來，爭起着喊新嫂嫂，天韻本來張大少，李二少，嘻皮笑臉，和他們鬧慣的，如今見他們換了一種稱呼，又對於自己，裝出一種十分莊敬的樣子，倒覺得有些羞答答，一壁不免一一招呼，等到見禮已畢，便由玉兒，龍珠，這一羣姊妹花，擁着到樓上去了，一會兒，開席了，雖是吃的我國菜，却採取每人每的款式，和吃大餐差不多，用許多桌子，排成了一個口字形，大家圍坐在一起，而且每人帶了一個相知，一對兒，一對兒，間了坐着，妙女俊男，相映一座，別有一番風韻，所以吃的時候，覺得十分熱鬧，席前，又是什麼戲法，蘇灘，木人戲，一班班的輪演着，更是錦上添花，玉樹並着天韻，坐在正中，左顧

右盼，得意非凡，誰知在這當兒，忽有一派哭聲，從左隣傳了過來，大家不覺一愕，夢梅側耳聽了一聽，說道，這是婦人的聲音，不是哭丈夫，定是哭姪頭，大家問他何以知道，夢梅道，這哭聲十分哀切，並且一點不見作僞，除了這兩種情形以外，怎會如此呢，蘭陵道，看你不出，倒是一位大偵探，竟能辨聲而知情，杏卿道，蘭陵，你不要這般鈍他，他的話倒猜得是很對的，隔壁的事情，我知道得很詳細，他那裏的主人翁，是一個甯波人，在報關行中做事的，相識了堂子中一個娘姨名喚小妹的，彼此十分要好，但要娶了過來時，祇因那小妹的母親是個著名辣貨，條件很是苛刻，所以沒有成功，這一會，這甯波人病倒了，小妹得了信，便連忙趕了來，衣不解帶的，伺候着這病人，足有三星期之久，然而不幸，這甯波人終究是死了，那小妹真是哭得死去活來，後來，也只得仍舊回到生意上去，可是每隔數日，或是逢著做七，總要來痛哭一場，甯波人的闔家，同着那左隣右舍，見了他這種情形，都是十分感動，此刻大概又是他到來，哭他那知心着意的情郎了，夢梅聽完以後，很感慨的說道，這甯波人，在青樓中，得了這麼一個知己，死也可以瞑目的了，他雖沒有娶得那小妹的身子，但小妹的那顆心，却完全是歸他所有的了，上海灘上，儘有一班闊大少，花了無數的錢，把自己心愛的妓女硬娶了來，也不問對方真的願意不願意，但是結果，只買得他的身子，不會買得他的心呢，……正說到這裏，忽見蘭陵徬徬的向他使上一個眼色，纔知道自己一時說得

起勁，竟說溜了口，連犯上忌諱都沒知道，幸喜玉樹這時正和別人談天，似乎沒有聽得這一番話，忙搭趣道，想不到風塵中，竟有這麼一個多情的人，我倒要前去瞧瞧，是怎樣的人物，說着，立起身來，向外就走，愛蓮，蘭陵等三五人，也哄然跟在後面，到得那邊門前，只見大門洞開着，似在那裏做七，一個婦人，伏在靈座旁哭着，真是哀切動人，哭了一會，那婦人略略仰起臉來，吐上一口痰，却被衆人窺見了半面，覺得面貌長得不怎樣好，而日年紀也已很大，不料正在此時，忽聽得有人失口喊了聲喚，忙向那人瞧時，却是愛蓮。壁喊了聲喚，一壁又向那婦人呆呆望着，露着驚詫的神氣，倒弄得衆人莫名其妙，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九回 駿馬爭牽欣瞻勇士 千金偶擲浪得狂名

衆人忽聽見愛蓮喊了一聲喚，又呆呆向那婦女望着，倒弄得莫名其妙，忙向他問時，他搖手道，我這一喊併非無因，事情是有一段的，不過在此不便說，停會再講罷，衆人也不再問，一窩蜂的，又回到張家，入席吃酒，蘭陵却又私下向愛蓮問道，方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難道認識這個婦人麼，愛蓮笑道，前兒有一次，我到西大旅館來找你，敲錯了別人的房門，鬧上一個笑話，我不是會對你說過麼，這個婦人，就是那邊房間中的一份子，什麼阿屈死，曲辮子，當時着實被他罵上過幾聲，還有一個，却是個很粗鄙的寧波老，大概就是這死鬼了。

，今天想不到會又在此處遇見他，所以我覺得很是詫異呢，蘭陔道，這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愛蓮道，而且爲了他，此刻我倒很起了一種感想，像這婦人同這寧波老，我雖未見了一面，然而知道他們原是粗俗不堪的，萬不料他們二人間，却有這麼一番纏綿的情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真無論是誰都想不到的呢，蘭陔道，你這話才是皮相之談了，本來情的厚薄，其關鍵絕不在人的文雅與粗俗，我要說句沉痛的話，表面：越是文明的人，他的情越是淺薄，表面上越是粗陋的人，他的情越是深厚，所以在目下這種文明社會中，無論是男是女，要找出個多情種子來，很不容易辦到呢……大家吃了一陣，也就散席，却又你拉我，我拉他，組織起幾場牌局來，預備休息片時，晚間再行鬧酒，不在話下，這邊夢梅因爲報館中還有點事情，須得去走一趟，所以沒有人局，拿了帽子，剛要走時，却又被龍珠拉住了，唧唧噥噥，說上好一番話，夢梅只是連連點頭，連連答允道：好好，你放心，我總替你想法，等得別了龍珠，走出門去，坐在車子上，一路不住口在那裏盤算，良久良久，忽舉起一隻右足，在車上用力一蹬，欣然說道，我就是這個辦法，這是最好的一個所在，真可取之不盡，用之無竭呢，那車夫倒被他嚇了一跳，忙回過頭來，問他可有什麼吩咐，夢梅纔纔知道自己想心事出了神，倒很覺得有些難爲情，只得回答說，沒有什麼，你儘管向前拉就是了，一會兒，已到報館門前，夢梅逕自走入館去，栗碌料理各事不提，過了幾天，江灣又跑馬了，

夢梅便去約了蘭陔回去，原來他們二人，對於買跑馬票，都是很着迷的，差不多不論上海江灣，每逢跑馬，他們總得到場，等到了那邊，夢梅望著那班人，只是微微的笑著，蘭陔見了詫道，你爲何望著他們笑，夢梅道，我不笑別的，祇笑看起來去總是這般只熟面孔，一個人也不會缺席，蘭陔道，本來買跑馬票這件事情，最是容易使人着迷，一着了迷，休想能毅擺脫，他們那裏會缺席呢，我雖沒有什麼精密的統計，不過每次來的時候，總得在許多熟面孔之外，還得聽見幾張生面孔，後來，這些生面孔，也漸漸的變爲熟面孔了，可見買馬票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咧，夢梅道，這個自然，你只要瞧，從前每一次的獨馬票，只能賣上二三千，現在却至少總要在六千以上，遇著好的時候，或是有什麼大趙子。竟要達到一萬以外，就可知道買客增多了，蘭陔道，我雖也是個喜歡這調調兒的，但是還不明白，這跑馬票，爲什麼能使人着迷至是，夢梅笑道，難道你真不明白麼，那待我替你說來，這跑馬票，雖也是一種賭博，但比別的賭博，確是來得寫意，有許多不同之點，第一，別的賭博，是犯禁的，是含有祕密性質的，人們賭起來，總有點提心吊胆，不比這買馬票是公開的，還有軍警在旁保護著，第二，別的賭博，贏到幾百幾千以上，總要有點欠賬，不見得全是現款，就是在這幾個大賭場中，或者能殼完全拿到現款，却又提防著有人向你拆梢，不比這買馬票是一點危險都沒有的，只要你有本領，幾百幾千幾萬儘你去贏，一點不加限止，併不會有一個

錢的欠款，第三，別的賭博，總是呆守在一個屋內，空氣既不流通，人氣又是薰蒸，不比這買馬票是很鬆動的，你高興就買幾張票子，不高興，可在草地上走動走動，或是坐在看台上，冷眼瞧著他們跑，再不然，還可把那些來看跑馬的婦女們，細細賞鑒，飽餐秀色，此外還有許多有趣的地方，我却一時說他不完了，蘭陵聽了，笑道，你說人家着迷，你却比別人更着迷得厲害，竟說得買馬票有這許多好處出來，可惜這裏跑馬場的一班董事先生沒有知道，否則請你做個宣傳處處長，定又可拉得許多人進來咧，這話一說，倒說得夢梅也笑了起來，正在此時，却有人走了過來，向他們打上一個招呼，忙向那人瞧時，原來乃是李杏卿，蘭陵忙也向他點點頭，笑著說道，杏卿，你上一次不是曾經罰過咒，說再也不來買馬票了麼，怎麼今兒又來了，杏卿訕訕說道，這是輸錢時候的說話，不足為准的，其實我一到了跑馬的日子，我這顆心，就完全在這許多馬的身上，別的事情，一樁都不記得了，所以如果要我不買馬票，除非兩腳挺直以後，併且這也和做金子交易一般，同是一種投機事業，輸錢贏錢，全靠眼光的好歹，我自問眼光不弱於人，因此更是樂此不疲呢，蘭陵笑道，這又是跑馬場的一個忠臣，忠臣如此之多，無怪他們年年要添建起高大的房屋來，股票的價格也要逐漸增高了，正說著，忽見李杏卿飛也似的跑了去，一壁向他們招呼道，已在插牌子了，你們快來看呀，他們一面笑他性急，一面也就奔了過去，到得牌子下面，只見人已擠滿，幾無立足之地

，一個個都仰起了頭，向那插上去的一塊塊牌子望著，好像一羣獸子，更有許多人，每人拿了一枝鉛筆，把那馬名，騎馬師名，重量等等，向一本簿子上，詳詳細細記上去，還有把歷來的成績表細細翻看，好像人們遇了考試，忙忙的翻閱夾帶，有何同樣之題似的，還有些人三個一羣，五個一堆，竊竊的商議著，生怕秘密被人聽了去似的，還有故意高談闊論，某馬優，某馬劣，某騎師可勝，某騎師無望，賣弄自己眼光之佳，經驗之深的……形形色色，真是說不盡，寫不盡，夢梅雖也是一個老看跑馬鬼，但是素來不喜幹這抄寫和翻看夾帶等等瑣意兒的，這時第一次出賽的馬牌子已經插完，他細細望了一遍，便笑向蘭陵問道，你看，這次那一匹馬可以買得獨馬，那幾匹馬可以買得位置，蘭陵正在把這本簿子翻翻，那本簿子看看，沒有工夫回幹，被他問了兩三遍，很不耐煩的說道，這事那能知道，還是你自己斟酌罷，總之，買馬票這樁事情，全仗自己的眼光，別人是參贊不來的，夢梅，我正在細細較量優劣，你休要亂我心思，說完，又管自翻閱簿子了，夢梅一賭氣，也就不再問他，自出主張，去買了幾張票子，到了第五趟馬跑完，輸贏相扯，統計沒有什麼進出，蘭陵却已輸上了一二百塊錢，未免露些懊喪之色，這第六趟，是大皮杯賽，乃是本季最大的一趟賽馬，入賽的都是本年出賽的新馬中的良駒，所以大家把這趟馬看得很重，誰可奪得錦標，誰可得到位置，都很高興的，沸沸揚揚在那裏議論著，這時蘭陵倒已忘了自己方纔那句話，笑嘻嘻的向夢梅

問道：你看，這次白光駒仍舊可勝麼，夢梅倒一匹也回答他道：不知道，略一沉吟，搖搖頭道：我看，不見得。蘭陵大聲道：這白光駒新年裏一出來，就勝了新馬賽，大皮賽，香寶賽的三次大趙子，是何等有鋒芒的一匹良駒，這次和他比賽騎馬，有那匹能及得他來，你怎說不見得說到這裏，却又把聲音放低下來，續問道：難道你已從什麼地方，得到了一種祕密消息，或是他的工夫已不如前，或是近來他的腿上出了些小毛病麼，一壁却又很殷切的望著夢梅，似把他的答語聽得很重要的，夢梅道：不是的，不過你總知道，馬雖是這匹馬，騎馬師却已換了人了，從前連贏三趙，都是黃中豪贏出來的，如今換上了鐵鬼，我總覺得有些靠不住，蘭陵聽他說完，倒又大笑起來道：夢梅，你真是個大外行，白白在跑馬場中走了好多年，連騎師的誰優誰劣，都還沒有完全知道，那黃中豪不過是個後起之秀，經驗併不很深，怎能及得那鐵鬼是個十多年的老騎師，工夫好的了不得，在外國的時候，就曾屢奪錦標，這匹馬，黃中豪乘了，尙還能勝，如今換上了這麼一個老手，不是更可操必勝之權麼，你須知道賽馬這個頑意兒，馬力要仗到七分，人力祇不過三分罷了，李杏卿在旁說道：蘭陵這話，確是經驗之談，不過白光駒的主人沈老三，也太見異思遷，黃中豪好好的替他贏了三個大趙子，這次出賽，應該仍請他騎，怎麼又換請別人呢。蘭陵微笑道：這是中間有一段原因的，據他們說黃中豪替沈老三連贏了三個大趙子，沈老三得到了不少的錢，黃中豪以爲事後，定

有重重的酬報，不料沈老三最是吝嗇不過的，祇送了他一具銀鼎，黃中豪當然很不滿意，當場就退還他，沈老三竟老實不客氣的對他說，你不要以為不足，你能贏這三個大趙子，全仗我這匹馬好，在你併不曾費什麼大氣力，你却借了我這匹馬的力景，居然一舉成名，這就是絕大的酬報了，還要希冀什麼呢，黃中豪也很負氣的說，你的馬雖好，沒有我恐怕不見得能贏第一，下次賽起馬來時再瞧能，當下不歡而散，所以這次大皮賽，只好改請鐵鬼騎了，李杏卿道，那是黃中豪這次比賽起來，一定很是賣力的，不知他騎的什麼馬，說著，向牌子上望上一望，微笑道，這匹寶星，却不見得甚佳，要在第二第三中挨一位置恐怕還有些吃力的，蘭陵道，這個不消說得，這次白光駒是贏定的了，我們還是趕快去買罷，說著，同了杏卿飛奔而去，夢梅却不贊成他這話，略一思索，也去買了別隻馬的票子了，到得起步時候，蘭陵，夢梅，杏卿，三個人都聚在一起瞧着，那白光駒果然不錯，緊緊的也不上前也不落後，總估著第二的位置，等到轉過灣來，到了那條很直的歸路之上，祇見那鐵馬把繮繩這麼一控一縱，那馬立刻飛騰而前，追出前面那馬，竟有三乘之多了，蘭陵笑向夢梅道，這馬這人，真都不錯，這次看來可以贏定了，派頭雖然不會大，七八塊錢一張總有的，我買了二百塊錢的票子，大概有個雙雙拾可以白吃呢，說完，又屏息靜氣的瞧著，那白光駒却仍在前面，沒有別的馬可以贏得他，不料一霎眼間，忽有一個全身純白的騎師，騎著一匹黑馬，飛也似的

趕了上來，那消幾鞭揮動，早已躡在白光駒之前，這時終點已到，再也沒有人，能把他的第一搶去了，同時又聽一片聲的喧呼道，黃中豪，黃中豪，寶星贏了，寶星贏了，這一來，可氣壞了那蘭陵，只是望著發呆，跟著氣憤憤的把手裏的馬票都撕成粉碎，說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這樣好的白光駒，竟會跑不過那碌碌無能的寶星，徐夢梅却在旁很寫意的說道，這確是件想不到的事，黃中豪騎了白光駒，白光駒就贏，騎了寶星，寶星也贏，七分仗馬，三分仗人的這句經驗之談，一時竟被他打破咧，而且由他騎出來的馬，又由他騎了別匹馬去打敗他，這在賽馬史上，也是罕有的事情啊，杏卿却又向蘭陵咕嚕道，這都是你不好，把這白光駒誇說得這般好，害我也去掉了五十塊錢，真正上當不淺，蘭陵却不理會他們，只瞪了他們一個白眼，便領將來到會員座外的欄杆邊，立在那邊的人很是不少，都要瞧瞧著這幾匹得勝的馬牽進來，一會兒黃中豪的寶星，首先牽了進來，一時歡呼聲，鼓掌聲，如雷而起，黃中豪春風滿面，併把手亂揮著，不住的向人答禮，鐵鬼的白光駒跟在後面，雖也一般有人歡呼鼓掌，但是鐵鬼的這張臉很是難看，答禮時的那一絲笑容，教人一瞧就知是裝作出來的，那時沈老三也懊喪已極，教他兒子小沈去牽馬，自家嗒然立在門邊，當黃中豪進門的時候，他不得不舉一手，歡呼一聲，假意敷衍敷衍，誰知黃中豪却除了答禮之外，還很得意的向他一笑，夢梅見了不禁向蘭陵說道，黃中豪今天真是得意極了，你看，他這一笑何等寫意，在

得意之外，還帶著驕矜之色，意思就是問沈老三，你不請我替你跑，却改請了別人，如今結果如何啊，蘭陵却祇冷冷的回答他道，黃中豪今天名利雙收，當然他要得意，你却忙些什麼，如何也要這般的高興，這般的得意呢，夢梅微微一笑，不慌不忙，摸出兩張念伍圓的獨馬票來，在他眼前一掃道，我的高興，我的得意，就爲了這個，但是這都是出自黃中豪之賜，所以我見了他得意，而也得意起來了，蘭陵這纔知他買得了寶星的馬票，這次買寶星馬的人不很多，預計每張總可派到百元以外，兩張念伍元票，就是十張票子，那就要在千元以上了，無怪他這般得意，當下倒很疑詫的向他問道，從前你買馬票，不過一張二張散票，今天爲何忽然大出手起來，莫非真是財星高照麼，夢梅道，什麼財星高照，我恰恰缺少了這麼，一筆款子，向朋友地方去挪挪，是不大便當的，心想還不如向這裏買辦來借，想不到一借就借成功了，蘭陵要問他什麼用場時，他早已跑了開去，一會兒，拿到一千二百八十四塊錢，也不再跑馬，也不知會尤李二人，出了馬場雇了一輛汽車，飛也似的，逕向龍珠那邊而去，到了那裏，龍珠倒在家中，沒有堂嚮出去，一聽是他到來，忙很高興的，迎了出來，拉著他去小房間中坐，一面替他寬馬褂，除帽子，一面就扭股糖兒似的，同他在一張安樂椅中坐下，又拿了一盆瓜子，細細的剝瓜子給他吃，有時還把粉齏貼住他，夢梅素來雖是很粗豪的，經不住這一陣細膩風光，心旌也有點搖搖不定，良久良久，方始定了下來，這纔取了一

大捲鈔票，悄悄向龍珠手中一塞道，你前兒向我要的東西，我已替你送來了，龍珠倒不覺一嚇，忙把手一縮問是什麼東西，夢梅笑道，你前兒不是向我開口過一千塊錢，說是你姆媽要向我借的麼，我如今已拿來了。你去交給姆媽罷，龍珠這纔嘆喲的笑，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回 紅樓疎雨識此可憐宵 永夜清鈴何來不速客

龍珠笑了。笑之後，又說道，你倒這般性急，今天就拿了來。其實再遲一些，也不要緊，反正是調頭的時候，纔用得着這筆款子呢。夢梅道，你吩咐我的事情，沒有不趕緊之理，如今我既已拿了來，你就去交給你姆媽罷，也讓他安了一條心，龍珍聽了，就拿了這疊鈔票，登登的走到外房，尋他姆媽去了，一會兒早聽見老二在房門外且笑且說道，徐大少來了麼，怎麼不早點通知我一聲，說著，早同龍珠走進房來，他雖已有上四十年歲的年紀，但是裝扮得很時髦，一點不見老態呢，進來之後，逼著喉嚨，喚了一聲徐大少，便又走近前來，滿面堆笑說道，大少，幾日不見，更加發福了，大概你大少要快發大財了，報館中的事情忙不忙，其實你大少也不是沒有飯吃的人，何必如此巴結，夢梅聽了，也不回答什麼，祇含笑把頭連連點上幾點，那老二便在靠近夢梅的一張椅中坐下，又把手巾掩著嘴，笑上一笑，然

後接續說道，方纔那件事情，實在對不住大少了，其實說起來也有點難為情，好在你大少和自家人差不多，我也不多說客氣話了，大少，不瞞你說，我這幾節，同人家合鋪房間，閒氣不知洩了多多少少，實在有些灰心了，所以下一節起決計獨鋪房間，不過要排場好看一些，非有一千八百不可，但是這幾節下來，生意也不見好，我那裏有這筆錢呢，要向客人去借時，我已下了馬好多時，雖還有幾個老客人，也沒有一個好戶頭，一千八百，可以隨意開口的，小阿罔，是更加不要說起了，除了你大少之外，可算得是沒有客人，然而和你大少是客客氣氣的，你不嫌比他是小先生，每節肯在這裏，做上這點花頭，已是很難得的了，怎好再向你開這口呢，所以我急得沒法可想，倒是小阿罔說得好，徐大少和我們蠻要好的，何不向他去想想，我罵他道，你不要濫出主意了，徐大少是客客氣氣的客人，怎好向他開這口，不要事情沒有弄成，反惹他動了氣，害得我們這裏少了一個好客人，小阿罔笑道，這是你媽媽不知徐大少的脾氣了，他這人最是爽快不過的，倘若遇著他沒有錢，那是不必說起，如果有錢在手中，我們向他去借，他一定肯答允的，如今你，要管，讓我去試試看就是了，反正事情弄僵了，與你沒有什麼相干，我此時細細一想，除此之外，也沒有別路可走，也只得由他去鬧咧，想不到你徐大少竟一口答允下，馬上就借給我們了，這樣一來，可教我們怎樣補報你呢，啊呀，徐大少，也只好像蘇州人打話，屁股裏吃人參，後補哉，他滔滔汨汨的，把

這一番話說完，又格格的笑了幾笑，夢梅道，這一點點不相干，怎麼說得上補報的話，老實說，我只望小阿園因能發一天好似一天，兩教我拿出錢個錢來，也是十分高興的，說著，向龍珠望了一眼，龍珠向他嫣然一笑，這一來，害得他心花都怒放了，暗暗只要能博美人一笑，千金算得什麼呢，何況我也是儂來之物，祇費上幾分鐘的心思罷了，這時却又聽那老二說道，說起小阿園，我又替他担起心事來了，他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上十六歲的年紀，但是完全小阿園脾氣，一點事情不懂，到了檯面上，偶爾有幾個客人，和他尋尋開心，或是說上幾句笑話，他要發極得板面孔，所以沒有幾個客人歡喜他，只有和你大少，真是前世有緣，見了你，他倒總有說有笑，顯得十分和氣呢！……，夢梅不等他說完，却含笑揶言道，這也不見得，我有時說話，偶爾說得重一些，他就有些受不住，也要和我板面孔咧，老二道，小阿園，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徐大少待你如此之好，你難道還要和他板面孔麼，大少，他以後如果再和你板面孔，請你告訴我，我來管教他，說著，用眼向龍珠望，龍珠却一句話也不說，祇嘴一披，唇一動，向夢梅扮上一個鬼臉，倒害得大家笑起來道，真是小園脾氣，真是小園脾氣，老二又說道，像他這樣死板板的，一定不會走紅，所以將來怎樣生意好，怎樣生意好，我是不希望的，祇希望我能把欠下的這幾個錢賬，如數拔清就好了，到了那時，我一定要替他找個好客人嫁了去，不再教他做生意，最好是連苞去，這是一世風光的事，可是

這個好客人，我找來找去，除了你大少，却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呢，說到這裏，斜過眼睛去，又向夢梅望了一眼，夢梅暗笑，你不要濫灌米湯了，這種說話，你已不知說了幾千百遍，我耳中也有些聽得起繭呢，所以漫不經意的說道，這種事情現在還談不到，我們不必談他能，不過你的這片苦心，我却是知道的，說著，連連打了幾個呵欠，老二是何等知趣的人，一見這種神情，知道夢梅不愛聽這些話，忙把話頭截住道，我這老太婆真是發昏，一說就說上這一大篇廢話，連你大少也聽得有些厭倦起來了好，大少，你今天就在這裏吃便夜飯，讓我叫幾樣可口的小菜，打幾斤上好的紹酒，算是我老太婆請你的，你千萬不要走，夢梅素來到龍珠那裏，好似回到自己家中一般，一時三刻決計不肯走的，何況今天還沒有和龍珠說上幾句體己話，怎麼就肯走呢，所以聽了之後，把頭點點，說道，不走走，不過小菜不必過多，老二連說知道，又回頭對龍珠道，小阿嫂，你好好陪著大少，大少和你說說笑笑，是喜歡你，你千萬不要板面孔，說完這幾句話，立了起來，撇著他那大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出房去，龍珠指著他的背影說道，一個人老了，真討厭，不管有的沒的，一齊都要說了出來，夢梅道，這也怪不得他，他見了我，不得不獻些殷勤，灌些米湯呢，龍珠笑道，要是我，一定不向你獻什麼殷勤，灌什麼米湯，瞧你把我怎樣，夢梅一把摟著他，笑著說道，你怎好同他一起講，換了你，我又要反過來，向你獻殷勤，灌米湯了呢，這一說，倒說得龍珠也笑了起

來，一會兒，酒菜送來了，老二又跟了進來，立在旁邊，替夢梅夾這樣，佈那樣，又把各樣小菜，很鄭重的，加上了一番介紹詞，着實獻上一回殷勤，方始撇著屁股，重新退了出去，夢梅吃了一回酒，薄薄有上幾分酒意，忽又想起老二方纔說的那番話，暗想龍珠這個人嬌小玲瓏，天真爛漫，我心中何嘗不十二分的愛他，但他如今正落在火坑中，如能把他拔出火坑，藏之金屋，纔算得是真愛他。却自問是個吃筆墨飯的人，只是做一天過一天，那裏有這力量，所以老二屢次慫恿他怎樣怎樣，他總一口拒絕，從不肯對於龍珠身上，發生過甚的行爲，也唯恐遲了自己一時的興奮，害了龍珠的終身，愛他不成，結果反是害他呢，他這們的想上去，不免想出了神。停著酒杯不飲，只是呆呆望著龍珠，龍珠噴道：你這人真癡了，放著酒不飲，却呆呆望著我做什麼，夢梅好似沒有聽得一般，仍望著他喃喃的說道，你好似一朵花，只好放在枝頭看，不可摘下頭，一摘下來，不到一天工夫，就要殞謝不堪了，我是自命愛花如命的，怎忍下手來摘呢，然而花的這樣東西，最是不能經久的，就算是讓他留在枝上，不去摘他，但是等到九十春光一過，他也會自動的殘謝下來了，那時節一會兒花殘，一會兒花謝，不知又要教人幾番惆悵，幾番感嘆呢，龍珠是曉得夢梅的脾氣的，見他這般模樣，知道他癡性又發了，忙把他推了幾推，說道，你真癡了，莫非中了什麼邪氣麼，讓我叫阿木到小糊塗那裏去替你拆個字，看是什麼妖邪纏著了你，說著，又在他耳畔大聲說道，還是吃酒罷，不

要這般胡思亂想，胡言亂語了，這一來，纔把夢梅的那種諸念頭打斷，回想起來，不免也暗自好笑，仍喃喃自語道：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是癡一點好，不癡，實在沒有什麼趣味呢，於是又拿起杯子來，飲上了好多杯酒，不免更加上幾分醉意，便停止飲酒，走下來，躺在安樂椅中養神，龍珠却去出堂唱了，留一個小大姐阿根伴著他。說還有話要同他說，囑咐他千萬等著自己回來，不要就去，這時夢梅躺在安樂椅中，軟綿綿的，起身不來，那裏會走呢，自然點頭答允，不上一刻，已是朦朦朧朧，只見此身已經到了一個花園中，在許多花木中，一鄉杏花，開得十分茂盛，在這樹下，却立著一個時裝女郎，細瞧面目，好像就是龍珠，含笑向他招著手，似乎叫他走過去，他見了，自然很是高興，慌忙奔了過去，誰知剛剛到得跟前，正要執手敘話，忽然一隻猛虎，從樹後跳了出來，一口就把龍珠吞了去，這顆杏樹，不知怎樣一來，也齊根倒了下來，驚得夢梅躲避不迭，一壁狂喊道：啊呀，我的龍珠，啊呀，我的龍珠，正在此時，却有一個人拍著他說道：不要害怕，我在這裏，你莫非夢魘了麼，夢梅連忙睜開眼來一看，却見龍珠好端端立在面前，正笑迷迷的向他問話，他便答道：不錯，我正做了一可怕的夢，你怎麼就回來了，龍珠道：我已出了好幾個堂唱纔回來的，夢梅驚道：如此說來，時候已是不早了，快讓我到報館裏去，不然，就要誤事了，說著，想要立起身來，龍珠却仍按他坐下道：你不慌，我剛纔見你醉了，恐怕你不能去，已打了一個電話給你

們報館裏的王先生，請他暫代一天，他已滿口答允，所以你今天大可不必去呢，夢梅聽了，果然很安心的。又躺了下來，這時老二又進來說道，大少，外面已在下雨了，你吃了酒，出去冒了風，不是當要的，還是在這裏住一夜罷，夢梅道，住在這裏是不好的。讓我躺一躺就走，老二道，這裏同自己家中差不多，有什麼不好，大少，我今天一定不讓你走，又回頭對龍珠阿根道，我要回去了，你們二人，好好伺候著大少，如果伺候得不周到，我明天要同你們算賬的，說完，又向夢梅說聲大少早點安息，明天會，然後走出房去，到得房外，又一手握著門球，向內說道，大少，這裏和自己家中差不多，你儘管安安心心睡覺就是了，而且這小阿闔，遲早總是你大少的人。你要怎樣使怎樣，一定可以伺候得你大少疎疎服服的，這纔聞的一聲，把門闔上，管自下樓去了。夢梅一聽得他這番話，早已知道他的意思，這明明是對自己說，你如果高興的，儘管放心大胆幹去就是了，但是自己是何等樣的人。這倘如何使得，正在想著，又見阿根對龍珠說道，阿姐，我要到外房去睡了，你們要茶要水，儘管喚醒我罷了，說完自去，這時這小房間中，只贖下夢梅和龍珠兩個人了，室中的空氣，登時覺得緊張起來，但是這不過夢梅一方面的話，在龍珠似乎一點不以為意，却仍天真爛漫的說道，我向來一敲十二句鐘，就不出堂唱的，如今快近十二鐘了，不見得再有人叫堂唱，我們還是睡罷，夢梅沒法可想，好似待決之囚一般，很勉強的，先到床上睡下。一會兒，龍珠也在他

身旁睡了下來，這時已將外衣卸去，露見裏面穿著一件蘋果綠的小馬甲，映著紅噴噴玫瑰似的一張嫩臉，嬌滴滴越顯紅白，夢梅無論是怎樣鉄石心腸的人，到了這個境地，心上也不由的動上幾動，暗說完了完了，今天不知是何因由，特地造成了這麼一個環境，逼著我不得不越軌一下呢，而且這種境地，也是很難遇見的，一旦錯過這個機會，將來再要遇見，就很不容易，說不定還要後悔咧，何況我又不是孔孟的門徒，併不要吃什麼冷豬肉，何必這般假道學，想到這裏，心猿意馬，竟是躍躍欲試，忽又一個轉念道，這個萬萬使不得，這不是道學問題，乃是良心問題，我這時逞一時的高興，拆下一個大爛污，却想不到將來安置他的問題，這不是害了他一生一世麼，這在良心上，怎麼說得過去呢，而且我是最愛他的，既是愛他，就不該拆他的爛污，更不該害他一生一世啊，如此一想，這顆心方纔冷了一些，但是同睡在一個枕頭上，終覺得有些不妥當，便對龍珠道，時候尚早，我實在有點睡不着，還是起來頑一下罷，龍珠點頭道好，便一同走起，拿了一副骨牌，在桌上接起龍來，接了好一會兒，只見龍珠呵欠連連，實在有些坐不住了，一壁又聽他說道，這接龍也沒有什麼趣味，時候已是不早，我們還是睡罷，夢梅無法可想，只得又回到床上睡下，但是一聞得龍珠那股蘭麝之息，心上就癢癢地，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嚇得他不敢和龍珠面對面躺下，一翻身，朝著裏床睡了，正將兩眼閉上，朦朧入睡的當兒，忽覺有兩個又滑又膩的東西，貼在他在背上，使

他身上登時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同時心上也卜特卜特的跳了起來，暗地也很興奮的說道，什麼坐懷不亂，什麼夜拒奔女，都是捏造出來的，那裏有這種事，如今我可顧不得這許多了，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却已有一個西裝少年，倉倉皇皇的，奔進了這家妓院，接著一陣，電鈴響，這人已到了樓上，在門外問道，徐大少可在這裏，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一回 充詩人少年受奇窘 斥報販老嫗訴詳情

這算得是救星的西裝少年，一走上了樓，在房門外，問上一句徐大少可在這裏，早被夢梅聽得了，登時好似從萬丈深淵中，把他救了出來，重又神智清明。一點幻想沒有，一壁暗喚幾聲好險，一壁想道：這不是小西的聲音麼。這一陣子，他和素玉老五打得火一般熱。每晚不知躲在那裏，少和朋友見面。如今已是這個時分，却巴巴的到這裏來。倒很有點奇怪，隨把龍球推醒，一齊走了起來。即走出房去，把門外的周小西招了進來。小西灰白着一張臉，氣喘咩咩的，露着驚皇無措的神氣。夢梅對他問話，龍珠向他招呼，他好似一概都沒有聽得。只直着兩個眼睛，向夢梅說道，不好了，老五吞了金了。顧玉階醫生，和你是很熟的，勞你的駕。可以替我把他請了去麼。夢梅答道：玉階是極熟的朋友，這個有何不可，我馬上替你去請就是，不過老五好好的爲什麼要吞金。這倒是突如其來的，小西聽了這句話，露出一種很窘的樣子。似乎很

難置答的，好久好久，方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停會細細兒對你講罷，夢梅知道他有難言之隱，也就不再追問，說道，好好，我就同你去走一遭，你有車子在外面麼，小西道，我已僱了一輛汽車，在外面等着，夢梅道，那是更好了，隨穿好了衣服，向小西道，我們走罷，將要走出房門，又回頭向龍珠道，你睡罷我去請了醫生，就要回家，今晚不再到這裏來了，龍珠祇應上一聲，併沒有什麼話說，二人到得里口，上了車子，就吩咐向提籃橋駛去，夢梅又閒閒的問道，這金是幾時吞的，大概時候還不久罷，小西道，這是不到一刻兒的事，他未吞金以前，還是有說有笑，和我好好的，一忽兒就吞了金，這真不知從何說起，我們要請醫生時，又恐這事傳揚出去，很不好聽，和他生意還有關碍，因此想起這願醫生來了，他和你是很熟的，一定可以請求他替我們保守秘密，夢梅道，這個你請放心，願醫生這人，最是和氣不過，謹慎不過的，只要我暗地關照他一聲，他一定守口如瓶，替你保守這個秘密，小西道，這是好極了，這話說後，大家又都默然下來，一會兒，到了提籃橋了，夢梅指點汽車夫，在一條里口停下，一齊走下車來，夢梅一壁說道，願醫生的醫寓，就在里中第二家，他是喜歡賭錢的，這時候大概總在家中，不是打撲克，就是又麻雀，說着，已走進里中，到了願醫生醫寓之前，乃是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一塊晶光刷亮的銅牌，掛在門前，倒很有點氣派，二人推門入時，只見左面屋中，電燈點得光亮，如同白晝，笑語聲，喧嘩聲，一陣陣從

裏面度了出去，照形狀猜想上去，大概真是在那裏賭錢咧，夢梅笑向小西道，我的猜度果然不錯，隨向那左面屋中走去，到得裏面，方知他們玩的，不是撲克，也不是麻雀，更不是挖花，乃是時下最流行的詩謎，那做莊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頭髮梳向後面，梳得光光的，露出一派浮滑的神氣，打的人倒也不少，約有一二十個，而那顧醫生，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一手撚着他幾根小鬍子，似乎正在那裏推敲的樣子，一見二人走入，忙立起招呼道，什麼風，竟會把你們二位吹了來，也來玩一下子麼，小西祇把頭向他點點，含笑謝上一聲，夢梅却是對於此道，頗有點兒着迷的，一壁向他敷衍着一壁即湊上前去看，只見最上面的一條道

中夜閒起嘆○○

春花 遠征 秋月 無錢 四壁

夢梅聽了之後，暗笑這條詩謎，做得不高明極了，一韻，三韻，五韻，不通已極，實在沒有這種條子，四韻更不成話，如果真有這種詩句，那不是做詩，簡直是在那裏放屁咧，還是二韻像一些，或是出在近人胡亂刻成的那些詩集中，這倒是說不定的，瞧那班下風時，果然都有這種意思，大家呷唔了一陣，推敲了一番，一窩蜂的，爭着都打在二韻上，一三五韻上，簡直沒有人打，祇有幾個好奇的，却去四韻上，放上幾個籌碼，但是爲數也不大，不過懷着

一種嘗試的心思罷了，可是這些籌碼一打上去，就有人把他吃到二韻上去，好像是說這四韻怎麼會出，明明是在那裏做送錢的瘟生，還是讓我來撈注外快罷，所以弄到後來，竟弄成獨門頭的局面，全數都打在二韻上了。這時那做莊的少年，問了一聲齊了麼。有幾個人把頭點點，那少年便把條底抽了出來，却明明白白的，註着無錢！四韻幾個字，這一來，一班下風，不約而同的都啾啾的驚呼起來，夢梅見了，心中也覺得很是奇怪，怎麼竟會開出這兩個字來，那少年很得意的一笑，便伸手要來擄那籌碼，正在這個當兒，却有人伸出手來阻止他，大聲說道，且慢，那裏有這種不通的詩句，我們非看古本不可，這話一說，一班輸家，好似絕處逢生，齊聲附和着說，不錯，這須對看古本，非看古本不可，那少年似乎工夫很好，被衆人這們吵鬧着，他仍面含笑容，從容不迫，說道，好好，讓你們對看古本就是了，好在我的條子，是句句有古本的，併且句句都出在規規矩矩的詩集中，和別人家那種滑頭的梅花古本不同，說着，便對立在他後面的一個同伴說了幾句，當時拿了一只皮篋來，在中間尋得了一本破舊的詩集，略略翻上一翻，便翻得了這一句詩，把來折疊着，只露出兩三行，笑逐顏開的，指給衆人瞧道，這古本上，不明明是中夜閉起嘆無錢七個字麼，大家都是熟人，我怎肯弄滑頭手段來騙你們，大衆爭着伸過頭去瞧，怎麼不是這七個字，不免都倒抽上一口冷氣，暗道完了完了，古本上既是如此，除了把錢給他之外，還有什麼話說，少年把詩本遞給那同

伴，又很得意的，伸出手來想要擄那籌碼，却又有一個人出來攔阻他，大聲說道，且慢，我且問你，你古本上這首詩，是五言的，還是七言的，那少年倒弄得莫名其妙，直着兩個眼睛，望着那人道，這話怎講，那人微微一笑道，還有什麼難解，老實說罷，我已瞧得明明白白了，你古本上那首詩，是五言的，乃是中夜閒起嘆，無錢贖布被二句，你如今却把下句無錢二字，連在上一句，變成了一句七言，弄得似通非通，教人家怎能猜得着，所以我要向你問明一句，那必等一聽這話，這纔吃了一驚，忙搶也似的，從同伴手中，把這古本搶了過來，急急讀上一讀，不覺喊上一聲阿呀道，我真昏了，竟會弄出這種笑話來，這可怎麼辦，這時一班輸家，知道局勢已變，却又得意起來了，齊聲道，這有什麼難辦，凡事不照古本或是誤圈句讀，覺察之後，應當以一罰十，這是詩謎場中的通例如是，如今自然也當照此辦法，不然把這詩謎也看得太輕易了，不論阿貓阿狗，都可以來他一下咧，而且這種詩謎，教人家那裏能打，一班做下風的，不是太吃虧了麼，這話一說，把那少年嚇得面如土色，暗想這可糟了，照樣面上瞧起來，至少要在二百元左右，以一罰十，不是要二千多元麼，教我怎能拿得出，祇得向大眾軟求道，這確是我的疎忽，但是自問實沒有欺騙衆位的心思，請衆位瞧在熟人分上，少罰一點罷，而且我這個莊，本來是有限的，只有五百元，如果以一罰十，我一時也拿不出來呢，衆人聽了，議論紛紛，好久沒有解決，總算還是願醫生出來做調人，讓步至

一賠三，但是少年還露着爲難的神氣，後來，又有幾個人出來，做好做歹的，調解了一陣，纔算一賠二了事，但是經這們一統賠，盤中的籌碼已所存無幾，這個莊也就打坍了，夢梅見了，也暗笑這個少年太馬虎，連五言七言都沒有懂得，也要來混充內家，做什麼詩謎條子，無怪要吃上這個大虧了，但是在這詩謎場中走走的，那裏真有幾個深通文墨的，無非像這少年一流的人居多，正不知要鬧上許多笑話，祇沒有一樁樁親眼瞧見罷了，正在想着，忽見小西把他衣服拉了一拉，，這纔記得自己的來意，不覺暗暗好笑，我真昏了，見了詩謎條子，竟連自己爲什麼事情到這裏來，都已忘懷了，便向顧醫生說道，道克透顧，我們是特地來請你看病的，你如今也有空麼，顧醫生聽說有生意經來了，忙走過來問，什麼病，病人在什麼地方，夢梅低低的說道，有一個女子吞了金，就在小花園，要請你去救一下，你也肯去麼，顧醫生笑道，我們這種醫生，一掛上牌子做生意，就好像是討人的身體，自家做不得主的了，有人來請，當然要去，那裏能說不肯二字，而且如今是你老哥自己來請的，我更不能不去一趟呢，說完，却不就走，又眼睛種着詩謎檯上，把那詩條子望上幾望，露出依依不捨的樣子，然後拿出幾瓶藥水，放在皮包中，拎了在手，又戴上一頂帽子，說道，我們走罷，我想你們總是坐了汽車來的，如今我就坐了你們的車子去，省得我打電話去叫汽車放來，又要多費時間，這種吞金的事情，要救得越快越好，一點時候耽擱不起的啊，夢梅道，這是再

好沒有的了，說着，相將出了大門，上了汽車，吩咐向小花園開去，在車中的時候，夢梅笑着問顧醫生道，道克透，你怎樣也學起時髦來，不打撲克，不叉麻雀，却玩起這詩謎來了，顧醫生笑道，不是我要學時髦，實是我那班朋友太時髦了，除了詩謎，別的賭一概不願意來，所以我也只好隨波逐流了，夢梅道，上海的事情，最是邪氣不過，遇有一樁新發明的事情，總是一窩蜂的你也來，我也來，等到過了幾時，不免有些厭倦，又要換上別的新花樣了，現在的詩謎，同着從前交易所的狂潮，正是一般無二的啊，道克透，不知你總結起來，輸贏如何，顧醫生道：這一陣子，來這現錢的玩意兒，倒沒有什麼進出，前一陣，在遊戲場內打香煙，却輸得我狗肝都出，總計起來，竟要達到千元以上咧，讓夢梅驚道怎會輸得這般多，顧醫生道，起初也不過小玩玩，後來輸得多了些，不免要想翻本，誰知越翻越深，竟弄到這一個結果了，夢梅笑道，我要說句你別見氣的話，遊戲場內的那些詩謎攤，也全賴你們這班闊老糊糊場面，否則他們每天的租金，就要二十元，開銷十分的大，怎能維持得下呢，不過他們那裏，沒有什麼好條子，輸了錢，未免有些不合算，顧醫生道，這倒也未可一概而論，我曾經在那裏瞧見過一張條子，乃是酬恩報德○○祀，一韻上海，二韻川沙，三韻南匯，四韻崇明，五韻寶山，五個都是地名，當時打的人打得很散，後來開出來，乃是崇明二字，這纔知只有這兩個是有意義的，却拿許多地名亂人耳目，一時教人家猜想不到，你道做得巧妙

不巧妙，夢梅道，這是一種偏鋒條子，只可在遊戲場內騙騙人，如果放在總會內，只要心思稍微細一些的，就可猜想得到，說不定弄巧成拙，爲了這條條子，莊都被人家打坍咧，我在樂社內，倒瞧見過一疊的好條子，他的五個字，配得十分平均，差不多分不出一些高下，我那時囊中的錢，雖都被他騙完了，却越看越愛，只是立着不肯走，直待聽他把這疊條子開完，方始回家呢，顧醫生道，有一位姓余的鞞波老，聽說他的條子做得很好，你也請教過沒有，夢梅道哦，你不是說的那余劍池麼，條子果然做得不錯，不過他也有上一個毛病，就是配上去的字，總比原來的字還要來得好，人家起初不免上當，後來摸着了門路，倒十條中有九條可着了，現在嚇得他不敢公然出手，祇好把自己的條子，和別人家的條子，和亂在一起呢，顧醫生道，想不到這小小的詩謎，竟有這許多講究，夢梅笑道，我倒不要應輕這詩謎，這本是鈎心鬥角的事情，自比別的賭要有講究些，不過做下風的，總要比做上風的吃虧一些，因爲詩謎是五門，而打着了，却只有一賠三，這個虧已是明吃的，何況做上風的，條子儘可三張五張隨時變花樣，做下風的，却不是他們肚裏的蛔蟲，不能也隨時跟着他們變化啊，所以有位姓季的，要算是下風中的好打手，個中人都稱他作總統，但是這一陣子，聽說也輸得一敗塗地咧，說時，已到了小花園，車子停了下來，二人也就止了談鋒，同着那默默無言的周小西，一齊下車，走入素玉院中，只見那老五睡在後房一張小鐵床上，一子臉慘白得可憐

，旁邊有幾個娘姨大姐陪伴着，夢梅見了，暗想老五從前來到檯面上，何等的神采煥發，如今有上這小小變故，就憔悴到這般模樣，將來還不知能否復元，萬一不幸，竟是香消玉殞，那是更不堪設想了，可知美人的顏色，最是不易保持的啊，這時聽顧醫生問道，吞下去的是什麼東西，吞了有多少時候了，旁邊一個娘姨代答道，吞的是什麼東西，他起先不肯說，後來逼着問他，方知是一只金戒指，吞下去大約有兩個多鐘頭了，顧醫生道，這不要緊，也吃過什麼東西，那娘姨道，曾吃過些韭菜，顧醫生道，這很好，吞金吃韭菜，倒也有些效驗，然的還不及我的藥水好，無論吞的什麼金，只要把我的藥水吃上，包你一二個鐘頭後，就可把他瀉出，你們可預備下一個乾淨便桶，細心檢看着便了，說着，又上前去按脈，夢梅却有些內急起來，便走到前房去小解，等到解手已畢，早有一個老娘姨，送上一塊熱手巾來，口中咕嚕着道，真是作孽，五小姐這樣的好人，也會吞起金來，夢梅一聽此言，忽的靈機一動，存下一個偵探秘密的心思，便悄悄問道，你可知道，你們五姐爲什麼要吞金，老娘姨一點不躊躇道，這都是那些報販害他的，夢梅驚訝道，怎麼說是報販害他的，老娘姨道，大少有所不知，這班報販最是可惡，三天五天，總送幾張小報來，說是五小姐，這報上又登着你們的事情，我們五小姐也真是好人，聽說自己的事情登在上面，總把報買了下來，有時報上說着他怎樣好，怎樣好，他還很高興的講給我們聽，這些小報，本來只賣一二銅元一張的，五

小姐總給他一二百錢，所以這班報販竟把他當作主顧了，今天又送了一張報來，五小姐看後，臉色就是大變，嗤的一聲，把這報撕作兩片，擲在地上，到得晚上，和這周大少說不上幾句話，就吞了金，你想這不是那報販害他的麼，夢梅忙問道，如今撕碎的報在那裏，老娘姨道，我倒拾了藏好着，預備包東西用的，夢梅道，你快去拿來給我瞧，老娘姨使馬上去取了來，夢梅看了一看之後，不覺喊了一聲啊呀，原來有這麼一回事，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二回 蕩子酸丁興波作浪 癡男怨女感昔嘆今

夢梅叫了一聲啊呀之後，又把這報細細讀了一遍，上面寫道，

和氣老五之豔史 上

小花園二弄素玉那裏，有個阿姐喚老五，芙蓉似的臉，楊柳般的腰，人品真是長得不錯，而且性情溫和，對於客人，無論生熟，都是一視同仁，和氣的了不得，所以大家都稱他一聲和氣老五，不過和氣雖是一樁好事情，太和氣了，也有毛病出的，如今這老五就壞在這太和氣的上面，他好好的千金小姐不要做，却來做這墮瀾之花，都吃了這和氣二字的虧啊，原來她的原籍是蘇州，出身聽說也是很好的，她除兄弟姊妹之外，還有一個堂兄，這堂兄是一位個儻風流美少年，常到她家裏來玩，她是對無論何人都很和氣的，既然自家的堂兄，不必

說，接待上更加和氣了，可是你和氣，他却有些本客氣，竟誤會了意思了，便用盡手段來勾引，你想，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那有什麼定識，不到多時，就墮入彀中，竟與她那堂兄，成了一團和氣了，等到事情敗露以後，她的父親氣得什麼似的，一定要把她處死，還是她母親心腸軟一些，代她從中哀求，把她攔出大門完事，如今她那堂兄，雖已赫赫然成了一位大律師，可是在那時候，還是在法政大學讀書的時代，經濟上沒有獨立能力，只好眼睜睜的，瞧着她被家庭攔走，竟想不出什麼挽回的方法呢，她被攔以後，在外面混了幾年，不知怎樣一來，竟會到上海堂子中來做生意了，但是這還不算爲奇，最奇的，她的堂兄這時也到了上海，掛了大律師的牌子，竟會在檯面上互相碰見，跟手就做了入幕之賓，又一團和氣的，日夜攪在一起了，欲知他們重逢後的詳情，且待下期分解，夢梅看完這段文字之後，又翻過報面來看，却問着「爛污報」三個大字，出版日期就是本日，暗想在這下期中，不知又要怎樣加油加醬的，把二人的豔史寫上一寫了，但就照本期中這段平淡無奇的紀事看來，一旦傳播出去，已經有些不雅，無怪老五要急得吞金了。至於所說的那位堂兄，照情形看來，定就是周小西，想不到的堂堂大律師，竟會有下這種荒謬絕倫的醜史，這也是色慾上，未能有多大的定力的緣故罷，想到這裏，又想起當時小西和老五在美麗川不期而遇的那種情形，彼此很有些不尷不尬，不覺把頭連點幾點，暗道對了對了，這些小報，雖是捏造事實，含沙射人的居

多，然而如今這件事情，倒多少總有幾分可信，不見得全無踪影咧，這倒也難爲他們，怎樣能把此事，竟打聽得如此清清楚楚的，正在前前後後，不住的忖想着，忽聽得那顧醫生在後房說道，夢梅不知到那裏去了，他總不見得回去罷，小西接着說道，讓我去瞧瞧他，或者在大房間中也未可知，這一來，倒把夢梅慌了起來，想這個萬萬被他瞧見不得，他如果瞧見我看這報紙，已知道了他們的秘密，不是很難爲情麼，忙即將這報紙還了那老娘姨，又用手向他搖搖，囑咐他不要聲張此事，隨即走向後房去，恰恰小西從裏面走出，彼此幾乎撞個滿懷，小西便向他問道，這半天，你到上那裏去的，夢梅道，我剛剛一到這裏，肚子就大痛起來，沒有法子，只得在外面房間中，大拆其爛污，橫豎這裏也不用着我啊，顧醫生笑着接說道，如此說來，你這人倒很會利用時間的，我的事情可也完了，我們一同走罷，夢梅道，好，好，我同你一起走，又回頭對小西道，你且不要走，就在這裏盡點義務罷，五阿姐如今已吃了顧醫生的藥水，大概不妨事了，你可放心，小西道，如此，我也不和你客氣，請你代我送顧醫生回去罷，汽車賬，叫那車夫明天到這裏來算使了，夢梅應了一聲，便和顧醫生，別了小西，一齊走出大門，坐上車子，先後回家，不在話下，可是小西和老五這一段豔蹟，人家怎會知道，又怎會登在小報上，這個悶葫蘆，很不容易打破，但在下胸中，却一片雪亮，知道得明明白白，乘這老五吞金睡倒的時候，騰出筆來，特地補敘一下，以免諸君疑惑，

且說有一天有個姓吳的，在會寶樓來叫素玉的堂唱，下面注着老五跟幾個字，等得到了那邊，見那姓吳的年紀很輕，舉動很闊，頗有上海那班闊少的神氣，見了老五，只是笑嘻嘻的，向他目不轉睛的瞧着，倒瞧得老五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嗔道，大少，你爲什麼只是望着我，難道我臉上有什麼山水或是什麼花卉畫在上面，累你這般的看個不了，那姓吳的一本正經的，說道，你別管這些，我且問你，你不是蘇州人麼，這話一說，倒害得老五格格的笑了起來，道，大少，你真會向人開玩笑，凡是吃得我們這碗飯，本來不是蘇州人，也要硬算是蘇州人，何況你只許一聽我的口音，便知我不是假冒的。何必再要問是不是蘇州人呢，那姓吳的也笑道，你不要誤會，我併不是疑心你假冒蘇州人，老實說罷，我非但不疑心你是假冒蘇州人，還知道你是姓周，從前曾我護龍街上住過的呢，老五一聽這話，倒暗暗吃上一驚，想他怎會知道我如此詳細，表面上却聲色不露，祇淡淡一笑道，看你不出，倒活像個福爾摩斯，但是你的話也不過猜猜罷了，不見得全對，姓吳的道，你不用瞞我了，我從前也住在護龍街上，和你家祇離開十幾家門面咧，老五這纔一笑無言，從此之後，那姓吳的常叫他的堂唱，常到他那裏去走動，併也做過不少花頭，老五對他倒也很好，大家見了面，常常談得很密切，這一半也是老五素性和氣的緣故，一半爲着吃了這碗飯，巴結生意起見，不得不假意周旋呢，可是這一來，姓吳的起了野心了，以爲老五真是有意於己，便想更進一步，和老五真個消

魂，因此常常三更半夜，或是假裝着吃醉，賴在老五那裏不肯走，老五雖沒有十分拒絕他的意思，但也不會留過他，神情總在不即不離之間，使他很難下手，而且每當他到老五那裏去的時候，見那後房的門帘總是下着，有客人在裏面，雖不能確定這客人是素玉的，還是老五的，但見老五前後房出出進進，很是忙碌，素玉却只是淡淡的。併沒有怎樣注意，而且常常聽見娘姨喊着老五說，五阿姐，後房間裏的客人，喊你進去一趟，有話對你說呢，因此更決定這客人是老五的，比較的成分居多，所以更使他難於如願，他便定下一個主意，要借個機會，瞧瞧這個客人到底是怎樣的人物，一晚，機會很是湊巧，一班娘姨大姐，都各有各的事去了，不在跟前，老五正在後房，和那客人窩心，好久不見出來，祇冷清清的，躡下他一個人在大房間中，他馬上立起身來，躡手躡足的，走到後房門邊，向門帘內一張，祇見老五騎馬式的，坐在一個西裝少年身上，大家咬着耳朵，談得很是密切，這時那少年的面龐，恰恰朝着外面，不過一個是沒有留心，一個是留心的，所以在這一瞥之間，那西裝少年併沒有瞧見姓吳的，那姓吳的，却早把那西裝少年瞧得清清楚楚了，等他退了回來，剛要坐下，忽然間，電一般的一陣思潮，在他腦中一轉，登時暗地恍然大悟，這西裝少年，我是認識的他，不就是老五的堂兄麼，同時，從前他在故鄉聽得的種種傳說，陡的又在他腦中轉了幾轉，暗道對了對了，怪不得老五家的時候，人家暗地都議論他，說他很不要臉，和他堂兄是有一手

的，後來，他突然失蹤，人家又紛紛傳說，說是事情發覺了，被他父親攆了出門，他無顏再住在蘇州，所以到別處去了，我當時祇當作是一種謠言，以爲天地間絕不會有這種事，大概是他和那堂兄太親密一些，一般人眼孔淺，便有下列種種推測之詞，等得他偶然往別處去上一趟人家更加油加醬的，說起他來了，誰知照今聽來，這事竟是千真萬真，人言一點不虛呢，他一想到這裏，心中又登時憤怒的不得了，暗自冷笑道咳，原來他有這們一個知心着意的堂兄伴着他，怪不得用不着別人了，祇可恨，我却無端做上了一回冤大頭，太不值得，至於花去些兒銀錢，還是一件小事呢，如今既已被我瞧破情形，總算還是幸事，從今再也不迷戀這老五，再也不到這裏來就是了，他是這們一想，立時大澈大悟，再也坐不住在那裏，立起身來就走，剛剛走到門邊，娘姨阿金恰從外面走進來，忙道，吳大少，爲何如此性急，何不再坐一歇兒走，那姓吳的鐵青着一張臉，祇向他望望，併不回答，仍向外走，這是老五在後房也聽得了，忙趕了出來送，可是那姓吳的，却早已登登的走下樓去了，到了第二天，那姓吳的，仍是氣憤憤的，很不得勁，躺在家中祇不出去，却有一位辦小田來看他了，這小田，每來必有目的，姓吳的也被他纏得發了，今天又見他走來，暗地裏攢眉叫苦，祇冷冷的和他點點頭，抽了枝香烟給他，小田把那枝香烟瞧了瞧，就向桌上一手道咳，老吳，你也太會做人家了，怎麼把大聯珠香煙敬起客來，快些喚當差的去買，不用茄立克，也得是白金龍紅金龍

，一會兒，當差的送了一盞茶來，小田呷了一口，就向地上一吐道，老吳，你真太會做人了，怎麼把這種粗茶敬客，而且說句不怕你見氣的話，這茶中還有些你夫人腳丫的氣味，快些喚當差的，到汪裕泰去買些碧羅春來，纔是敬客之道，姓吳的見他這們做張做致的，倒弄得他氣惱不出，反而笑了起來道，小田別這們嘔人笑了，有這種聯珠牌香煙，同着這粗茶吃，已是你的狗頭運氣了，在你那狗窩中，恐還沒有這一點點的享受呢，小田聽了這話，只是哈哈一笑，却又露出一副慚厖面孔，挨近身來，向姓吳的囁嚅說道，老吳，你有多餘的錢麼，……請借給我五塊錢，……說不定明天就能還你，……今天我實自急用，……請你務必要救救我的急，姓吳的聽了他果然又要來借錢，登時把臉一板道，小田，你怎麼老是向人家借錢，我也應酬你不知有好幾回了，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奉命，而且你借錢的時候，總是今天還，明天還，口頭說得好聽得很，究竟你何嘗還過人家一個錢來，小田聽了這番似嘲笑，似訓斥的說話，一點不以為意，仍嘻笑自若道，這些都是廢話，你可不必講，我且問你，你到底肯借錢給我不肯，不瞞你說，我還可在你面前，罰上一個重誓，只此一遭，下次再也不向你來借了，姓吳的也執拗得很，仍一口拒絕道，今天無論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我總不會借給你一個錢，下次或者倒有通融的餘地，這話一說，這個嘻皮笑臉的小田，也似乎有些受不住，頓把笑容一斂，氣鼓鼓的說道，你不借就不借罷，我自有的地方去借，不過我有幾

句話要對你說，像你這種人，不見得一生一世用不着朋友的，不要把錢看得太重，對朋友如此決絕，說完，向着外面便走，姓吳的也氣鼓鼓說道，別的朋友我都用得着，只用不着你這個朋友，試問，我有什麼事情，要用得着你這個躑躅朋友帮忙，這時小田一聽這話，却立停止了足，不向外面走，反身，向他笑着說道，你要問什麼事情用得着我麼，那我可對你說，如果你朋友淘中，或者在堂子中，受了什麼閒氣，我就可在我辦的小報上，說你對手方的壞話，替你報仇出氣，你倘如遇着這種事情，就是我替你帮忙的時候到！這幾句話，厲害，一說之後，陡的打入姓吳的心坎中，立是得了一個主意，早把剛纔那副嘴臉藏去，換了一副笑容喚道，小田，回來回來，我本來和你鬧得玩的，你不要當真，我如今有話對你說，小田得風便轉，也就昂昂然的走了回來問道，什麼話快說快說，不要耽擱了我的時候，姓吳的笑嘻嘻的，一把拉他坐下道，不要搗鬼了，你有什麼正事，把這時間瞧得這般寶貴，隨即咬了一回耳朵，把在素玉老五那裏所受的一股冤枉氣，以及小西和老五先後一段豔史，一齊告訴了他，小田聽完以後，拍手拍脚的說道，這是容易極了，人家沒有把柄在我們手中的，我們還可捏造上幾段，敗壞他們的名譽，何況如今確有這種事實呢，只要照實在報上登了出來，包他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那時你要怎樣就可怎樣了，當他說的時候，手舞足蹈，口講指劃，得意得幾乎忘形，連方纔擲在桌上的那枝大聯珠香煙，和呷了一口不要吃的那盞粗茶，都

津津有味，一齊吃起來了，姓吳的也是十分高興，當小田臨走的時候，他似乎有一疊厚厚的東西，遞了過去咧，二天之後，這篇東西，果然在小田辦的爛污報上登了出來，到了下午，姓吳的洋洋得意的，拿了這張小報，走到老五那裏去，誰知早有報販把報送去，老五已瞧見過內容了，那姓吳的雖是百般向他耍挾，却一點效果也沒有，併且老五還對他說，這一定是滿意我的人，故意造出些謠言來，毀壞我的名譽的，不去理他也就算了，這明明是話中有刺。姓吳的聽了，自然很是難受，也就搭越着，說些閒話，走了出來，又去和小田商量去了，可是老五嘴上，雖是說得這般硬，心上也很不得勁，到了晚上。小西到來，他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要他出個主張，不過要尋那張報時，却已不見了，好個小西，竟看得十分輕描淡寫，非但沒出一個主張，反得意洋洋的說，這怕什麼，他如果再要一登再登，登之不休，我定有顏色給他瞧，老實說，只有小報懼怕律師，如果做律師的，也怕起小報來，這不是反了麼，老五當面雖不駁斥他，暗中却大不為然，心想，我的所以墮落至此，都是你害我的，如今人家要來耍挾我，你却沒出一個主張，只是昧的說大話，這算什麼呢，不是明明要害死我麼，想到極處，也就恨到極處，不覺萌了厭世之念，乘着小西一離開，沒有人在旁邊，便吞起金來了，不料又被小西覺察，馬上請了頓醫生來，寫出金了，依然無恙，可是姓吳的那面，那裏肯就此罷休，下一期，又把下篇登出來，就把姓吳的自賂的事情做背景，更是寫得

十分不堪，老五見了，真哭得幾乎要暈了過去，併說如今名譽是掃地已盡，也無顏再活在世上了，硬逼着小西要去跳黃浦灘，小西被他逼得走投無路，也硬着頭皮說，好好，你說沒世什麼生趣，難道我有生趣麼，一同去跳黃浦灘就是了，到了夜深的時候，果然攜手同到黃浦灘去，這時灘邊寂靜無人，二人立在那邊，眺望了一回，知道戀戀世味，也是無益，還是決心一跳罷，便互相摟抱得緊緊的，想要就地一滾，滾入浦江中，不多時，便聽得撲通一聲，江邊登時起一個浪花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十三回 談奇相舌本燦蓮花 試芳衷錦囊誇妙計

江中撲通一聲，頓時起了一個大浪花，難道他們這一雙癡男怨女，已經沉在碧波深處，成了同命鴛鴦麼，不是的，不是的，原來這回周小西同着那老五，雖說是來跳黃浦的，却仍好整以暇之至，手中還拿著他那根司的克，這時互相抱持著，剛想要實行這最後的一著棋子了，小西忽然發一奇想，人向江中沉下，不知到底是怎樣的，我倒要在未跳下去以前，自己先應上一應，但是怎樣的應法呢，便又想起，這根司的克，分量倒也很重，不是可以做得代表麼，隨即放開了互相抱持的那兩隻手，拿起那根司的克，陡的向江中一擲，只見一陣浪花翻動，這司的克急轉直下，已是墮入江底了，暗想好厲害的水勢，人如果跳了下去，不是也要有同一的現象麼，別的不打緊，被他這們轉上幾轉，一定很是難受呢，想到這裏，不覺毛

骨竦然，立時存了退縮之心，而當他將這司的克擲向江中去的時候，浪花濺得很高，連岸上都有得濺到，老五的衣襟上，也被他沾溼了一大塊，不免向他嬌嗔道，這算什麼玩意兒，你瞧如今弄得這們濕淋淋的，不是很使人難受麼，小西一聽這話，倒又暗暗好笑起來，心想既然要跳得黃浦，還怕什麼水，如今連沾上這一點點水都受不住，還說什麼跳黃浦不跳黃浦，顯見得他這顆心已有些動搖了，便哈哈一笑道，好個老五，你不要再裝羊了，原來你口口聲聲的說要跳黃浦，也都是假的，我倒上了你一個大當竟正正經經的跟了你到這裏來呢，好好，如今也不必再說這種話，還是仍舊回去罷，這話一說，老五聽了，臉上着實露著忸怩的神氣，但是一個轉念間，又把牙齒咬上一咬，說道，這是什麼話，誰說不跳黃浦，我們現在已無別的路可走，不跳黃浦，又有什麼法呢，說完，又用手去勾住了小西，想要一同跳了下去，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忽聞囊囊的一陣皮鞋聲響，有人向他們走了來，嚇得老五連忙把手伸了回來，同著小西，回頭一望，原來是個狀貌猙獰的紅頭阿三，見了他們二人，就狠狠的望了一眼，打著似是而非的強上海白問道，慢漸交，儂人聲兩家頭在此地做啥，這一來，他們二人要跳黃浦，明知道跳不成的了，只得回答說是在這裏玩月，那紅頭阿三又向西渾身上下打量一下，見是西裝打扮，倒也不敢怎樣放肆，祇連連揮手道，去去，二人祇得離開灘邊，向馬路上走去，那紅頭阿三却還笑嘻嘻的，望著他們後影，口中不住說著壞來兮，壞

來兮，不過他們已經走遠，沒有聽得罷了，這一跳黃浦的趣劇，至此總算告一段落，可是老立被這爛污報一宣傳，在堂子中，已是存身不住，終究逼著小西，組織了一個臨時公館，實行那血族結婚，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再說夢梅一天正閒著無事，忽想起了又有多天不見小西了，他們這件事，現在不知已否有了結束，便想去探聽一下，誰知到了素玉的院中，竟撲一個空，老五已不在那裏了，問問他的去處，也沒有有人知曉，只得退了出來，正打大舞台門前經過，心中想著他們二人將來不知怎樣歸宿，忽有兩個醉漢跌跌撞撞的，從對面向他走了來，等得夢梅知道，要讓已是來不及，竟彼此撞在一起，夢梅幾乎被他們撞跌街頭，心中很是動怒，還沒有發作出，只聽一個醉漢說道，夢梅，原來是你，那是好極了，快跟我們一起兒走，說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了他向前就走，夢梅這才知道這說話的是黃愛蓮，那一個乃是陳玠人呢，忙道，別這樣拉拉扯扯的，快告訴我，你們到底要往那裏去，玠人道，你別管，包你是一個好所在就是了，說著，也伸出一隻手來，把夢梅拉著，二人就好像解差一般的，把他擁向前去，恨得夢梅牙癢癢的，只是沒法可想，一會兒，轉灣抹角，到了近西旅館，便走了進去，在西層樓上，開了一個房間，這才把夢梅放鬆了手，夢梅撲的在一張椅中坐下，深深的噓了口氣道，如今總算自由了，你們方才這們拉拉扯扯的，一點不肯放鬆，我還疑心你們聽把我拉到巡捕房中去呢，原來是到這裏來，這又何必如此，愛蓮笑道，你不要多嘴

唉，我們既把你拉到這裏，包你有趣味就是了，玠人却很不耐煩的說道，馱子，還說什麼空話，快飛條子去，把那話兒弄了來，這種千金一刻的光陰，千萬不要謝他白白過去啊，愛蓮聽了，微微一笑，輕輕罵上一句真是極生，也就取過請客票來，一揮而就，夢梅在旁看時，乃是請的北泥城橋鴻興里二弄的張二小姐，便笑著問道，這二小姐，又是怎樣一個人物，看你不出這浦東大老官，神通倒着實廣大咧，愛蓮也笑道，你不要罵人了，講到神通，那裏及得你報館主筆來得大，我見了你，真好似小巫見大巫了，真的那月卿女相士，不是和你很熟麼，何不去請他來談談，夢梅道你又不要看相，請他來則甚，他是規規矩矩做生意的，同那一般賣淫的有的，你的眼光須得分清一點咧，愛蓮把嘴一披道，啊晴啊晴，你又不是他們別律師，不要如此維護他們了，橫豎我也併沒有說壞他們，而且這暗骨子裏的事情，有誰知道，又何必去管他呢。說完，又把筆遞過去，逼著夢梅快寫，夢梅雖拿了這枝筆，却攢眉蹙額，現着十分爲難的樣子，說道，不要寫了罷，實對你說，我有不能請他來的苦衷咧，玠人道，什麼苦衷不苦衷，這一派推諉的說話，在我們老朋友面前，還是免了罷，你如果再這們推三阻四，我可要捉著你寫了，說了這話，果然跑了過來，聲勢汹汹的，想要捉住他的手，夢梅忙央告道，別動蠻，我馬上就寫便了，隨即寫好，同那張二小姐的請客票，一齊發了出去，夢梅嘆道，女相士也同是一個人，不知道爲什麼值得你們這班人如此看重，今天你們這

兩位寶貝，這們強姦式的逼著我去請，可不必說了，最好笑的從前還有人假冒我的名兒，去請月卿呢，愛蓮道，竟有這一回事麼，夢梅道，說來也真好笑，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報館中發稿，忽有一個茶房，笑嘻嘻的走到我的面前，低低向我說道，徐先生有一位女客在下面要見你，我暗想我並沒有什麼女朋友就是有也不會找到報館中來，這位女客來見我，大概還是爲的館中公事罷，可是我此時正忙得分不開身，騰騰旁邊那位王先生却正閒著在那裏，我就向他說道，王兄下面有位女客要見我，大概是爲館中的事罷，可是我此時正忙得分不開身，騰騰旁邊那位王先生却正閒著在那裏，我就向他說道王兄下面有位女客要見我大概是爲館中的事，就請你下去見見罷。這位王先生素來是有點邑迷迷的，一聽是女客把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條縫，忙道好好我去我去，即跌搭跌搭的，跛著拖鞋，走下樓去了隔了好一回兒，氣急氣喘的跑了上來，向我說道，你好你好你自己在外面闖了禍，却躲避著不敢出頭，教我去當這難關，真是豈有此理，我被他這們兜頭一冒，倒弄得莫名其妙，忙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問併沒有在外面闖過什麼禍呀，他聽了故意把面孔一板道，還要沒說有在外面闖過禍，現有月卿女相士，同著他的丈夫率領了許多人，來到這裏，說是你調戲他，大興問罪之師，看你還能抵賴不成，這番話一說，倒把我說得動怒起來，馬上把筆一擲，立了起來道，竟有這等事麼，讓我當面去質問他，我何時會調笑過他，那王先生這才嘆喲一笑道，坐下來罷，這

是我故意逗你玩的，不過你雖沒有向他調笑過，却有你的位朋友，假冒你的名兒，把他招了去，向他調戲一番，所以他領了人來找你。要你交出這位朋友來呢，我不禁又動怒道，這人假冒我名，固是可惡，但是他們也太無理取鬧了，這個假冒名兒的人，我又沒有知道他是誰，是不是我的朋友，更不得而知，怎能教我交出人來，玉先生笑道，這倒併沒有冤枉你，他說有一天，你在會賓樓請客，把他招了去，見這朋友也在座，後來吃醉了酒，硬把他的膀子握著，還是你去解圍的，所以今天一定咬著你，要教你交出人來咧，我道哦，原來是這位先生，這太胡鬧了，那麼現在他們去了沒有，難道還在下面等著我麼，那王先生道，你不要著急，我已替你解了圍了，我對他們說，這是與徐先生沒有關涉的，你還得直接找著那人才對，他們又反覆和我辯論了好一回，覺得我這話併沒錯，也就無法可想，這才偃旗鼓而回了，夢梅兄，今天這件事全仗著我，如果你自己下去，免不得先要吃下一個眼前虧，如此大功，你總得謝謝我，飯店衙堂中的一頓大嚼，大概要是少不了的咧，王先生說到這裏，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愛蓮這時忽攔問道，那麼這事後來怎樣，夢梅道，後來還是我到他那裏去，向他說明一切，併替那位朋友說情，方得無事，所以這一陣子，我很不願意去請他，想不到今天遇見了你們這兩個醉漢，又被你們強姦上一回了，大家閒談了一回，閉的一聲門闕處，亭亭的走進一個佳人來，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光景，彎彎的眉兒，小小的嘴兒，模樣兒

、長得很是不錯，不過眉梢眼角，頗露風騷身上穿著一身很入時的旗袍馬甲，更覺楚楚有致，一進門後，便大兜轉的，向衆人拋了一個眼風，惹得夢梅不禁暗暗叫好，便又聽得他嬌滴滴的說道，阿陳，阿黃，你們請我來做什麼，莫非又要又麻雀麼，玠人道不是的，我們已去請一位女相士到來，忽然想著了你張二小姐，所以也請你來揩揩油，相上一面咧，張二小姐笑道，謝謝你，我們這種苦命，不少相得，已可知道，還是不相爲妙罷，說著又斜過眼去，向夢梅望上一望，愛蓮便乘勢介紹道，這是徐先生，是一位大主筆，將來你做起影戲來，他很可替你鼓吹一下呢，又回頭向夢梅介紹道，這是張二小姐，是一位未來的明星，張二小姐聽了這未來的明星一個頭銜，不覺嬌嗔道，什麼明星不明星，我最不愛聽這些話老實說，上海的明星，多得像叫化子身上的白虱一般，實在不值幾個錢呢，玠人笑道，你不願意做明星，就稱你一聲暗星好不好，這話一說惹得張二小娘罵上一聲小鬼，趕過去要打他，玠人嚇得連忙作揖打恭，苦苦哀求，方始罷休，正鬧得一團糟的時候，那位月卿女相士，却推門進來了，瞧他也不過中人之姿，併不見得怎樣好看，年紀已近三十，果細心瞧去，臉上似乎還帶上點兒煙容，不知爲何能得大衆如此傾心，大家招呼了一番，愛蓮就請他有相，他向愛蓮獻上，細細相了一回，就滔滔的說，幾歲交眉運，幾歲交眼運，幾歲要尅父，幾歲要喪妻，鼻連大佳三十六歲可以大發，口部欠佳，晚年須得留心，看一樣說一樣，說得理由十分充足，

玠人夢梅在旁聽了，也很佩服他口才之佳，怪不得能在上海如此的走紅，祇有愛蓮却還露著不滿意的樣子，笑向他問道，你這相面相得很細，不過有一樁事情，你怎麼沒有說到，月卿忙問，什麼事情沒有說，愛蓮笑道，我聽說桃花運是人人要交上一回的，我這一生中，怎麼沒有桃花運，莫非是你漏去不說麼，月卿聽了，倒格格的笑起來道，人人要交桃花運，這句話固是不錯，不過你和別人不同，別人交的是明桃花，你却交的是暗桃花，愛蓮忙問道，怎麼叫暗桃花，月卿道，暗桃花，是沒有一定時期的，差不多時時刻刻，都在那裏零零碎碎的交着桃花運，所以你今天晚上，或者就有奇遇，也是說不定的啊，說完，又把手帕掩着嘴，格格的一笑，愛蓮聽了這話，似乎很是得意，一壁却帶着微笑，偷偷向張二小姐斜睨了一眼，害得張二小姐連忙把頭別開去了。跟着又替玠人，張二小姐都相上一相，一個說是將來可做省長，一個說是將來可做總長夫人，把二人恭維得十分高興，笑得嘴都合不攏來，隨又閒談上一回，月卿也就翩然辭去，不到一刻，忽見，張二小姐眉峯緊促說是肚子痛得緊，馬上就要回去，大家留都不住，只得聽其飄然而去，這樣一來，沒有一個異性在室中，三人又都覺得有些寂寞了，正在商議善後辦法，忽有一個茶房，走到愛蓮面前，輕輕說了幾句，愛蓮馬上跟他走了出去，等到第二次回到房中，面上露着很得意的神氣，玠人夢梅便問他，茶房鬼鬼崇崇的來和你說，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夢梅道，沒有什麼，不過有個朋友要和我說句話

，現在已走了，隨又很高興的說道，我們現在寂寞得很，還是叫幾個堂唱來玩玩罷，二人欣然道好，隨寫好局票，發了出去，無非是常叫的幾個堂唱，鬧上一會以後，快要近十一句半鐘了，夢梅把錶看上一看，說道，我要回館去看大樣，不能再奉陪了，說完，逕去，二人也不攔阻，這時愛蓮忽笑嘻嘻的，向着玠人說道，我和你總算是老朋友了，有一句話，萬不能不和你說，玠人詫道，什麼話，你儘管說就是了，愛蓮道，實對你說罷，方才教茶房來請我出去說話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那張二小姐，他說敲過十二句鐘後定到這裏來陪我，教我瞞着你不要告訴，你道奇怪不奇怪，玠人一聽這話，不覺頓時呆了呆，旋始強顏一笑道，恭喜恭喜，這是他垂青於你了，怪不得月卿女相士說，或者今晚就有佳遇，也是說不定的啊，夢梅道，不要打趣了，其實我對他倒並不怎樣心熱，不過既是送上門來的，我也就不向假惺惺作態了，玠人也不再說什麼，悄悄默的，好像上了什麼心事似的。在房中踱步了一會，忽對愛蓮道，我倒想得一個主意，不知你肯幫忙不肯，愛蓮道，你且說給我聽聽，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沒有不肯幫忙之理，玠人道，如此好極了，當他來的時候，我想去藏伏在那口樹中，你却故意問他，對於我的感情到底怎樣，看他如何說法，這不是很有趣麼，愛蓮道，有趣有趣，准是這們辦法，等得十二句鐘敲過了不多時候，果然有人在門上敲了幾下，知是張二小姐來了，玠人忙向櫥中躲了去，祇留下一條小縫，用來通透空氣，愛蓮這才走去，把門

開了，把張二小姐放了進來，相將這床上坐下，密密的談起天來，不一會，愛蓮忽故意向他問道，你看，姓陳的這位朋友怎樣，張二小姐發着很重的聲音說道，你問這姓陳的麼，這個人真是惹氣得緊，完全是個豬頭三，每每三日兩頭，到我家裏來，帶着一種不尷不尬的神氣。教人見了又好氣又好笑，他却不知趣得很，還常常取出十塊念塊錢送給我，其實我那裏希罕他這些臭錢，不過他既是這般廝法，我也樂得受用，所以他每次送的錢，我倒總是留了下來咧，說着，又格格的笑了，愛蓮道，你這人真沒良心他對你倒是一片真心，差不多想得要想得發癡了，張二小姐道，什麼沒良心，男女要好的事情，須得兩相情願，一相情願，是中用的，老實說，如果是我看得中的，雖是叫化子，我也情願和他要好，像這種豬頭三，看了就教人惹氣，那裏教人要好得來呢，他如果以後再這樣的不識相要和我纏不清楚，我一定要……，正說到這裏，只聽咿啞一響，好像櫥門開動的聲音，二人慌得都從床上立了起來，剛剛走到桌邊，只見一個人從櫥中跳了出來，原來這一番話，玠人在櫥中句句都聽得，氣的再也忍耐不住，所以跳了出來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四回 驚鴻依約陌上走香車 軟語叮嚀客中逢舊識

玠人躲在櫥中，句句話都聽得，真把肚子都要氣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從櫥中跳了出來，

愛蓮是早知道的，倒沒有覺得什麼，却把張二小姐嚇了一大跳，但他是何等乖巧的人，這事雖出於意外，沒有防到，也不過暫時嚇了一嚇，一剎那間，早已顏色如常，反故意嘆味的，倒反呆了起來，不禁翻着兩個眼睛望着他道，這是怎講，張二小姐併不就說，先教大家坐了下來，然後得意揚揚的道，老實對你說罷，剛纔我在房外叩門，你們隔了了半天纔開門，我知道事有蹊蹺，早已起了疑心，所以一進房後，四處留心瞧看，早被我瞧見那口衣櫥咧，一條小縫，併有一個衣角兒露了出來，便知你們定玩着什麼把戲咧，等到坐下以後，談不幾句話，阿黃就問我那句話，我更加明白了，所以故意說上這一大篇話，嘔你氣上一氣，想不到你果然上了大當了，說完這話，又嘆味一笑道，併且我要說句不怕難爲情的話，如果不知道你在這房中，阿黃固不會如此規矩，就是我也一定有點舉動做出來，難道會這樣的安分麼，你要知道我們今天約在這裏，併不是幹什麼正正經經的勾當，乃是開房間的呀，說到這裏，又回頭向愛蓮一笑，臉上也一絲絲的有些紅暈起來了，玠人被他們天花亂墜的一說，倒說得有點半信半疑。一肚子氣，早已不知消到那裏去了，只是望着他傻笑道，你好厲害，我本要想尋你的開心，却不料反上了你的大當了，隨又雜七雜八的瞎談起來，大有久坐不去之意，愛蓮還沒有表示什麼，張二小姐却呵欠連連，露出十分不耐的神氣，發話道，阿

陳，我剛纔說你不識相，原是說得玩的，不料你自己真要坐實這句話了，你想，如今已是夜深，大家睡覺要緊，你却還老坐着不肯走，有一搭，沒一搭的，講這些廢話，這不是太不識相麼，這話一說，倒弄得玠人紅皮赤頸，很是侷促不安，只得搭趣着說道，不錯，我真是和識相，如今我已知道了，好好，我馬上就走，讓你們可以早一些得到開心，說了這話，果然立起身來，向外就走，倒又把張二小姐格格的笑了起來，玠人一聽見笑聲，又回過頭來，望着張二小姐和愛蓮道，明天早上我來看你們好不好，張二小姐道，好是好的，不過不要來得過早，當心驚醒我的好夢呢，玠人應了一聲，一個人很淒涼的走出室去，愛蓮見他走後，却向張二小姐埋怨道，你也玩弄得他未免太過分了，他面上固然不見得什麼表示，心裏頭恐怕總要有點不受用咧，張二小姐笑道，他這個人實在壽得可憐，只有如此對付他，他心中倒很歡喜，否則反要不受用了，你又那裏知道，這時張二小姐向手表上一看，已快要一句半鐘了，也就嫣然一笑，攜手入韓，他們在枕上，不知怎麼唧唧噥噥了一回，愛蓮忽然打算要和張二小姐到蘇州去玩上一趟，到了明天，不等玠人到來，他們早已雙雙坐了火車，向蘇州進發了，他們這次坐的，乃是二等車，車室中疎疎落落的，併不多幾個人，隔着他們的座位不遠，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生了濃濃的一嘴黑髭，精神看去很是健旺，偶然掉過頭來，恰和張二小姐打上一個照面大家笑了一笑，那老者又把頭別回去了，愛蓮便向張二小姐問道，

這老者是誰，張二小姐道，你不認識他麼，他倒也是上海一個大人物，手中很有上不少的花頭，常喜歡到那些莊上去玩，赫赫有名的老甲魚，就是他呀，愛蓮道他的綽號叫做老甲魚麼，張二小姐道，不錯，無論到那片莊上去，講起老甲魚，沒有不知道的，他有一樁最作孽的事情，就是喜歡替一般女孩子上頭，而且只揀十四五歲的，年紀略略大一些的就不要，聽說每年被他糟蹋的女孩子，總有十個八個呢，愛蓮道，那他的興致未免太好了，張二小姐笑道，這也不關於興致好，聽說他是懂得採捕之術的，每一女孩子，他只睡上二回，就不要了，所以他的臉上，紅裏泛黑，黑裏泛紅，一天好似一天，被他糟蹋過的那班女孩子，却一個個憔悴得不成模樣了，你道可嘆不可嘆，愛蓮聽了，不覺憤形於色道，這種人真是可殺，我倒要替那班女孩子鳴不平，不過那班女孩子的父母也太忍心，怎肯拿自己親女兒，供他的糟蹋，張二小姐嘆道，這無非是貪他的金錢罷了，老實說罷，最不幸的，是上海那班貧家女子，無論生得怎樣三貞九烈，爲了金錢所驅使，就難保持他們的清白，何況還有那班魔怪，憑着金錢的勢力，千方百計的，去轉他們的念頭，教他們擺脫不來，這在內地究竟少有這種現象啊，愛蓮也不禁感嘆了一回，忽又問道，那麼你怎樣認識他的，難道你也會被他，……張二小姐聽他說到這裏，臉上不禁微微一紅，即使勁的，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正在這時，忽又聽得轟的一聲，好像有什麼東西從高處跌了下來，便把愛蓮的話頭打斷，忙向發聲處瞧

看時，原來是一位客人的一隻手提皮篋，在托板上放得不甚穩妥，經不住車子幾陣顛簸，便從上面跌了下來，幸喜是跌在地下，併沒有傷人咧，一會兒，車子已在蘇州站停下，愛蓮便同張二小姐走下車來，他到蘇州的時候，素喜住在鐵路飯店的，便雇了一乘馬車，逕向鐵路飯店行去，這一次在蘇州下車的旅客併不多，所以一路上倒也十分清靜，二人在車上談談笑笑，指指點點，很覺有味，正在賞心悅目之際，愛蓮又偶向前面望上一望，只見離開他們的車子，約有三箭之遠，也是一輛馬車，車中也坐着一男一女，從後影望過去，覺得很是相熟，但是一時想不起他是什麼人，祇希望他把頭回過來，便可瞧個明白了，但是望了些時，却總不見他的頭回過來，正在十分氣悶，忽的靈機一動，想着了什麼似的，啞的一聲喊了出來，這不是他麼，但是同他坐在一車中的，又是什麼人呢，張二小姐見他望着前面出神，又是這們自言自語的，倒很覺得有些奇怪，便笑着問道，你到底瞧見些什麼，值得如此失張落智，莫非前面車中坐的那個女子，是你相好，如今見他和別人坐在一車，你覺得有些不開味麼，愛蓮道，不是的，我除了你之外，那裏還有什麼別的相好，併且他始終沒有把頭向後看過，我又怎能知道他是誰，不過從後影望過去，很像是我朋友做的。個人，所以覺得有些疑惑咧，一面說，一面教車夫趕快追上前去，誰知還沒追上幾步，忽的車子一側，那拉車的馬，兩足打了一個滑躑，倒把二人小小吃上一驚，忙命車夫，還是慢慢兒的走罷，不要追了，

那車夫樂得寫意，又慢吞吞的，一步步的把馬趕上去，可是前面那輛馬車，此時又加上一鞭，如飛而前，遠遠望去，早已到了一所屋子門前，停下來了，等到他們趕到那輛馬車，已放了空車回去，車中那兩個人兒，已不知去向，大概到了旅館裏面去了，愛蓮這時相看房間要緊，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等到房間看妥，到外面吃了頓飯，就到幾個着名的花園中遊戲上一回，等到回來，已是上燈時分了，蘇州的夜市，遠不及上海來得熱鬧，除了看新戲之外，沒有別種好點的娛樂，他們是在上海見過大世面的，那裏要來看蘇州這種不三不四的新戲，所以也沒有到馬路上去，老早就睡下，自尋那柔鄉樂趣去了，第二天，愛蓮出去拜望了幾個朋友，回來的時候，打走道中經過，只聽一個茶房，正向他一個同伴說道，今天真是觸霉頭，一個大清老早，就碰見了這種事，那同伴問道，什麼事，莫非你又看見了什麼西洋景麼，愛蓮一聽這話，不覺好奇心發，倒立住了脚，假意裝作像落去了什麼東西，在那裏尋找似的，要聽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便又聽先前那個茶房說道，那裏是什麼西洋景，不過事情也有些相近罷了，對你說罷，我今天走進了那四十三號房間，就是昨天從上海來的那一男一女住的，我們不是曾經私下議論過，說他們的踏道有些不對麼，那時他們倒已走了起來，我便去替他們鋪床，誰知我的手剛剛伸進被中，那觸着了一件濕膩膩的東西，當時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出被外一看，却是一塊手帕，上面斑斑點點，這時把我氣的什麼似的，把來就

向旁邊一擦，那女的却已瞧見了，羞得滿面通紅，那男的好似沒事人兒一般，只是癡癡的望着那女的笑呢，大清老早就碰見這等事，你道觸霉頭不觸霉頭，那同伴聽了，哈哈大笑道，阿高哥，這不是觸霉頭，恭喜你，說不定還要發大財呢，愛蓮聽到這裏，知道已沒有什麼可聽了，也就走向前去，一壁想道，我住的是四十二號，那是四十三號，不是就在隔壁麼，得便我倒要瞧瞧這一雙男女是怎樣的人物，隨也推門走入自己房中，却見張二小姐笑盈盈的向他說道，你可惜來遲一步，不然，正好好戲瞧呢，愛蓮忙問是什麼把戲，老實說，旅館本來是各種把戲的策源地啊，張二小姐把嘴向右邊一努，說道，把戲就出在隔壁，不過當時走道中，並沒有什麼人，所以這齣好把戲，只有我一個人瞧見呢，愛蓮一聽說把戲出在隔壁，更加起勁起來，定要追問出一個所以然，張二小姐便說道，你出去後，我一個人閒着無聊，便走出房外，在走過中間瞧瞧，正瞧着瞧着，忽聽閉的一響，隔壁的房門開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從房內奔了出來，像要逃走的样子，跟着又有一個少年奔出，一把將他拉住，却聽那女子含怒說道，你好，你把得騙到這裏，却又這樣的欺侮我，我如今定要回上海去了，那少年也怒聲道，那個騙你，那個欺侮你，這是向你姆媽說明，並曾得到他的許可的，你難道不知道麼，那女子道，不管什麼姆媽不姆媽，總之，你把我欺侮得太狠了，我此刻非回上海不可，並且你方纔在茶房前對我得意那副的神氣，請問應該不應該，那少年一聽後面這兩句

話，倒又嘆味一笑，央告道，這個的確是我的不是，好妹妹，你饒恕了我這一遭罷，下回再也不敢，說着，又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好像是說在這走道中吵鬧，被人看見了，不大雅相，還是回房去罷，隨又千央告的，萬央告的，總算把那女子拉了進房，這齣把戲也就告終，你道有趣不有趣，愛蓮一聽這話，再把茶房說的那番話合上去，對於個中情事，早已洞若觀火了，暗想又不知是那一家妓院中的小先生，爲避人聞目起見，偷偷來到這裏，幹那點大蠟燭的故事，這也是現在常有的事情啊，一壁笑道，有趣，有趣，你既瞧見了這好把戲，我倒也想去瞧瞧，只不知眼福好不好，隨即走出房去，在房門外閒踱着，不多一會，隔壁的房門，果又鬧的開了，走出了一個花枝招展的麗人來，和愛蓮一照面，大家都不禁呆了起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徐夢梅的心上人龍珠呢，良久良久，還是愛蓮先開口道，你怎麼也來到這裏，是幾個人來的，龍珠聽問，臉上瑟的一紅，很勉强的回答着說，是兩個人，是你姆媽麼，不是，是徐大少麼，不是，經這兩問，龍珠幾乎要急得哭了出來，帶着哽咽的聲音道，黃大少，不用問了罷……唉，黃大少，這種事千萬請你不要說給徐大少得知，他聽了，一定要很不高興，但是在我這邊，也是被我姆媽強迫着，自己做不得主來咧，說到這裏，已是淚眼瑩瑩，愛蓮看了，也老大的不忍，心中很是可憐他，忙道，我知道，我知道，決不對徐大少說一個字，正在此時，又從房中走出一個少年來，見他二人站在那裏說話，便惡狠狠

的盯了愛蓮一眼，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五回 憎饒舌人前飛白眼 服貳心暗地送蓮鈎

那少年向愛蓮很很的望了一眼之後，忽又退入房去，在這退入房去的時候，愛蓮倒也想起來了，這人綽號不是叫做蠟燭店小開麼，從前倒也曾同過幾示棒面，總算有些認識，怪不得他也覺得有些難爲情，要退入房去了，如果是不相識的，照葉他平日那種蠟燭脾氣，說不定大家還要鬧起來咧不過這人雖號稱是小開，雖也的確在新聞上，鬧著一引小小蠟燭店，但是手臂素來不大闊，有時在應酬場中，竟連大牌都不敢打，這次替龍珠點大蠟燭，一定也不會出多少錢，這是龍珠的姆媽老二在那裏減價賤賣了，本來他你這幾節生意不大好，要撐這種局面很是吃力，這也怪不得他們呀，不過夢梅可憐得很，竟還睡在鼓裏，沒有知道，他平素雖口口聲聲，說是不轉龍珠什麼念頭，但是如果知道了這件事情，心中也一定要十分的難過呢，他一壁想著一壁笑嘻嘻的向龍珠說道，恭喜你竟實授了蠟燭店小開奶奶了，龍珠臉上惹的一紅，向他瞪了一眼，露著十分幽怨的樣子，愛蓮看了，倒又老大不忍，暗悔我不該如此調侃他，他如今正是萬分可憐啊，隨即向龍珠點上點頭，退入自家房中，龍珠也姍姍的走向外面去了，如今且按下這邊，再把那睡在鼓裏的徐夢梅提一提，夢梅這兩天來，神氣

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他平日雖常在玩笑場中走動，但是做起事來，却是十分起勁，這是同館的人都讚上他一聲的，如今却顯著懶洋洋的樣子，伏在桌上，空洞著一雙眼睛，好像向那方白壁呆瞧著，一點事情也不做，排字人向他來取稿子，他就很隨意的，在桌上亂稿中，取上幾篇授給他，看都不看一眼，連排字人都暗地笑他，徐先生太拆爛污了，一班同事，也覺得他有些不對，那位王先生就問他道，夢梅，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弄成這個樣子，如此下去，說不定要成神經病，我和你坐在一起，倒也覺得有些可怕呢，他聽了，也祇作一苦笑，沒有什麼回答，他每天吃晚飯，總要到豫丰泰去，吃上幾杯老酒的，他的一班老朋友，也拿那邊做長川聚會的所在，那三十七號房間，差不多似被他們長年定了去的，沒有敲過九句鐘，不敢賣給別人呢，這幾天，他雖仍照舊的到那邊去，但是對於酒不大吃得下，每每吃不到三五杯，便就醺醺然有些醉意了，或是拿起酒杯向地下亂擲，或是用筷子擊着桌子，無非顯出一種抑鬱無聊的樣子，他的一班老朋友，像李杏卿，陸玉泉，尤蘭陵等也覺得路數不對，有一天，李杏卿便笑著問他道，夢梅，你不要是神經病發作了罷，尤蘭陵笑着，那裏是什麼神經病，人家的的確確患的是相思病呢，這一句話，却道著了夢梅的心事，臉上不覺微微一紅，一壁仍支吾道，不要瞎說，我能同誰害相思病，蘭陵哈哈大笑道，梅龍鎮戲中說得好，我前面也是龍，我後面也是龍，……哈哈，你害相思的就是這龍珠呀，自從他突然的說是到杭

州燒香去後，你這病就開始害起來了，我是冷眼旁觀，瞧得清清楚楚，包你這龍珠一回來，你的這病，就可霍然全愈了，衆人聽了，也是哈哈大笑，正在這了當兒，堂信紹興梅蘭芳忽然走進來說道，徐先生，有電話，夢梅一聽說有電話，精神陡的一震，忙問道，什麼地方，堂信道，樂餘里，這樂餘里三字，好似有催眠術的功用似的，登時愁容盡掃，喜色畢呈，立了起來道，好好，我去聽，蘭陵道，恭喜恭喜，這定是那龍珠回來了，你何必自家去聽，敎堂信吩咐他到這裏來就是了，夢梅道不不，這樣辦法不大好，……話還沒有說完，早已如飛走出室去，不一會，又得意揚揚的走了，回來，匆匆把馬褂穿上，說道，我要走了，你們論寬坐一回兒罷，李杏卿笑道，其實你把他叫到這裏來，也是一樣，何必定要移樽就教，如果你們一番纏綿的情話，怕被我們聽了去，那外面洋台上，很是清靜，也大可做得談心之所啊，夢梅好似沒有聽得一般一句也不回答，就匆匆而去，一到龍珠的院中，却只有龍珠一人在外房，似乎正在那裏等著他來呢，他的兩個眼睛，祇和龍珠的俏面龐一接觸，不知不覺的，就從心坎中，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樂趣來，立刻走上前去，緊緊的握著他的兩手，一眼不霎的，向他臉上望著，良久良久，方說上一句話道，你倒胖了些了，龍珠本懷著一肚子的鬼胎，被他這們瞧著，已是十分侷促不安了，一聽見這句話，更疑話中有因，春光已是洩漏，臉上不覺瑟的一紅，用力把手掙脫，又把臉避了開去，夢梅那裏知道就裏，只道是着惱他了，

急得左也央告不是，右也央告不是，着意向他溫存一番，……不多一會，又聞高喚一聲客人，簾子一掀，走進一個人來，高聲嚷道你們二人好寫意，鬼鬼祟祟的，在這裏幹些什麼，可被我瞧見了，龍珠忙回頭去一瞧，却正是在蘇州逆旅中邂逅相逢的那黃愛蓮，不覺臉上又是一紅，愛蓮却行所無事，祇微微向他一笑，夢梅道你這人消息倒真靈，我前脚剛剛走到你已後脚跟了來了，你前幾天在那裏，怎麼老沒見你呀，愛蓮笑嘻嘻道，我前幾天在那裏，龍珠一定知道，你只要問他就是了，這話一說，真把龍珠急到萬分，兩臉嬌紅盡褪，立時泛作白色，嗚嗚道，黃大少，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愛蓮倒又噗哧一笑道，龍珠，你到底是個小孩子，祇這們輕輕的一句笑話，你已是吃不消，發極得這般模樣，難道徐大少不相信我們，還會疑心我們背著他，做出什麼歹事來麼，這一說，龍珠纔把一樁心事放下，夢梅却正色說道，玩笑歸玩笑，正經歸正經，你到這裏來找我，大概要和我商量什麼正經事情，我們到後房去談罷，愛蓮點頭道好，於是大家進了後房，愛蓮，夢梅，就在煙榻上對面躺下，龍珠坐在榻沿相陪，愛蓮道，我來此非爲別事，祇因有幾個朋友，合開了一爿小報館，明天就要出報，托我求你在報上替他們登上一段消息，併向各報代送小楊，所以急急的今天就要把你找到，不料到的豫丰泰，撲了一個空，聽蘭陵說你在這裏，因此又趕了來了，說著，又從懷中，摸出一張紙來，遞給夢梅道，這是他們擬的，如有不對的地方，你儘管筆削就是了，

夢梅接在手中，也不瞧看，就向懷中一塞道，這種消息，胡亂登一下便是，要改什麼，這時却見門帘一動，龍珠的奶媽老二走了進來，向二人招呼了一陣，也在床前立著，好個狡狴的黃愛蓮，霎時間，忽被他想得了一個很調友的主意，却故意說道，你好福氣，你這小阿囡，眼睛一霎，已長成得像大人了，老二眉花眼笑的說道，長的確是得高，不過仍是小孩子脾氣，一點不懂事，教人看了氣煞，夢梅道，這是在那裏代他客氣了，他現已長得這般亮大，你須早早打個主意，找個客人來點大蠟燭了，讓我們也好吃一杯喜酒噯，老二道，這是要先儘徐大少的，我老早說過，替我們小囡點大蠟燭的，除了徐大少，不能有第二個人呢。夢梅聽了這話，似乎也得意，却假意向愛蓮發話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放著要多可講的事情不講，單講這種事情，這有什麼意思，龍珠也很很的向他瞪了一眼，似乎怪他多說話的意思，愛蓮却只裝作沒有覺得一般，仍很高興的說道，這樣事情，如果說是沒有意思，天下沒有再有意思的事情了，老實說，你既和龍珠如此要好，這倒也是一種不免的手續啊，老二，你說我這話對不對，說時，用眼向他一瞷，只見老二拍手說道，黃大少這句話，真是對極對極噯，徐大少，不知你意思沒有意思，如果有意思的，一切儘你徐大少吩咐就是了，我是不同別人一樣，要需索什麼東西，什麼東西的，愛蓮道，夢梅，你儘管放心，一切我有替你代辦，你只要答允上一聲便了，夢梅笑道，你這人真是無事忙，人家對於這事很是淡漠，却要你在

旁邊瞎起勁，這又何苦來，以後這些廢話，我勸你還是少講講罷，愛蓮道，廢話我就不講，不過你後來不可懊悔，你要知道，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一失去了，從此就不能再得，老實說，這老二總算是有良心的，換了別個壞一點的，早把龍珠偷偷給別人家點了大燭燻去，那裏還留著儘你，你又那裏會知道呢，說著，又向老二瞟了一眼，却見老二仍是神色自若，笑嘻嘻的道，黃大少，這句話，最是一句明白話，上海灘上壞人多，像我老二這樣有良心的，委實沒有幾個呢，愛蓮也笑道，老二姐的確是好人中選出來的好人，這樣的好人，六月裏死起來，也不會臭爛的，老二輕輕啐上一聲道，好晦氣，黃大少，你怎麼如此不討吉利，死的活的，這門的瞎說，我是最怕死的呀，他們這們你一句我一句的瞎說，似乎一點沒有什麼，只害得龍珠在旁邊擔足心事，生怕一個說得不對，在無論那口風中洩漏了春光被夢梅知道了細情，這教他何以自容，所以兩隻手都嚇得冰冷，一張臉更慘白得可憐呢，好容易，纔見愛蓮止了談鋒，在榻上走了起來，好像要走的樣子，方把心上一塊重石放下，這邊愛蓮辭了夢梅，走出院來，想著老二那番還要假撇清的說話，覺得暗暗好笑，又暗替夢梅不住嘆息，旋又想起，有個秋霞閣，我曾叫過他三四個堂唱，也就住在這條里，內今天乘便，我何不去打上一個茶園呢，主意打定，也就走了，却是樓上房間，等得跨進了房門，却見後房的門帘下著，裏面牌聲隆隆，好像有人在那裏碰和倒又懊悔自家不該來的，在這種陌生地方又有人

在這裏碰和，一個人來打白茶圍，又有什麼趣味呢？但是脚已跨了進去，一時也不便就退出來。天什那個秋霞閣，却已笑盈盈的迎了出來。一把拉著他道，黃大少，你是不容易請到的，今這麼好風，竟把你吹了來，裏面請坐，一壁說。一壁即拉了他在大房間中坐下，愛蓮四下一看，布置得倒還不錯。連讚好所在，好所在，秋霞閣很殷勤的，和他談了一會，忽然問道，黃大少，在這裏碰和，好不好，愛蓮聽了，倒是一怔。暗想這個秋霞閣。生意做得怎麼如此的認真，我剛剛來打第一個茶圍，他就要捉著我替他碰和了，一壁答道，好是好，不過一時間找不到朋友，可怎麼辦，秋霞閣倒嘆喲的一笑道，黃大少，你誤會了，我不是要你替我們做花頭，乃是問你高興不高興。又小麻雀，如果高興的，我們這裏碰和搭子多得緊呢，愛蓮忙的，高興高興，一定奉陪，秋霞閣便高聲喚粗做娘姨，快把桌子拉開，我們這裏也要又麻雀了，隨又喚了阿金阿寶兩個做手到來合了他和愛蓮，成了一局，便紅中白板的，鬥了起來，這場麻雀，只叉的是五千銅板小么半，真是小得異乎尋常，但是大家嘻嘻哈哈的，熱鬧的不得，人家不知道的，還道他們在那裏又什麼大麻雀呢，愛蓮也暗自好笑。這真是想不到的事，今天竟會同著這幾個人，又會又起這種小麻雀來，八圈又畢，愛蓮起身想走是，秋霞閣却與致好得很硬要留著他，再繼續又八圈，愛蓮情不可却，只得勉強答允下來，十六圈畢，已是三句鐘了，秋霞閣却仍無倦意，還要再又下去，愛蓮道，好了，你饒了我罷，這樣的小麻

雀，要又上一個全夜，實在有些不合算呢，話剛說完，秋霞閣早把蓮鈎暗中向他輕輕一勾蓮又嫣然一笑道，麻雀雖小，但是是我叫你又的，你就陪上我一夜，也有什麼要緊，還說什，合算不合算，這門一來，弄得愛蓮登時骨頭酥酥的，早向美人豎上降旗了，不要說一夜，就是教他十夜百夜，他也一定答允下來呢，暗想月卿女相士的說話真靈驗，莫非我真在那裏交著暗桃花運，所以這個秋霞閣，竟又垂青於我，這樣的向我賣弄風情呢，再聽聽後房，也仍是牌聲隆隆，沒有停局，倒大有唱對台戲的樣子後來，直到天亮，雙方方纔先後停戰，愛蓮雖是一夜未睡，精神未免有些疲倦，但是心中却快樂的了不得回到家中，睡在床上，還想着秋霞閣對他的那番情意，又打算此後應該怎樣進行，也就沉沉的睡去了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忽然有人在他床前叫道，愛蓮，醒來，你昨天做了人家大大的一個傀儡難道竟沒有知道麼，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六回 誇俊遊嘉節逢長至 逞豪舉隙地敬華筵

夢梅這天正走到報館中，茶房就走來對他說，樂餘里已有好幾個電話打來了，夢梅把頭點點，不說什麼，剛剛坐定，又聽見電話機上鈴鈴的一陣響，跟著，就聽見茶房高聲說，請徐先生聽電話，夢梅忙走去一聽時，却聽得龍珠嬌滴滴的聲音，在電話中說道，你的事情完了麼

，早點來，省得主人未到，客人先到，夢梅這纔想起，今天是冬至節，自己確曾答允他在那裏請客，請客票併已發出去了，隨回答一聲知道，我就來了，即把電話搖斷，回身坐定時，忽又想起，今天非特須到龍珠那邊去吃酒，婉香那邊，我也曾拆上一個爛污，併且這爛污拆得很大，須得去還一個願心咧，原來這婉香，素來是他一姓張的朋友所叫，並不是他招呼的，有一天，他已吃得醉醺醺，忽見婉香正嬌々婷婷的走了來，他一時高興，就說要轉婉香一個局。那朋友自然只好答允，誰知婉香剛剛坐定，他却妙得很，第一句話就對婉香說，你快些去拿請客票來，我要在你那裏請客了，這一來，倒弄得婉香莫名其妙，心想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剛轉一個堂差，話還沒有說得一句，就說要請客了，不免露著躊躇之狀，他見了，倒哈哈大笑道，難道你不相信，以爲我同你開什麼玩笑麼，那你弄錯了，我素來就喜歡這個調調兒呢，大家也七張八嘴的說，徐大少的脾氣，素來是如此的，你儘管把請客票拿來就是了，隨就在冬至日請客，當下夢梅迴想到這件事，不覺暗自好笑，我這個人總算會尋開心的了，這是別的人所幹不出的呢，可是一轉念間，却又把這襟懷曠達的徐夢梅，也呆上了一呆，原來他這一陣子，揮霍得太厲害，已是金盡床頭，不名一錢的了，但是又一轉念，早已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笑嘻嘻的自言自語道，讓我向蘭陵去借，他是一位闊買辦，一定能數倍給我，隔幾天還他就是了，主意想定，匆匆發了點兒稿子，就去找蘭陵，蘭陵倒

還在行中沒有走，見了他來，就笑嘻嘻的說道，夢梅，你來得正好，你當知道，今天實是我們的忙日，照我所接得的請客票，那萬不能不去的地方，已有七六起了，臨時難免不再發生幾起，所以我已擬定了一張表，大家都照表行事，免得分不來身，說著，就拿那張表遞給他，夢梅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六時至七時 龍珠 七時至八時 玉兒 八時至九時 醉月 九時至十時 素侶 十時至十

一時 花翠玉 十一時至十二時 素娥 十二時至一時 婉香

夢梅看完以後，笑道，你這人真有心思，連吃花酒也都編起表來，蘭陵道，吃花酒，本來也算是一件絕大的學問。不是粗心人所幹得下的，像今天這種日子，如果不替他細細編一張表，那就未免要顧此失彼了，夢梅道，不過照你表上所開每一處地方，只限一個小時，未免嫌太少一點麼，蘭陵道，雖是嫌少一點，也只有這樣辦法了，老實說，今天那裏去吃什麼花酒，實在是半日拆下了許多零零碎碎的爛污，却在這一天，打總來還一下賬就是了。所以到了一個所在，只要摸出錢來買票，跟著馬上開席，吃到大菜上來，馬上就走，如此，時間很是經濟，恐怕還不消一小時呢，夢梅笑道，照你如此說來，簡直可稱得上要緊完三字了，不過尚有一個缺點，在路上的時間，你還沒有計算在內呢，蘭陵道，這個我們可自由伸縮，本來這種瑣細的事情，萬不能訂在表內啊，當下夢梅又把要向他借錢的意思，對他說明，蘭陵滿

口答允道好好，我先借給你二百元罷，如果不敷，臨時還可向我取，說完，馬上去開鐵箱，拿了二百塊錢給他，夢梅接了揣在懷中，心中又十分快樂起來了，蘭陵把表看了一眼，說道，時候已是不早，我們可以出發，也可讓你和龍珠多談話幾分鐘，這也是訂在第一起的一種意外便宜啊，二人隨即走出門去，到了龍珠那邊，就電話四馳，去把那班朋友請來，一會兒，黃愛蓮來了，露著垂頭喪氣的樣子，沒有從前那們高興，夢梅就問道，愛蓮，你素來是活潑潑的，今天爲何這般模樣，莫不是你的相好嫁了人麼，愛蓮直著兩個眼睛道，我有什麼相好，嫁人不嫁人，更不關我什麼事，夢梅道，那你爲何如此，老實說，我最是能察言辨色的啊，愛蓮被他逼得無可奈何，只得長嘆一聲道，唉，我上了人家的當了，夢梅忙問他上了什麼人的當，他纔一五一十的，把那天在秋霞閣那裏打了一夜牌的事情，說了出來，夢梅笑道，這是不可多得的豔遇，怎能說是上當，你這一夜未睡的損失，秋霞閣總會補償你的呢，愛蓮苦著臉說道，你不知道還有下文咧，這時蘭陵也聽得十分高興，纔問道，還有下文麼，那我倒要聽聽，愛蓮道，我那天回得家去，直睡到下午，方被我的母舅喚醒，劈腦的就對我說，你上了人家的大當，難道竟不知道，我當時倒弄得莫名其妙，後來經他細細說明，我纔恍然於他爲何要說這句話，原來那日在後房打牌的那一起人，也是我們浦東幫，有幾個還與我有點認識的，我雖沒有瞧見他們，他們却早已瞧見我了，疑心我有意和他們吃關，所以和我

唱對台戲似的，賭氣打了一夜牌，可憐他們一場場的打下去，也不知出了多少場的頭錢，誰知我却叉的是小麻雀，一文錢也沒有掏腰咧，後來他們還是氣不過，所以又去告訴了我的舅舅，想教舅舅教訓我一頓，也可出出他們一股酸氣，蘭陔笑道，這一幫人倒有故鄉風味，還不脫一股浦東氣，老實說，現在在外面跑跑的一班人，大都精明的了不得，這種閒氣，是不喜爭的了，但是你的舅舅，可曾把你教訓沒有，愛蓮笑道，我長得這樣大的人，他真還能把我教訓不成，不過他也是一個老白相，聽了我一番話後，仍說我是上了人家的大當，那秋霞鬧完全把我當作傀儡咧，我當時聽了不大相信他這句話，但是後來再到秋霞鬧那邊去走走，果然對我十分冷淡，沒有那晚這般的親熱了，這他的居心不是很有些不對麼，講陔道，秋霞鬧把你當作傀儡，或者也是有的，不過對於男女相悅的事情，我倒另有一種見解，這完全憑著雙方發出來的一種電氣，電氣互相一合，無論是怎樣陌生的，也會親熱起來，電氣一過，雙方的感情就不能成立了，那晚秋霞鬧對你如此的親熱，或者也是一種電氣的作用，那時你如果遇有相當的機會，就是向他作更進一步的要求，說不定也能如願以償的，後來，他的所以冷淡你，這是他的電氣已過，你的電氣雖高，也仍合不上去，並沒有其他道理咧，夢梅笑道，你這番議論，真能發人所未發，不過你對玉兒的那股電氣，怎麼總常常如此，沒有過去的日子呢，蘭陔道，這個不要問我，却先要問你，你對龍珠又是怎樣的，這話一說，大家相

視而笑，這時一班朋友，都已陸續到來，蘭陔又把那張表給大家一看，大家很是贊成，都說總要有這一個支配方好，否則我們正愁分不身來咧，於是大家都照表行事，完了這家，便到那家，並由蘭陔提議，大家不准坐車，各人帶了各的相知，一聯串的徒步而往，大家欣然贊成，路人見了，倒覺得希奇的了不得，都拿了懷疑的眼光瞧著他們，夢梅笑道，我們今天這羣人真像一串大鬧蟹了，愛蓮道，這句話好不吉利，一串似的拉到巡捕房中去，這纔喚做一串大鬧蟹啊，夢梅笑道，他們這種大鬧蟹，還嫌有點馬馬虎虎，像我們這種大鬧蟹，纔像市上賣的洋澄河蟹，配搭得十分均勻，你瞧一隻尖臍旁邊，不是總配著一隻團臍麼，這還沒說完，早惹得一班鶯鶯燕燕，一齊格格的笑了起來，一路上更覺熱鬧了，後來，又連吃了幾家，便到了婉香那裏，龍珠光著眼睛問道，這裏是什麼人的主人呀，夢梅還沒有回答，愛蓮早搶著說道，除了你們的徐大少，還有什麼人，龍珠不知不覺間，臉上露著不高興的樣子，向夢梅瞪上一眼道，我也沒有見你叫過他的堂唱，怎麼就請起客來，這倒是一件希奇的事情呢，回過頭去，却見素來叫婉香堂唱的那個姓張的，也在旁邊，便問道，張大少，今天怎麼不是你請客，却是徐大少請客，我倒弄得有點莫名其妙呀，那姓張的冷冷的說道，徐大少高興要在這裏請客，我又有什麼法想，這個你不能問我的呀。說著，走了開去，到得坐席，婉香恐多應酬了夢梅，姓張的要不高興，多應酬了姓張的，夢梅又要不開味，所以反弄得兩

邊都不應酬，那龍珠素來是和夢梅有說有笑的，今天爲著夢梅無緣無故的在這裏請客，疑心他懷著異念，心上也十分不得勁，只是冷坐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所以席面上覺得異常冷靜，蘭陵雖欲竭力鼓起衆人的興致，也是鼓不起來，到將要散席的時候，那姓張的忽裝著一臉笑容，對夢梅說道，夢梅，我有一句玩話對你說，我今天同你好像在那裏打撲克，你總算是已出價的了，不過我要雷斯，請問你還要白克不要，說完又是一陣狂笑，夢梅素來是最負氣的，那裏聽得進這些說話，正要回答說，我白克是白克定的了，忽然偷眼一瞧龍珠，只見龍珠正鼓著兩個眼睛望著他，似乎急欲一聽他作何答語，他這顆雄心不覺立時降服下來，勉強裝著笑容答道，派司派司，不看不看，我們都是自家朋友，這們一個雷斯，一個白克，還成什麼樣子呢，這話一說，那姓張的倒很得意的笑了，再偷瞧龍珠時，臉上也滿露笑容，不像方纔那們冷冰冰的，並偷偷向他說道，你這人真是蠟燭，可是愛蓮正坐在旁邊，他的耳朵最是尖不過，這句話早已被他聽了去，就微微向龍珠一笑道，徐大少也不是什麼蠟燭店小開，怎麼你喚他蠟燭，你莫不是認錯人了麼，這一來，害得龍珠滿臉緋紅，連連瞪了他幾個白眼，可是這些事情，答梅一點沒有覺得，他正在那裏想，今天在這裏請客，真是無謂之至，白白花費了錢，不要說起，那要兩面受氣，這又算什麼呢，罷罷罷，這種無意識鬧頑笑的事情，從今後再也不幹的了，正在想著，忽有人在他肩上一拍，忙回頭瞧時，却是他所招呼的

那個雲仙來了，這雲仙雖是生得粗眉大眼，却會吃酒豁拳，另有一種風光，在他身後坐定後，就聽他說道，徐大少，今天我們房間裏，花頭少得很，你也能去替我們碰一場和麼，你總也算是我們那裏的老客人了，夢梅一聽他的話，說得十分可憐，一時豪情又起，便道，單碰一場和，我是不幹的，再吃棧把酒，多做幾個花頭罷，你趕快回去預備，我們馬上就來，雲仙聽了，略略躊躇了一下，也就走了。蘭陵愛蓮却都怪他太高興了。如今已是什麼時候，還要如此的鬧下去，不是要鬧到天亮麼，夢梅笑嘻嘻的道，佳節不可多得，且樂此一宵再說，不瞞你說，我今日報館中的事，早已請人庖代了，大家不勝其騷，只得跟著他走，誰知到得那邊，大小房間都不空，只隔了後面一席地，讓他們坐，氣得一班朋友紛紛逃走。夢梅却仍不肯走，一點人數，連他自己，還有四個人，便道，難道這一席地，就不能吃酒了麼，我偏要吃他一個淋漓盡致，使命擺起席面，四個人居然就在那邊吃起酒來，却四個人偷偷一商議，故意惡作劇，大發其局票，只要認識的就發局票把他叫了來，每人平均竟叫了有兩打堂唱，你想一個堂唱來的時候，一花一葉，拼成雙擋，這是極平常的事，有的還要帶上一個烏師先生，八打堂唱就要有三三百人，雖不會同時齊來，也不致有十分的先後，這一點點的地方，那裏坐得下，害得雲仙沒法可想，只好連陪不是，夢梅却只是哈哈的大笑，似乎是對他說，起初雖是你來掉我的槍花，如今我總算把你也懲治住了，等到興致已盡，他便把應開消的錢，

向席面上一擲，同著四人大踏步而出，雲仙在後相送，還是連聲抱歉不絕，他坐上車子，回到家中去的時候，偶爾拿出皮夾一看，中間的鈔票，早已用得精光，只變了一大捲的餐飯票，不覺露著微笑，暗想，我今天無名無目的，竟用上這幾個錢，也總算是會用錢的了，被一般把錢看得很重的朋友們知道了，一定要說我一聲荒唐呢，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七回 壽宇宏開願花長好

酸風大作使爾無顏

有一天，夢梅接到蘭陵的一個電話，說有要緊事情和他商量，請他馬上就去要問他詳細情形時，他却說這事須得當面細談，非電話中三言兩語所能講得清楚，你快些來罷，倒弄得夢梅驚疑不定，暗想莫非是蘭陵出了什麼亂子麼，為何如此急如星火，只好馬上就去，蘭陵見了他，却很歡喜的說道，你來得好極了，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咧，一壁即讓他坐下，夢梅道，你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巴巴的要叫我到來，蘭陵笑道，你不妨先猜上一猜，夢梅道，你的花頭多得緊，叫我怎能猜得着，還是由你自己說了罷，這纔見蘭陵嘆嚔一笑道，請你來非爲別事，只因玉兒的生日，快要到了，我要大大的替他熱鬧一下，但是我一個人分身不來，要想請你做個籌備處處長呢，夢梅聽了，暗笑蘭陵也太會小器大做了，我道他巴巴的請我來，出了什麼要緊事情，却只爲著這一點小事，但是嘴上不便說出來，只得滿口答允道，敢不拜受寵命，不知他的生日，是在什麼時候，蘭陵道，十一月二十七，就是下一個星期日，我

們如要籌備，須得趕快籌備起來了，夢梅微笑道，這十一月二十七。你知道確是玉兒的生日，不是隨意揀選的麼，據我所知，他們的做生日，性質上都有些靠不住啊，蘭陵道，這倒的確是他的生日，他起初并不肯告訴我，是我盤問出來的，否則他在九十月間，北里姊妹競做生日的時候，早就做了，何必遲至今日，所以我今番定要大大的和他熱鬧一場，也不枉我門的一番交情，老實說人事是最不可知的，明年今日，我和他曉得還能在一起不能呢，夢梅心想蘭陵是素抱樂觀主義的，今天怎會說出這一派蕭瑟的話來。倒有些不可解，莫非是天機罷，當下不便明說，便道，你想怎樣的替他熱鬧一場呢，我這個籌備處處長，雖是已拜命了，但是一切辦法，還得由你吩咐，我奉命而行便了，蘭陵道，我很想大規模的來一下，凡是我所認識的朋友，這次我都想發個請帖給他們，好得熟朋友還多，有他們來替我招待來賓，大概不會招待不周的了，夢梅道，如此，索性再精密的分一下，把來分作文書，會計，庶務，招待等科，分科辦事，各有專職，那我這籌備處處長，也格外見得氣概了，而且你的朋友是很多的，如果在一天中，一古腦兒請了來，玉兒那邊恐怕也擠不下，我看不如分作三天罷，蘭陵喜得拍手道，好好，准是三天。本來北里中做生日，單是一天的很少，總三天五天，富貴不斷頭的做下去，不過替他們做生日的，不止一個人罷了，夢梅道，最好在他們院門前，還用電燈搭成一座牌樓，那一到晚間，火樹銀花，如同白晝，更有氣派了，蘭陵道，這是

當然要的，此外我還想得了一件事，係在玉兒最近拍成的小影中，揀出一張拍得最好的，先期複印若干張，到了那日，每位來賓致送一張，作為紀念，你看好不好，夢梅聽了，點頭道好，又拍著手說道，聽了你送小照這句話，倒又教我連類的想起一件事情來了，凡是人家做壽，不是要有壽碗壽筷送人麼，我們如今也是一樣仿行，却把他的方法變通一下，你道怎樣變通，就是買了許多不同樣的物件來，把來編成號次，再將號碼寫在一方一方的紙上，來賓摸得何號，即得何號之彩，這不是較為新鮮而有趣麼，齒駭道，有趣之至，這種摸彩方法，不知怎會被你想到的，你的頭腦也真靈敏極了，夢梅道，這就叫做竭智盡能，以報知遇之恩，否則我當了這個籌備處處長，一點也沒有什麼貢獻，不是太覺慚愧麼，說罷，哈哈大笑，旋又道，像你這樣的替玉兒做生日，也總算對得住玉兒的了，老實說，在如今那有這樣起勁的，所以我們做朋友的，又安可不出一下死力呢，蘭陵一聽這話，臉上不覺微微一紅道，這是在那裏，罵人了，其實我的意思也不過借此熱鬧熱鬧，留下一個紀念，什麼做生日不做生日，也祇這們一句話罷了，夢梅道，你不要見氣，我也是說得玩的，真的玉兒今年幾歲了，是整生日麼，蘭陵道，恰恰二十歲，倒可算是整生日，夢梅道，這是尤其應當做的如今的人逢著散生日，還做得十分起勁，二十三十歲的整生日，那是更不必說起了，當下又議了幾件事，夢梅方始別去，到了十一月二十七那天，夢梅一吃早飯，就到玉兒那裏去，先幾天，早

把各事籌備好了，一到院門之前，即見那座電燈牌樓上面綴著玉兒二字，氣派好不足，到得裏面，蘭陵早已在那面了，夢梅即笑著說道，壽翁，恭喜恭喜，壽婆呢，一言未畢，即見玉兒穿了一件粉紅旗袍，盈盈的從後房走了出來，夢梅即嚷道，壽婆快些過來，我們要拜壽了，玉兒道，噯喏々，拜壽是不敢當的，照理說，我是什麼人，你徐大少是什麼人，我還得要向你徐大少拜壽呢，這時夢梅却早已把他的玉兒手握著說道，如今事事崇尚西派，我們還是行個握手禮罷，只一握，玉兒却又噯喏々的喊起來道，握手儘是不妨，你怎麼下手如此之重，握得我痛來兮，夢梅賊忒嘻嘻的說道，嫌我用力太重罷，那我不妨握得輕一些，却又見玉兒瞪了他一個白眼道，你怎麼如此不老實，搔起我手心來了，老實說，蘭陵既是你的阿哥，我就是你的阿嫂，你不應調戲起嫂子來啊，說到這裏，倒又格格格的笑了起來，正鬧得一團糟，忽又聽得一片聲嚷著拜壽拜壽這走進來了幾個人，却是愛蓮，玠人，杏卿，玉泉這幾位寶貝，當先走的就是愛蓮，更是妙得很，一進房門，一睛瞧見了玉兒，就飛也似的奔過來，一壁笑嘻嘻的說道，今天是你老嫂子的千秋令誕，我們應得行一個抱腰接吻的大禮啊，說時就要動手動腳起來，慌得玉兒直喊起來道，黃大少不要這樣，這算什麼，這不是向我拜壽，簡直是有意作弄我呢，這時玠人，杏卿玉泉也已來到旁邊，却一齊催著愛蓮道，快點快點，你行過了，也好讓我們向老嫂子行禮，玉兒更被他們逼得窘不可言，還是夢梅出來做好人

，打園場，大家各行了一個握手禮而罷，愛蓮却又笑嘻嘻的向夢梅說道，你不是籌備處處長麼，我今天應當什麼職使，請你快些指派出來，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聲明在先，我也同楊度一樣，只是幫忙不幫閒的，如果祇是個清閒的差使，我可不拜命的啊，夢梅笑道，你要好差使麼，有有，這裏還有假女廝所所長，沒有派定人，就請你擔任下來罷，愛蓮也笑道，那個要當這個臭差使，還是請你處長自家兼任下來罷，至於我的職使，想來你也派不好，不如由我指索，我且問你，今天這裏不是有個摸彩的玩意兒麼，想來定要派人經管的，我如今也不問是什麼名目，只請你把這件事情給了我，包你辦得妥妥貼貼，夢梅道，這確是個紅差使，怪不得你要自己開口了，也罷，看你還算能幹，就給你去辦罷，不過須得謹慎從事，不要有負，本處長的厚意，愛蓮笑著說聲謝處長的栽培，就高高興興的，去着手此事了，只見他把預先備好的那隻摸彩筒，放在扶梯旁邊，又把許多彩品，放在桌上，他却筆直的立在那裏，凡上來一個客人，他就高喚一聲請來摸彩，叫那人在筒中取出一個紙捲來，他又接著紙捲上的號碼，遞送彩品，真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却欣然自得，那些人摸得的彩品也有絕小的一個紙包，中間却藏著絕精美的物品的，也有紙包看去雖是很大一層層的折開來，却只是五香豆十餘粒，更有一位友朋，在絕精美的一只匣子中，得到了一把便壺，還有得到一塊鹹魚，一串香腸的總之，沒有一彩，不帶點滑稽的意味，大家拆了開來，莫不哈哈大笑，最後，又有許

多人來，對愛蓮道，黃愛翁，你也太辛苦了，應得先摸一個彩，否則好的東西，都被人家摸了去，却騰下些不值錢的東西給你，不是太不公道理麼，愛蓮道，這是不可以的如果被我們那位處長知道了，說不定要把我撤差咧，但是大家不肯答允，一定逼著他要他先摸，愛蓮逼得無法，只得伸手到筒中，去摸了一個紙捲出來，早有一個朋友，劈手把他奪了去，笑嘻嘻的說道：我倒要先瞧瞧，你到底摸得的是幾彩，拆了開來剛一瞧，却又喊了起來道：愛蓮，這定是你在那裏舞弊了，怎麼這個頭彩，別人都摸不到，你却一摸就被你摸著了呢，這倘我們可不能答允，定要議罰方對，這時夢梅聞得喧聲早已走了出來，立在旁邊看，一聽愛蓮摸得了頭彩，又聽得了這話，微笑說道，這是你們要他先摸的，如今既已被他摸了頭彩出來，自當歸他得彩，不得再有什麼說話，而且這頭彩的彩品，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還不知道，正不妨聽了再說，那人方纔沒有話說，愛蓮雖不知頭彩的彩品是什麼東西，但暗想既稱得是頭彩，彩品一定不會怎樣壞，方纔有人摸得三彩，還是白蘭地酒半打咧，也就很高興的去取那彩品，却是很精美的一個大信封，心想這一定放著什麼禮券在裏面了，連忙拆開看時，不覺哈哈大笑，恰見玉兒也在旁邊，就隨手遞給他道，這種價值連城的東西，我是受之有愧，還是還給了你壽婆罷，玉兒拿來只一看，就向地下一擰連喚晦氣，逃了進去，衆人忙拾來一瞧時，原來是絕粗陋的祕戲圖六張，連肚子都笑得有些痛了，愛蓮却著夢梅道，你這人都壞，這頭

彩是什麼東西，你是明明知道的，却新意說是我應得的，騙我去拿，我起初不知道，還以為你真假朋友幫著我說話咧，這話一說，笑得夢梅也彎了腰子，逃進房去，一會兒，坐席了，每間房內，設了兩個雙檯，未在倚紅偎綠，興高彩烈之際，忽有一個母夜叉，突的奔進房來，掌眼四下一瞧，就奔到一個姓袁的座位之前，拉著他的耳朵大聲說道，你好你好，你竟一聲兒也不響瞞著我在這裏吃酒麼，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八回 病骨支離魂歸天上 情懷怛怛淚灑人間

這個母夜叉，也不過是一個名稱罷了，其實也是生得嬌滴滴的娘兒們，把那姓袁的一把耳朵拉住，罵了幾聲以後，回過臉來，却又朝着姓袁的叫的一個妓女，冷笑一聲道，不要臉的爛污貨，竟搶起客人來了，你這樣的要求拉客人，何不到馬路上去多拉幾個，不是野雞的生意，都可被你搶了來麼，那妓女倒也不弱，也指看罵道，你纔是不要臉，你纔是爛污貨，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一個客人不做先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什麼叫做搶，老實說，我琪月今天是這位袁大少叫了來的，不是自家挨上來的，像你這着不叫而自來，那纔有點鴨屎臭呢，而且你的眼睛也得再放亮一些，我琪月如果怕了你蕙香，也不做人了，大家這纔知那母夜叉也是一個妓女，併知一個喚做琪月，一個喚做蕙香，只見那蕙香一聽了這句話，又把柳

眉一豎，厲聲說道，你不怕我，難道我倒怕了你麼，說着，似乎就要動武起來，倒是那姓袁的有主意，忙柔聲下氣的說道，老五不要這樣，有話還是好好的說罷，一壁又向琪月使了一個眼色，似乎說一切看在我的面上，不要和他一般見識，說也奇怪。經這一來，那琪月果然不做聲了，那蕙香却仍拉着那姓袁的一隻耳朵道，如此，你且跟我回去，我要和你細細算賬，不要在此攪散人家的席面，一壁說，一壁即拉着他向外走，那姓袁的一聲也不響，竟乖乖的跟着他走，那琪月却又有點忍不住，在後喚道，袁大少，不要走，你叫了我來，怎麼又撇下了我就走呢，那姓袁的頭也不回的逕走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琪月把嘴一披道，阿要氣數，姓袁的也不是他真的丈夫，爲何管得如此緊法，姓袁的又會如此怕他的，老實說，我是不願意和他吃這無名醋，不然，決不輕易放他過門的，這時愛蓮却走了過來，笑嘻嘻的對他說道，琪月，你今天吃了虧了，不過你說姓袁的不是蕙香真的丈夫，這句話却說錯了，據我所知，姓袁的的確是蕙香的丈夫，蕙香也的確是姓袁的妻子呢，琪月又把嘴披披道，你不要騙我了，那裏會有這種事，愛蓮却搭趣着，就在姓袁的空位子上，坐了下來道，你不信麼，但是我的話句句是實，且讓我細細的對你說罷，這姓袁的，我從此和他是很熟的，自從有一次被我瞧穿行逕以後，方纔疎遠下來，那一次，他是邀我們到蕙香那裏去吃酒，客倒着實到了不少，一共打了兩場撲克，碰了三場和，碰四副頭及買票的還不在內，這天竟足足做了三

四十個花頭，等得席散，客人都已散盡，只有我醉倒在煙鋪上，還沒有走，他以為我醉得不省人事了，其實我醉雖醉，心裏還是十分清楚，只聽他十五一十的，和那鋪房間的老四在那裏算賬。臨了，竟被他分了一半錢去，又聽那老四笑嘻嘻的對他說道，阿袁，你這筆生意經，真是做得過，面子上既被你佔得十足，好像真是個闊大少，害得我們當着人，也只好袁大少長，袁大少短，把你恭維得不亦樂乎，不能再稱你阿袁了，到得後來，你不但一個錢不出，還要寫寫意意的，分一半錢去，這不是佔盡便宜麼，可是我們太苦惱了，化去本錢，費盡手脚，所得到的錢，也不過總數的一半咧，姓袁的却冷笑一聲道，老四，你不要如此沒良心，如果沒有我在外面裝幌子，招得這許多朋友來這裏，請問你這花頭又從那裏來，你這房間裏，不仍是冷清清的，喝盡西北風麼，而且人家做花頭，我也須一樣的去幫忙，這是不必說起了，我總還賠上一個人在這裏呢，老四這纔沒有話說，姓袁的便又囑咐了老四幾句，教他好生照應著我，便帶著蕙香一同走了，我也就裝作酒已醒了的樣子，從榻上走了起來，便問老四，那姓袁的到底是什麼路道，他一壁盡說這個我不能對你說的，傳說出去，在我們的生意上，或者亦有關礙，一壁却又把手比作鵝鳥龜的形狀，給我瞧懂你要問姓袁的麼，這姓袁的，竟是此道，這蕙香就是他的妻子，不過是結髮，是姘來的，却不得而知了，我也不便再追問下去，就走了出來：從此我對於那姓袁的，不免加上一層鄙薄的觀念，便疏遠下來了，玳

月聽完以後，笑道，原來有這麼一層關係在裏面，怪不得那姓袁的面子上無論做得怎樣十足，又對我米湯亂灌，我總有點瞧不起他，覺得他的道路不對呢，說完，向愛蓮招呼了一聲，嫋嫋的去了，這時玉兒正出了堂唱回來，便笑盈盈的，來向各人敬了一杯酒，各人都笑着說，今天可不能依照舊例了，怎麼這些你來敬酒，應得我們敬你壽星幾杯呢，玉兒道，敬酒是不敢當的，停會讓我來擺個莊，大家豁上幾拳罷，說完，便去在蘭陵座位後面坐著，叫先生拉起胡琴，他自己也打掃喉嚨，唱起李陵碑來，夢梅却含着笑容，連連揮手道，老調老調，蘭陵道，他老喜唱狸貓挾太子，梁武帝這一類的戲，這派戲倒是不大唱的，怎麼說是老調呢，你對於聽戲一道，真是外行，夢梅笑道，什麼外行不外行，你自己纔是外行呢，請問你壽星唱曲子，不是老調麼，這話一說，惹得哄堂大笑，玉兒也笑得把嘴抿着幾乎唱不下去，一曲既完，大家少不得喝上幾聲彩，蘭陵却正在那裏大打通關，所有存酒，已在面前一只大玻璃杯中，盛得滿滿的了，玉兒一見，就伸手取了過來道，讓我代你吃了罷，也算是潤潤喉嚨，蘭陵忙向他攔阻道，這一大杯酒，你怎麼吃得，吃了要出毛病的，還是讓我自己來吃罷，但是玉兒那裏肯聽，早啣啣唧唧的，一口氣把來吃完，但是這一吃不打緊，却真的出了毛病了，只見他剛剛把酒吃完，櫻口中就喊了一聲啊呀，那隻玻璃杯便從手中滑下，跌得粉碎，人也仆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這一來，可使大家慌了手足，有的說，玉兒的酒量，素來是很

好的，怎麼只一杯酒，就把他吃醉，當場暈倒在地，有的說，莫不是這杯酒吃得太急一些，鬧成了腦衝血，那可不是當耍的，七張八嘴，亂成一片，還是夢梅有主意，忙請大家靜一下子，仍是照常飲酒，不要如此驚皇，一面又喚了幾個娘姨來，把玉兒從地上掇起，抬到後房睡下，好使他靜養一陣，可是他的話雖是如此說，大家那裏還有心腸吃酒，早已穿了馬褂，一哄而散，蘭陵已嚇得呆如木鷄，也顧不得送客了，這邊夢梅却又把從前替素玉老五救治吞金的那個顧醫生，一把拉住道，道克透顧，好得你也在這裏，就請你去診視一下罷，省得我們再請別人了，這位顧醫生素愛在堂中跑跑，喜歡替一般姑娘們看病的，聽了，欣然應命，毫不推辭，夢梅便引他到後房去，只見玉兒倒已甦醒過來，不過臉色慘白，似乎很疲乏的樣子，顧醫生的替他診了一回脈後，也不說什麼，只囑咐好生保養，却把夢梅一把拉至房外，悄悄的說道，我瞧玉兒這病，可有些不大妙咧，夢梅道，到底是什麼病，難道沒有醫治的方法麼，顧醫生把頭搖搖道，方法是有的，但是恐怕難於見效，因為他這病實在夾雜極了，他的本原本來已是虛極，如今他所患的又是傷寒症，藥輕了無效，藥重了就要受不住，你道難不難，如何可以着手，至於方纔吃的那杯酒，不過是個引子，把他的病引了起來，其實倒無多大關係咧，說完這話，告辭而去，夢梅無法，只得依實轉告蘭陵，蘭陵更是急得手無措，也只有病急亂投醫，中西並進了，轉眼數日，玉兒仍是毫無起色，只是寒熱大作，昏昏

沉沉的睡在床上，至於做生日的事，自然停頓下來了，有一天，眼看他實在是不對了，玉兒的姆媽，急得沒法可想，慌忙打上一個電話，把蘭陵請了來，等到蘭陵一到，玉兒倒又神智清楚一些，把嘴向蘭陵微微一努，教他在床沿上坐下，又抖顫顫的伸出一隻手來，給他握著，然後哽咽着說道，尤少，我這一回的病，自知是好不了的了，像我這樣苦命的人，活在上，本來也沒有什麼樂處，不如死了倒反乾淨，不過你平素待得我怎般好，我又怎捨得離開你，我又怎捨得就死呢，說到這裏，眼淚早已泉湧而出，蘭陵很想要說幾句話安慰他，但是那裏說得出，忍不住也滴下眼淚來了，又聽玉兒說道，但是世間一切事，都是假的，那裏認真得來，我死了以後，你千萬要看得開一些，不要過分的想念我，只要記著我兩句話每天，回去得早一些，不可拚命鬧酒，那就是你想著我，我在泉下也就瞑目了，蘭陵一聽這話好似萬箭攢心，真要哭出來了，忙又咽著道，我總聽你，我總聽你，老實說，你真的有個三長兩短，我的心也就碎盡了，此後還會在外面玩麼，你這番囑咐的話，也不過是多說的罷了，玉兒苦笑道，這又何必，依我說，你還得常在外面散散心方對咧，此外我一死之後，還有幾件事要累你了，就是我這臭皮囊，和我老母親兩個善後問題，全要仗你安排，想來你和我交好了一場，我也沒有別的要好客人，你大概不致推辭的罷，蘭陵道，這個你儘放心，我總安排得妥妥貼貼，不使你和你母親受著一星子委屈就是了，玉兒聽了，好像很感激似的，向他

微絲的一笑，又用着抖顫的手，指著枕頭邊，蘭陵會意，就向枕邊一取，却是一個手巾包，又聽玉兒用著很低弱的聲音說道，這個手巾包中，是我最近拍的一張小照，一隻我常戴的約指，和從我頭上剪下來的一縷頭髮，留給你做紀念品罷，你將來如果真的想著我時，把這幾件東西看看，或者也能和看見我的人一般咧，說到這裏，聲音比前益低，喘起氣來，不上一陣，雙眼翻白，嗚呼哀哉了，驚得蘭陵抱住了他，痛哭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九回 蕭齋燈黯無意覩佳人 錦帳春融有心酬知己

玉兒一死，尤蘭陵自然是哭得死去活來，還有玉兒的姆媽，非但死了一個親女兒，還跌碎了一隻聚寶盆，一壁想著了女兒，一壁也就想著了聚寶盆，暗道，如今是人財兩空了，所以更是哭得厲害。這樣一來，竟致無人料理喪事了。還是夢梅得了噩耗，趕忙前來相助，方把各事料理得妥妥貼貼，却暗自笑道，我和玉兒，倒可算得是生死之交，前兒他做生日，完全由我料理，此番他死了下來，所有身後之事，又是我一手幫忙，不是生死之交是什麼呢，到了出喪之日，一棺之後，除了他的姆媽，和房間裏幾個助手，此外只有蘭陵，夢梅二人相送，幸虧龍珠尙念一番，小姊妹交情，特地趕來，總算又多了一個人，然而仍是冷清異常，迴想起做生日的那一天，高朋滿座，勝侶如雲，真不可同日而語了，這種淒涼狀況，夢梅很是覺得

，坐在車中，兀自出神，却聽龍珠說道，玉阿姊輕輕的年紀，驟然的這們死了下來，可憐是果然可憐極了，不過細想起來，他一死之後，尚有尤大少替他料理身後之事，而且對他如此悲悼，那他我們一輩人中，總算是有好收場的了，像我們這種人，一身漂泊無定，正不知何處是死所，將來弄得不好，不要說是沒人收屍了，或者被野狗拖了去吃的日子還有呢，說著，眼圈兒也紅了起來，夢梅忙向他安慰道，快不要說這些傷悼的話，你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還有我呢，馱子，難道我對於你的這片心，還及不上尤大少對玉兒的這一點，竟肯聽你被野狗拖了去麼，龍珠苦笑道，這個我也知道，不過你既不能把我討回家去，我又不能一輩子不離開你，那就有點難說了，如果運氣好的，那也得像玉阿姊一樣，這時候馬上就死了去呢，夢梅聽了，倒也不能再用什麼話去勸他，只是默然相對，到了會館中，龍珠既痛著玉兒，又念著自己，對著玉兒遺概，很很哭上一場，哭得十分悲慘，夢梅在旁見了，勾起傷心，也不免陪上幾點眼淚，從此以後，他們那班人的興致，覺得十分闌珊，遠不及從前了，蘭陵更是絕足花叢，夢梅的玩堂子，原是跟著人家後頭起開的，這樣一來，也就鼓不起什麼興致，連龍珠那裏都少去，一天，他正在館中發稿，忽有個茶房來對他說，有位女客要見他，現正等在會客室中，夢梅暗想我也沒有什麼女朋友，我招呼的那幾個妓女，他們是從不到報館中來的，如今來訪我的這個女客又是誰呢，便笑嘻嘻的，對那王先生說道，王兄，現在有一位

女客要看我，大概又是爲著館中的公事，我很懶得和這些女客談天，你也能下去見見他麼，那王先生把頭搖得像波浪鼓似的，笑道，我再也不來上你的當了，上一次月卿女相士的那回事，已教我很受用，再不敢把別人的事，招在自己身上，夢梅道，月卿女相士那種事，也是出之偶然，那裏會常常如此的，這次你儘管放心下去就是了，王先生仍不住的把頭搖著道，不不，他是指名來看你的，不是指名來看我的，萬一是你什麼要好的女朋友，那我走去代見，不是糟透了麼，還是你自己下去罷，夢梅沒法可想，只得走下樓去，剛剛走到會客室門口，朝著裏面一望時，只見裏面那位女客，也很殷切的正向外面望著，在這一望之下，夢梅不覺唳的喊了一聲，立刻奔進室中，原來這個女客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意中人龍珠呢，只聽龍珠匆匆向他說道，我今天到這裏來，實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要和你說，否則你素來的脾氣，不喜歡女客到你館中來，我是知道的，怎麼還會來使你討厭呢，夢梅一聽這話，倒急的不得了，忙問到底是什麼要緊事，龍珠道，這裏談話不便，而且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談得完的，最好你今天告一天假，我們去找一個僻靜所在，細細的談一下，或者竟要長談一夜也是說不定的呢，夢梅略略想了一想道，也好，如此，讓我去穿件馬褂就來，說完就去和王先生說明，托他暫行兼代一天，即穿上馬褂，招呼了龍珠，一同走出館去，爲圖清靜起見，就到靜安寺路瀛州旅館，開上一個房間，諸事已定，夢梅方問道，你要和我談的，到底是一件什麼要緊

事呢，龍珠長嘆一聲道，我要出碼頭去了，你大概還沒有知道能，這話一說，把夢梅驚得幾乎要直跳起來，瞪著一雙眼睛望著他道，好好的，爲什麼要出碼頭去，龍珠道，因爲這兩節生意不好，蝕得一塌糊塗，照姆媽想來，我在上海，是做好的了，所以要帶我出一趟碼頭，或者還有一點希望呢，夢梅道，那麼也有目的地麼，龍珠道，有的，他的意思，想先到漢口去，如果做得不好，再到天津、夢梅沉吟道，難道沒有什麼挽回的方法麼，龍珠道他的意思是很堅決的，還有什麼挽回的方法，併且他這回狡猾得很，事前十分祕密，一點風聲也不露，直到今天方始宣布，但是明天晚上就要動身咧，瞧他的意思很是不好，似乎怕這消息宣布出來，被你聽得了，要生出什麼阻力來呢，夢梅把頭點點道，這話不錯，他的意思真是可惡，一壁又暗想道，挽回的方法，如今也未始沒有，只要我立刻能拿出二三千塊錢，替龍珠贖了身，那他就無法刁難了，但是我又那裏有這筆錢呢，而且就是籌得了這筆錢，要把他弄回家去，家中又通不過，將來怎樣的安置他，不又是一個個問題麼，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一聲道唉，我真是對不住你，你總莫白認得我一場了，老實說，我如果稍有一點力量的，怎忍讓你仍留在這火坑中，如今怎忍又讓你飄浪天涯呢，龍珠苦笑道，你種種爲難的情形，我也是知道的，一言以蔽之，總是我自己命苦，怎能怪得你來呢，我這次來到這裏，併不是要你替我想什麼方法，挽回這種厄運的，祇是相別在即，要暢暢快快的和你話別一下罷了，因爲

要是我飄然遠引，連一個消息相不給你，連我的去處你也都沒知道，不是更足使你難堪麼，夢梅道，唉，事到如今，無論如何辦法，總是十分難堪的了，還有什麼話可講，而且這一別後，正不知何時再能見面，說不定今生今世已沒有再見面的日子呢。龍珠道：這倒是說不定的，或者幾個月後，我又回到上海來了，不是又可和你見面了麼，不過照事勢瞧起來，恐怕不見得有這樣的好，……而且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你方纔說對不住我，其實你那裏有什麼對不住我的地方，像我纔有點對不住你呢，你這幾年來，在我身上，也不知用了多少錢，又十分的憐愛我體恤我，在外面不知道的人，以爲你和我定已有下關係了，誰知你至今還擔受著虛名兒，不曾得到一點實際，這是我的心上，很覺得……說到這裏，臉上瑟的一紅，不能再說下去，夢梅道，說什麼虛名兒，不虛名兒，我的愛你，完全是屬於精神的，不是屬於肉體的，所以只要你的這顆心歸屬於我，已是心滿意足，別的一切不管呢，老實說，我也是一個人，不是沒有什麼肉慾的念頭的，像你生得這樣的標標緻緻，我見了也未嘗不動心，不過每一起念，跟著便想起，我是困於種種情勢之下，萬萬不能把你娶回家去的，那又何忍來玷污你的清白呢。因此，這種慾念就立刻消歸烏有了。如今好了，我和你見面的日子，只賸此一宵了，自信總可始終守著這顆心，不致再有什麼越軌舉動，你大概總能體諒我，不致勉強我罷。龍珠嘆道：你這片心，真是純潔的了不得，這是我所相信得過的，不過你對於我雖不懷

什麼不好念頭，但是別的人怎能和你一樣呢。說到這裏，臉上又是瑟的一紅，夢梅詫道，你這話怎麼講，難道你已，……你已破了身麼，龍珠一聽這話，便向夢梅懷中一倒，掩面哭了起來道，不瞞你說，我如今已不是白璧無瑕，確已被人糟蹋過了，祇可憐你始終蒙在鼓中呢，前一陣子，我也不知存下了什麼心，祇恐被你知，總死命的把你瞞著，現在我也知道錯了，而且遠別在即，怎忍再瞞著你咧，不過你總得原諒我，這是完全出自我姆媽的命令，我是一絲一毫，做不得主來的啊，說罷，又把當時情事，約略對夢梅說上一說，夢梅一壁替他拭著眼淚，一壁安慰他道，這都是你姆媽的主意，又怎能怪得你。併且我可從心坎中說出一句話來，你現在雖把這番事情對我說了，我對你的這顆心，却仍和從前一樣，絲毫沒有變遷，龍珠道，這你待我真是好到極點，厚到極點了，可是如此一來，我更覺得有點對不住你，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張小照來，授給夢梅道：這是我去年拍的。這時我還是一個白璧無瑕的女孩子，自問我現在只有這張照還可以送給你，請你收了罷，將來你如果想著我，就拿出這張照來瞧瞧，便可聽見從前你那天真爛漫，白璧無瑕的龍珠了，至於我現在的身子，已是殘破而不完全了，請你不必留戀以後請你也不必想念，只當我是死了罷，其實照我自己想來，自經那回事後，這個身子真已和死了去一般呢，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已是夜深，也就在床上睡了下來，一會兒，只聽夢梅嘆著說道今天不知怎樣鬼使神差的，我一時也會沒了主意，

其實已快要離別了，又何必多此一重公案呢，龍珠含羞說道，在你以爲多一重公案，我却不是如此想，覺得我二人相與了這一場，總要有個結束，這纔是一個結束的辦法啊，夢梅笑道，結束麼，說著，又曼聲吟道，三年眉語，一夕恩深，這八個字，大可做得我們一篇情史的結束了，隨又唧唧噥噥的說了一回也就沉沉睡去，却是奇怪得很，夢梅素來雖是常做夢的，然而所夢見的事情，都是平常得很，沒有什麼希奇，這一夜，竟連一接二的，做了不少奇怪的夢，好像都和後來的事情有點關係的，最後，竟在夢中大叫一聲，醒了過來，這時龍珠也被他驚醒了，忙把他推上一推，問他爲了什麼事，這樣的大呼小叫，莫非是做了什麼惡夢麼，夢梅定了一定神，便對他一五一十的講了出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回 一夢迷離是真是幻 全書縹緲亦色亦空

夢梅道，今天的夢境，真是離奇的了不得，我剛一闔眼，好像我自己正在家中坐著，就見小西同著老五走了來，笑嘻嘻的向我說道，我們實行同居之愛了，實行結婚了，你應得向我們稱賀啊，我道我統統不知道，不過有情人終成眷屬，也未始不是一件佳事，祇有一椿，你不是已有夫人了麼，又怎麼處置呢，小西道，這個問題，暫時可以不必管他，真個弄得不好，我就同我先前那個妻子離了婚就是了，我正要罵他忍心時，却一霎眼已不見了他們二人，倒換

了個尤蘭隴立在我的面前，苦著臉向我說道，我的玉兒已死了，你的龍珠也走了，我們二人住在這上海，又有什麼趣味，不如一同去做和尚罷，袈裟梵唄，丫此一生，也是懺除綺業的一種絕妙辦法啊。我笑道，做和尚祇要存下一個心就是了，何必定有一種形式，我是只做在家的和尚，不做出家的和尚的，你請便罷，蘭隴道，你的話說得也是，不過身在塵世，定有種種俗事，來紛擾你的心，怎能由你做得和尚，幾個月後，怕不又要孽障復生，故態復萌麼，所以我勸你還是找個清靜的所在，和我一齊出了家罷，我道，不不，我不相信你這句話，因為你主張不同，你祇在環境上著想，我却在身心上著想咧，你真個要做和尚時，請便罷，我是不奉陪的，蘭隴聽了，不悅道，你不去也罷，我也不患無人作伴，玉泉經辦的那家銀行，已是倒了，杏卿這兩天金子生意也做得不大得手，共要虧空到十萬以上，都在那裏想做和尚咧，說罷，掉頭不顧而去，正在這個當兒，却見虎虎的跳進一個人來，倒把我嚇了一大跳，忙向他一瞧時，方知就是那猛張飛黃愛蓮，祇見他笑嘻嘻的向我說道，我有兩個消息報告你，你也願聽麼，我道，什麼消息，快些說來，愛蓮慢吞吞的道，這兩個消息，是絕相反的，一個教人聽了高興，一個教人聽了不歡，我不耐道，你不要像做文章一樣，未述事實之前，先要放上一個帽子，還是爽快快的說了出來罷，愛蓮道，你不要這般性急，話總得一句一句講出來的，這第一個消息，就是玠人已把素玉娶了去，不日就要雙雙回國呢，我詫驚

道，怎麼說，玠人已把素玉娶了回去麼，這倒是我們所料不到的。照表面上瞧起來，他們雙方的感情也平常得很，不見得怎樣親密啊，龍珠聽到這裏，忽掩言道，這雖是一個夢，或者就是他們將來的預兆，也說不定，因為照我冷眼瞧來，他們雖不有十分表示，但是每一見面，常有種種清致，在眉言目語中隱隱露了出來，因知他們的兩顆心，已是訴合無間的了，祇可惜你一到了檯面上，就祇管和人鬧酒，別的一點也不理帳，又那裏瞧得見呢，夢梅道，你話或者不錯，愛蓮在夢中也是如此說，併且向我嘲笑道，你和龍珠，同著蘭釵和玉兒，雖是鬧得十分起勁，但是到頭來一點沒有結果，倒不如這不聲不響的陳玠人，娶得玉人，雙雙歸里，要比你們美滿得多咧，我也不和他多說，又問道，那麼，還有一個消息是什麼呢，愛蓮嘆道，這個消息，教人聽了不歡極了，原來天韻忽和玉樹鬧了意見，現已下堂了。我不信道，那裏會有這種事，玉樹從前和天韻那番遇合，你也知道，不知費了許多周折，方始締成良緣，併不是馬馬虎虎結合成功的，他們雙方，只要一個人如有人心的，決不肯輕輕再拆散開來，而况天韻今年已養了一個兒子了，有了這個愛情結晶品，更使雙方的愛情，有了一個難繫，萬萬拆散不來，怎會忽然下堂而去呢，愛蓮道，信不信由你，不過這個消息，却是千萬萬真的，因為天韻下堂之後，仍操舊業，我有一個朋友，已叫過他的堂唱呢，這時龍珠倒格格的笑起來道，這真是亂夢無憑了，像天韻和張大少這番結合，况又養了一個兒子，怎麼一

言不合，就會下堂而去呢，夢梅道，你不要打岔，還有有趣的事情在後面呢。那時愛蓮把話說完，倒又一跳一跳的想要跳了出去，我忽然一個起疑，便又叫住了他問道，愛蓮，你怎麼走起路來，總是一跳一跳的，我知道你從前不是如此的啊，愛蓮臉上不覺一紅道，你問我這個麼，你也是老朋友了，我也不必瞞你，實是我跨下出了毛病了，還是跳著走，不覺得什麼，如果規行矩步起來，真是十分難受呢。我道，你素來也是規規矩矩的，怎麼忽然會出了毛病，莫不是你一時高興，去打什麼野雞，愛蓮紅著臉道，那個會去打野雞，實是那張二小姐害了我了，月卿女士說得真不錯，說是我交了零碎桃花運，像這樣的楊梅片片，彌望皆紅，真和零碎的桃花一般無二呢，說完，又跳了出去，龍珠笑道，我倒希望黃大少，真生上一身楊梅瘡，也讓他吃上一點苦頭，因為他的那張嘴，太不肯饒人了，夢梅道，你這人也真很，他不過常常喜歡和你說笑，併沒有真的和你過不去的地方。怨毒何致結得如此之深呢，也罷，且讓我說下去，我等愛蓮走了以後，也不耐再坐在家中，便走了出去，走不到多少路，忽然迎面來了個乞丐，立住了足，向我乞錢，我聽得他的口音很熟，便向他細細一望，不覺喊了一聲啊呀，原來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和那月蟾很要好的王志慶呢，龍珠道，你在夢中夢見王志慶做了乞丐麼，這倒是說不定的，像他這樣的胡鬧下去，將來總有做乞丐之一日，本來上海的乞丐，由大少爺改造的一年中正不知有多少啊，夢梅道，照我看來，王志慶決不會

做乞丐，不過像他這樣的和白相人混下去，將來或者也要做成一個白相人唉，你且不要打岔，再聽我說下去罷，當時我正要問他爲何落魄至此，忽然眼睛一霎，王志慶已是不見，另換了一個少年，立在我的面前，向我問道，這裏開了一家新式妓院，布置得很是不錯，你也要去玩玩麼，我不知怎麼一來，竟糊裏糊塗的，把頭點上一點，跟著他就走，到了那裏，却是一所很精緻，很幽雅的花園，亭臺樓閣，應有盡有，我看了不覺大喜道，這真稱得上新式妓院四字，客人來到這裏，定有賓至如歸之樂，像從前的妓院，一間間隔得小小的，好像鴿子籠一般，又有各種臭氣薰蒸著，好似到了地獄中，又有什麼樂趣呢，走得進去，裏面的房屋，也是十分軒敞，併有會客廳，食廳，跳舞場，浴室，休息室，臥室等等，設備真是十分周到，像舊式的妓院中，前面正在吃酒，後面就在大小便，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咧，那人請我在客廳坐定以後，在電鈴上按了一按，便有一個絕漂亮的小大姐走了來，那人便對他說道，貴客來了，請你們姑娘出來罷，不上一會，果有一位佳人，盈盈而至，我只抬眼一看，驚喜得幾乎要直跳起來，原來舊燕歸來，似曾相識，這個夢中的佳人，就是現在的你呢，龍珠笑道，我如果第二次和你見面，仍操著這迎新送舊的生涯，那你驚則有之，喜恐未必，因爲你是最愛我的，總希望我早日脫籍，不見得希望我常留在這火坑中罷，夢梅道，這話說得不錯，不過當時我在夢中，却沒有想到這一層意思，祇是驟然間見了你覺得快樂的了不得，握著

了你的手，談了一回話後，你便邀了我，到了一個高臺上，對坐小飲起來，却又聽你對我說道，這裏除了我外，還有四個助手，一個長於詩文，一個長於歌舞，一個會豁拳飲酒，一個會說地談天，你將來叫起堂唱來，有這四個人跟著我去，大概各方都可應付一下，雖不能十分使你有光，總不致使你坍臺的了，我喜笑道，這是好極了，從前叫的妓女，會了歌唱，每不會應酬，會了應酬，又每每不會文墨，常有才難之嘆，而且併有蠢然一物，一點也不知道的，叫了來像泥人木偶的，呆坐在一旁，真教人見了掃興，如今一叫就有五個人去，樣樣都能來得，真可使席面上熱鬧不少呢，龍珠笑道，你這夢真做得有趣之至了，上海灘上，如果真有這種妓院，那別的舊式妓院，簡直都可把門關了起來咧，夢梅道，這倒也不見得因為如此一來，費用一定很大，不是有錢的大老官，決計不敢前去嘗試咧，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嫖原是一種豪闊的舉動，既然嫖得，總要益豪益好，益闊益好，如果是沒有錢，又是急溜溜的，那又何必去嫖呢，如今且讓我再說下去罷，當時你說了這番話後，便又把四個助手叫來，雖不個個都是絕色，却白嫩甜淨，都有一顧之價值，我當時見了，着實稱美一番，誰知在這當兒，我腦中略晃了幾晃，覺得我已不在高台上飲酒，正在一條路上走著咧，偶然伸手向額上一摸，却已生了鬚鬚，不免有些驚詫，忙走到一家店舖中，向着大衣鏡中一照時，不但鬚眉皆白，實已老態備臻，果然成了一個老頭子了，因十分懷疑的走了出來，却見迎面走來一

個老婆子，瞥眼間，只見他唇邊生上一顆痣，等到他走過我的身旁，我忙向他頸後一望，又見他生上一個疤，不覺驚喜欲絕道。這不是龍珠麼，他如今也已老了，無復舊日的丰姿了，一壁想著，一壁忙趕上一步，拉着他問道，你不是龍珠麼，那老婆子聽了這句話，也向我細細相了一相，驚呼道，你不是徐夢梅麼，不錯，我是龍珠，我們已有四十年不見了，於是我們攜着手，一同到了公園中，在一張鐵椅上坐下來，龍珠聽到這裏，笑道。我很不願如此相逢，你想，到了這般年紀，大家都是行將就木的人了，還要具著小兒女的情懷，細談別後相思苦況，這又有什麼趣味呢，老實說，我已有下決心了，我們這一次離別後，再也不願重逢的了，夢梅道，像我夢中這般的重逢，我固然也是不願意有的，不過我雖希望還應見你一次，只希望在一瞥之間，見你坐了汽車，露著很安樂的樣子，在我眼前飛馳而過，那我這顆心也就安了，知道你已脫離火坑，得所依歸咧。至於你是否應見我，却不成問題了。龍珠聽了這話，好像很感激似的，緊緊的握著他的手，不說什麼，旋始問道，夢中後來又怎樣呢，夢梅道，後來我們談了一回話，忽有一頭猛虎，向我們二人撲來，驚得我直喊起來，因此便醒過來了唉，我們也談得長久了，你還是快些睡罷，你明天還要起早，晚間還要趕路咧，我却乘這當兒，也把全書收束了，因為再寫下去，就寫到他們二人別離時的情況，徒然使人酸鼻，沒有什麼意思呢，

(完)

